

目 录

JUNE 2026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省作协3项成果获奖 .4 省作协创研部
-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在桐乡市茅盾中学举行 .5 文艺嘉兴
- 浙江省网络作家体验营走进嵊泗海岛6 省作协创研部(网文部)
- 金华举办第二届儿童文学周7 金华文艺
- 以科幻关照现实、以哲思温暖人心
- 浙江作家宝树作品座谈交流会在浙江乌镇召开8 省作协创研部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序 跋 XUBA

- 我思故我在9 谢志强
- 从个人的低吟到众生的合唱11 江 离
- 《脏布偶》序14 南 野
- 锦绣年华，琉璃岁月18 金喜英

感 悟 GANWU

- 深度抒写 让精神代代延续21 王 英
- 从“望海”到“入海”23 顾佳伟
- 在浙东，乡土藏着三副怀旧的面孔25 王磊斌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记 忆 JIYI

- 蒋风捐赠的作品集：呈现他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29 徐忠友

谈话 TANHUA

“文学·向海而生——长三角与大湾区
文学新图景”主旨发言.....33
故事与人物的重量.....39

毕飞宇 等
陈先发 等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虚构 XUGOU

鱼仙.....45

邵诺妍

五月南风 WUYUENANFENG 作者读享会小辑

理想如潮，孤勇如岛.....50
好的故事，总会找到它的读者.....54
探寻仍不会停下.....58
在历史的裂隙中为春秋女性立传..62

支 奕 等
七英俊 等
王钧毅 等
朱夏楠 等

文学通识教育 WENXUETONGSHIJIAOYU 国学艺术小辑

文学馆里的甘露.....66
蘑菇猫与平菇猫.....67
龙舟胜会.....68
一只叫小白菜的鹿.....69
迟来的邀约.....70
我的“小苦瓜”.....71

柏逸吴
钟悦心
赖羿寰
胡昕妍
祝宁萌
朱善兮

文学通识教育 WENXUETONGSHIJIAOYU 儿童诗教小辑

光之国秘境（组诗）.....72
假如我是雪花（组诗）.....73

吴若佳
何苡萱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快乐得像一只小鸟（组诗）.....74
春天的故事（组诗）.....75
逃（组诗）.....76
一只飞机（组诗）.....77

王若慧
姚翔之
尤睿辰
李陈懿

浙皖文学 ZHEWANWENXUE 交流采风诗歌小辑

李昭来信（组诗）.....78
敬亭山记（组诗）.....79
秋山（组诗）.....80
青山湖（组诗）.....81
树把天空种进水里（组诗）.....82
过广教寺怀石涛（组诗）.....83
临年会友（组诗）.....84
新安江的月亮（组诗）.....85
敬亭山诗会（组诗）.....86
敬亭山上（组诗）.....88

王江平
吴 个
禾 子
谢健健
张 广
兮 木
一 宁
卢 山
沈秋伟
朱夏楠

汉诗 HANSHI

西景山的月亮自负盈亏.....90
野猫渔场（组诗）.....94

蒋立波
六月雪

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表彰， 省作协3项成果获奖



艾伟



钟求是



麦苏

6月17日，浙江召开表彰会议，对荣获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之江潮”文化奖是浙江设立的文化艺术类省级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设特别大奖、大奖、优秀奖，旨在表彰在电影、戏剧、电视、理论、传播、文学、出版等领域具有创新性、突破性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艺术成果。

首届评选共有80项成果获奖，其中浙江省作协推荐的3项成果入选。麦苏的网络文学作品《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获大奖，艾伟的中篇小说《过往》、钟求是的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获优秀奖。首届浙江省“之江潮”文化奖获奖成果名单公布：

艾伟《过往》

作品简介：《过往》中的母亲是戏剧名角，年轻时红遍全国，舞台上

光彩夺目，生活中却与子女疏远。晚年的她因身患重病，联络上久未联系的儿女，旧日生命中的一幕幕重现，关于过往的隐秘真相也逐渐露出水面。作品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授奖词：艾伟的《过往》中，人性与人生的幽深缠绕抵达了柳暗花明的宽谅与和解。该作品已被改编成电影《追月》。

作家简介：艾伟，浙江省作协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著有《春歌》《镜中》《风和日丽》《南方》《爱人同志》等长篇小说，《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过往》等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及《艾伟作品集》五卷。作品曾荣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汪曾祺文学奖，多次入选各类文学排行榜。部分小说被译成德、俄、日、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等语种，在海外出版发行。

钟求是《地上的天空》

作品简介：《地上的天空》讲述邮局职员朱一围去世后，其妻子决定处理掉他留下的一大批书。作为朱一围的友人，“我”因为有过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于是帮忙处理藏书，在此过程中无意发现朱一围生前跟一位名叫陈宛的女士签下了“来世婚姻协议书”。因为这一份秘密协议书，隐藏在日子里头的情感内幕就慢慢被揭开。小说通过故事的不断递进，一步步进入人物的内心秘区，对人性进行深度的探测和大胆的破解。作品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授奖词：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富于想象力地在日常生活裂隙中探测人性的高度。

作家简介：钟求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零年代》《等待呼吸》，小说集《街上的耳朵》《两

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父亲的长河》《地上的天空》《宇宙里的昆城》等多部。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作品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金短篇小说奖等,并列入“中国小说100强”书系。

麦苏《陶三圆的春夏秋冬》

作品简介:《陶三圆的春夏秋冬》以一座平凡小村桃源村的七年之变为主题,讲述了在中国网络经

济飞速发展的七年里,以村民侯二民、刘宝来、陶三圆为典型的三代人接力,让百年桃源村从被扶贫对象、到脱贫典型,直至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最终实现全乡十八村联动的故事。小说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的史诗性变革,展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时代变迁下的个体命运,陶三圆的故事不仅是一段青春的奋斗史,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缩影。作品荣获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作家简介:麦苏,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荣耀之上》《生命之巅》《寰宇之夜》《我的黄河我的城》《粮之蓝图》《陶三圆的春夏秋冬》等作品,有作品改编成影视、漫画和短剧等,曾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浙江树人出版奖,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第二批重点推进作品、2023年中宣部网络文艺作品联展、2024年数字阅读作品(项目)等。

(省作协创研部)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在桐乡市茅盾中学举行

6月16日上午,由中华文学基金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桐乡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在桐乡市茅盾中学举行。颁奖台上,灯光如瀑。一位位作家接过了沉甸甸的奖杯——他们中,有深耕纯文学的探索者,也有在网络世界里构筑万千世界的“造梦人”。这一刻,他们共同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故乡,领取以他命名的荣誉。

“站在这里,宛在梦中。”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李俊(宝树)感慨,从事文学创作十多年,今天能收获这

份奖项,对他而言是一份格外珍贵的肯定,同时也让他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在发言中特别提到,当下正处于文学变革的时代,而茅盾先生一生坚持探索、求真务实、紧跟时代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写作者传承。“我会用这份初心,去创作更有力量、更优质的作品。”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者李虎(天蚕土豆)的发言,也引来阵阵掌声。他借用自己笔下那句传遍大江南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送给台下年轻的桐乡学子,也送给所有正在追梦路上的写作者,他

说:“我的作品里很大一部分都有读者的参与,这份奖项同样属于每一位支持我的读者。”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于2025年10月启动评奖工作。此次,共有10位作家荣获茅盾新人奖,10位作家荣获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另有20位作家荣获提名奖。

“茅盾新人奖自创办以来,助推一大批有才华、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作家拔节成长,从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逐渐成长为‘挑大梁、当主角’的生力军,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中国

作家协会党组成员陈二厚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大家以茅盾先生等文学巨匠为榜样,为波澜壮阔的新时代镌刻文学印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笔墨。面对文学“新人”们,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表示,期待青年创作者可以扎根生活沃土、坚守创作本心,以有质感、有灵气、有筋骨的青春笔触,为新时代之中国文学铺展华章。茅盾先生曾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浙江青年作家站上茅盾新人奖这个平台,继承茅盾先生“为人生,为社会,为民族”的文学志向,用心用情用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

裕的伟大实践,书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书写新时代文学篇章。“茅盾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更是桐乡最鲜明的文化标识。”桐乡市委副书记、市长何珊珊表示,希望广大青年作家走进桐乡,带动本土作家创作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桐乡印记的优秀作品,也期待“茅盾新人奖”持续发光发热,培育更多文坛新星,为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贡献桐乡力量。

茅盾新人奖于2014年由中华文学基金会、桐乡市人民政府发起,每两年颁发一次,至今已走过六届、十二年,推出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创作水平优异的年轻作家。传统文

学奖得主中,不少已在“中国作协四大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获奖,如李娟、马伯庸、纪红建、滕肖澜等;网络文学奖得主中,众多作家的作品被翻拍成影视剧,成为爆款热剧,如唐家三少、南派三叔、匪我思存、紫金陈等。

颁奖典礼前的茅盾中学草坪上,获奖者们共同种下南天竹。文学,就像这棵扎根泥土的南天竹——向下沉潜,向上生长。获奖作家朱婧、宝树、徐刚、陈培浩、邹胜念共同开启精彩的文学对话,获奖作家杀虫队队员、匪迦、青鸾峰上、童童举行了作品分享会,收获读者强烈反响。■

(文艺嘉兴)

浙江省网络作家体验营走进嵊泗海岛

日前,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浙江省网络作协、舟山市作家协会联合承办的第25期浙江网络作家体验营在舟山嵊泗举办。近20位网络作家跨越山海来到了“碧海奇礁,金沙渔火”的舟山嵊泗海岛,参与沉浸式生活体验,开启了一场激发创作热情的奇妙之旅。

在以“如何激发网络文学动能,助推‘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上,与会作家围绕自身创作与舟山文化座谈交流。作家们表示,文学是有力量的,要坚守创作

的初心,立足现实,百花齐放。在舟山,可以汲取海洋文化,激发创作灵感,让网络文学作品成为展现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的窗口。有网络作家感叹,浙江网络作家体验营激发了创作思路和创作热情,相应作品经过短剧改编等转化,多部作品已取得好成绩。

活动期间,作家们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深入感受舟山嵊泗的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发展变迁,先后乘船来到嵊泗本岛、花鸟岛以及枸杞岛。网络作家一行参观东海渔场博物馆

大家走进嵊泗抗战纪念馆、花鸟

灯塔,探访背后的历史故事;漫步岛屿、海岸,感受乡村振兴建设和渔民生活变化;走进科普馆、博物馆,了解淡水的转化、海洋牧场的兴起历程,体会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带给岛屿的福音。

浙江网络作家体验营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举办25期,累计吸引网络作家近500人次参与活动。网络作家们通过体验营活动,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激发创作热情,创作出《剑来》等优秀作品,不断推动浙江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省作协创研部(网文部))

金华举办第二届儿童文学周

5月30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阿郎孩子王”金华市第二届儿童文学周全面启动。

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省作协副主席、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汤汤，金华市原常务副市长、市关工委主任金中梁，金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晓峰，金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蓝跃军，金华市作协主席潘江涛，金华市关工委专职副主任金闪闪，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领域学者、作家、杂志主编、评论家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

叶彤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金华不断丰富少儿文化载体，持续擦亮儿童文学城市名片，第四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2025中国武义“丝路童心”中外儿童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届童话大会相继成功举办；今年4月，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馆正式开馆，金华儿童文学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扩大，正以其独特的姿态，走出浙江、走向世界，绽放出耀眼的文化光彩。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的温柔情书，是守护童真的温暖港湾，更是滋养少年品格、塑造精神底色的重要载体。希望各位儿童文学创作者能够坚守童心初心，扎根浙江沃土，持续挖掘本土文化内涵，创作

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儿童文学作品，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浙师大原校长蒋风先生发表视频寄语，他动情地说，我这一辈子和儿童文学结了缘，为孩子们工作是最有希望的事业，我一直把为孩子们工作当作未来工作，未来是一个非常美的名词，我常常这样子想，也是这样子做的。做儿童文学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一代又一代人都可以通过为孩子工作、为未来工作，让他们成长得更好、更健康。我衷心希望小朋友们在童年时代能够多读书、读好书，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才，成为祖国的脊

梁，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金华市第二届儿童文学周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市委宣传部、金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金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金华市作家协会、金华市科技馆、武义童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本届儿童文学周包括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发布、第七届蒋风儿童文学奖（理论贡献奖）颁奖及获奖学者学术座谈会、金华儿童文学作品展、儿童剧《黄大仙的传说》演出、金华市第六期儿童文学创作培训班等系列活动。■

（金华文艺）



以科幻关照现实、以哲思温暖人心

——浙江作家宝树作品座谈交流会在浙江乌镇召开

日前,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嘉兴市文联主办,嘉兴市作协、嘉兴文学院、桐乡市文联、海盐县文联承办的宝树作品座谈交流会在乌镇互联网科技馆召开。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安亚斌,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秘书长石厉,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姜思铎,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姚建新,浙江青年科幻作家、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得主宝树,以及吴玄、黄平、徐刚、朱婧、詹玲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座谈交流。会议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侃主持。

座谈中,多位专家立足宝树作品开展文本细读,系统梳理宝树创作脉络与精神内核,重点挖掘其作品在现实关照、人文温度、哲理思考上的鲜明特质。

以科幻关照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刚聚焦宝树长篇小说《猛犸女王》展开分析,指出作品构建了独特的“远古科幻”叙事,与当代文明冲突形成隔空对话,以科幻寓言的形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展深度探讨。

《西湖》杂志社主编吴玄结合AI发展浪潮谈宝树创作。他认为宝树

短篇小说《未来故事》精准描摹人工智能时代下作家的生存困境,用文学搭建起“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独特叙事向度,作品具备“科幻现实主义”特质。

在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顾奕俊看来,当下的科幻文学能映照时代症结。他认为“现实感”是宝树小说突出的特征。

以哲思温暖人心

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秘书长石厉认为长篇小说《时间之墟》从根源上探究时间本质与存在意义,体现出宝树深厚的哲学功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梳理出宝树三条并行的创作脉络,并以曾入围2024年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短篇单元的作品——《美食三品》为例,解读小说层层剖开欲望异化、人性沉沦的内核,用科幻外壳承载哲学思考,思辨性极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婧梳理宝树十余年的创作脉络。她表示,宝树从时空探索的科幻书写起步,逐步转向对现实社会、技术伦理、人类处境的深度思考。作品《你已生活在未来》通过深挖技术发展带来的情感危机、社会变化、身份认同等问题主动承担起科幻文学的反思使命。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詹玲用“简单、温暖、通透、纯粹、友善、有趣”概括宝树的整体创作特质。她认为,面对科技异化、数字时代情感缺失、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宝树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用人文暖意让科幻故事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詹玲还结合宝树创作特点,建议可以深度融入浙江本土文化元素开展创作,打造具有鲜明地域标识的文化共同体。

王侃对各位专家观点进行总结,充分肯定了宝树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同时期许宝树跳出现有写作框架,努力创作一部具备宏大宇宙观的经典科幻力作。

宝树对各位专家坦诚中肯的点评深表感谢,并表示将持续钻研写作技法,在人物塑造、文本打磨方面不断精进,拓展创作视野,努力突破自我,创作出更有分量的文学作品。

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姜思铎寄语宝树,希望他以本次座谈交流为契机,锤炼笔墨、深耕创作,更以茅盾新人奖为新的起点,写出更具深度、更有力量的佳作。省作协将持续推进文学精品攀峰工作,抓实重点作品扶持审读、创作指导、改稿提升、研究评论等,不断提升浙江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和影响力。■

(省作协创研部)

我思故我在

——《透视当代世界微型小说内在的微妙》后记

Article- 谢志强 Xie Zhiqiang



《透视当代世界微型小说内在的微妙》
书影

在表达方式上,评论大致分为两类:论文式和随笔式。我选择随笔式评论,是因为有亲和力。不是居高临下的观照,而是促膝谈心的交流。我偏爱“随便”,像汪曾祺的小说那样“随便”,却又是“苦心经营的随便”,笔记小说与随笔评论颇为意气相投。我重复购、重复读汪曾祺的作品,发现其中的“模式”,模式是双刃剑。细节存在于微型小说模式之中,所谓的新意由此呈现。于是,偶然即兴以《打鱼的》的“模式”(那是一种极端的范本)为例,写了《突破模式:汪曾祺微型小说的随便》。模式与随便是两个相悖的表达。首先想到《文学报》,交给陆梅主编,我起了“开个专栏”的闪念,获得认可,然后,与责编何晶交流,一拍即合,定下专栏名为“小微妙”,编辑和作者有默契。好编辑比作者高明。于是,我的写作,有了“计划”。一个“随便”的点最终形成了一条有序的线。同时,《小小说月刊》(上半月)、“小小说论坛”、“名家大讲堂”、“同题小小说”,也有我的系列评论。责编张倩频频交流、催促,我不敢懈怠,一个“懒”人,就“勤”起来。一报一刊发表的评论,合二为一,便有了《透视当代世界微型小说内在的微妙》。此前,百花洲出版社已出版我的《如何发

现微型小说内在的秘密》。《文学报》刊出多篇,而选刊连载过《如何发现世界微型小说的微妙》。延续了上一部的体例,可谓《如何发现微型小说内在的秘密》之第二部。作为《微型小说选刊》主编和百花洲出版社副社长的张越,显然已有总体构想,集选载和出版于一体,打造当代微型小说的作品与评论的专题出版平台和桥梁,而副主编兼责编李梦琦及时联络,达成了此书出版。回首,一个汪曾祺作品的点,引发了我写作的一条系列的线,那是诸多“缘”在起作用呀。唯有感激了。由此,丰富了我的文学生活。我读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我写故我在。我已养成了以小说视角打量这个世界的习惯。选编的过程,过长的就不选,尽可能与微型小说的规模保持一致。算是36次系列微型小说创意写作课的课件吧。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是本书的读者,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先读所附的作品,后读我的评析。这样的顺序有个好处,即你读作品,必有想法,再读评析——那是我的想法,如此,可以将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相比较有何差异?所谓的想法就是发现,那么,你就有了新的想法,甚至,你可以反驳我的想法(小说是平等自由的文体)。怎么读,就会怎么写,你会将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想法”内化，有意无意地落实在你的创作中。阅读和创作的关系密切相连。经典之光总会以某种方式照亮你的写作。

书名有三个关键词：透视、内在、微妙。微妙，取之《文学报》我那个专栏的“小微妙”。《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透视”的解释，一是利用X射线透过人体在荧光屏上所形成的影像观察人体内部；二是比喻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其中，内部、本质，颇合我意，评论不也是透视虚构的人物吗？其实，我仍延续了第一部书关注的重点：内部的秘密。写评论考验作者“透视”文本内部的能力，不能在文本外部徘徊。微型小说是一种发现。作家有作家的发现，评论家有评论家的发现，经典作品的内在含量，往往大于作家的想法，评论要发现作家未曾察觉的内在微妙之处，还要放在世界当代小说发展的背景里，发现前瞻性。因为，微型小说首先是小说，然后才是微型小说，这意味着不是游离，而是要探索唯有小说能够发现的微妙的人性和存在的境遇，由此，呈现微型小说独特表达的可能性。我敬佩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前，智利的评论家兼作家路易斯·哈斯在《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中前瞻性的精确眼光。那是超越时空的文学光芒。我还喜欢英国评论家兼小说家詹姆斯·伍德的随笔式评论。他分析小说“内部”的细节微妙，那是一种“透视”。单凭他分析契诃夫的《吻》，就让我受益匪浅，一个错位的吻，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当今的短篇小说是延续了契诃夫这一脉。微型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细节的运用。碎片化的时代，微型小说怎样呈现微妙的晶体？而且，微型小说的完成度，也取决于细节：有内涵有动感的细节构成的意象。这也是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的重要区别所在。我在心里抵触一本正经、摆出架子、居高临下的评论，这跟我平时交往朋友相仿，随意，轻松，真诚，有亲和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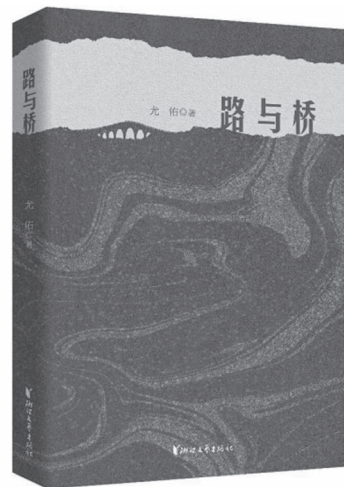
创作微型小说，必须具有小说的参照系和大背景，无非是怎么看、怎么读、怎么写的问题。读和看相当重要。尤其是作家怎么读经典文本，关注什么，读出什么，有意无意地会转化、落实在创作之中。我不时地把自己放进去，或者说，被小说的人物拽进去，就是所谓的共情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心仪的经典，还有如何看待现实和历史。关于“看”，雷蒙德·卡佛（也继承了契诃夫小说的真

谛）说过，一个作家有了看待世界的独特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卡佛的小说，隐了戏剧性（故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没事怎么写？其实，他尤为关注人物相关的细节。他的这句话我视为创作微型小说的座右铭：“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者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又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卡佛确实做到了。这也是有灵性的细节的力量和能量所在。我称这些细节为物件，而不是道具。因为小说中的物件，有灵性，与人平等。我读小说和看生活尤为关注细节。我自认为是“意象派”，在乎小细节的小微妙，而且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小细节在运动中，重复、增殖，会构成轻逸的意象，并且，运行中的细节能够生成所谓的情节。这样就把形而下与形而上有机地融为一体。微型小说通常用情节转换，但是，我一旦发现用细节转换、推进，就会暗喜。《透视当代世界微型小说内在的微妙》，体现出了我怎么“看”（或怎么读），人物与细节、情结与情节、细节与意象、模式与新意、故事与意象、视角与表达、开头与结尾、时代与命运，诸种微型小说“内部”元素的关系，在“透视”中克制着“过度阐释”，但也难免有“误读”“漏读”。总之，可归为一句话：贴着人物运行中的细节写。三十六章，每一章一个侧重点，构成一条经典线，每一章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若干）。最后一章谈关于微型小说完成度，算是阶段性的小结。恰巧获诺贝尔奖的韩江的小说已读过，趁热打铁，因为，那是记忆的拯救，碎片的表达——韩江自称为散文诗、轻小说。我眼里，那是系列微型小说——诗小说完成度颇佳。2013年《素食主义者》（现译为《素食者》）译本起，我就追踪阅读。其文本越来越碎片化了，那是微型小说的可能性在广阔的“别处”，不能局限于“自身”任性的滑行。当然，也有没去写的遗憾。比如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在地狱阅览室里》，即使一千余字的短章，我能联想到他在长篇小说里的影子和原型，我勾出了我认定的微型小说，那是笔记小说的表达方式，混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可称为非虚构微型小说（汪曾祺的微型小说也是写经历过的生活）。微型小说还能那样写，不也是一种可能性吗？让经典照亮读者，以上三个随想的“碎片”，权且作为阅读的路标吧。■

从个人的低吟到众生的合唱

——尤佑诗集《路与桥》序

Article- 江 离 Jiang Li



《路与桥》书影

诗歌曾经长久地处于文苑的中心,《尚书》有谓“诗言志,歌永言”,诗歌是用来表达抱负、情感和思想,和之以韵律,用歌声吟咏出来,能使“神人以和”,即天人和谐相通。这跟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说的“诗人是神的代言人”相仿,两者都指出了诗歌具有的沟通天地神人的作用。随着世界的祛魅,诸神消隐,“感鬼神”的功能逐渐弱化,但其“厚人伦,美教化”“正得失”的教化功能却为统治者所认同。也就是说,在官方层面,对诗歌写作是非常重视的,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寒士,都对诗抱有虔诚之心,并学习诗歌的作法。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歌观,“群”就是志趣相投的人,沟通切磋,凝聚情感。尤其是文士在各个朝代担任要职时,对有诗歌天赋的青年才俊往往借此进入这一群体,多得一份青睐。“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杜甫正是因诗才而受到盛唐这些尊贵的“文艺沙龙”的邀请,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一个较为边缘化的人物。

与农耕文明相适配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后,为新诗所取代。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新诗一度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先锋,但如烟花般,一时绚烂归于寂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经济发展的机会极大地激活了个人的创造力,大家的目光聚焦到这一领域。同时随着文化活动日趋多样化,诗歌边缘化已成为事实,甚至它的合法性都不再是不证自明的。诗有何为,为谁写作?这是每个严肃认真的诗歌写作者需要回答的问题。诗歌从宏大叙事进入到个人化、生活化的表达已近四十年,这是这一压力的结果。从诗人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是自娱,或者是一种带着纯粹性的游戏,或者说是为了拓展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或者是为了在尘世中塑造一种自我的风格。同时诗“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成为诗人的一种自我安慰,当我们在同时代很难找到理想的读者,自然而然期望有着漫长的历史中的知音。

作为青年诗人的尤佑,当然也有着自己的回答。他尝试着在碎片化的经验和孤岛般的人群中,通过诗歌的联结与黏合,使世界重新成为一体,这就是《路与桥》这本诗集所呈现的。

一

尤佑是江西人，现工作生活于嘉兴，诗歌写作与评论并行。每次看到他都让人印象深刻，他谦逊热情，浑身透着活力，眼神中有光彩。乍一拿到尤佑即将出版的诗集《路与桥》时，我略有沉吟，对诗歌来说，“路与桥”过于具象、过于实用，对写作恐怕会构成不小的限制。后来他说，2024年起他作为文化特派员到台州路桥区工作，为期两年，路桥路桥，不就是路与桥吗？《路与桥》最直接的缘起就在于此。随着阅读的深入，觉得书名取得恰如其分，直接朴质，待全部读完掩卷，更是对他的这个命名深以为然。

路与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是人们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将散落的不同聚落、不同族群、不同文明等联结起来的重要途径。像浙江这样的地方，地理格局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七分山地丘陵，二分江河湖海，平原田地只占一成。尤其是浙南山区，群山绵延，不见尽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兹事体大，事关发展，走出困守的一隅而交通天下，这是排除财力、人力、物力等的万难也要做的事情。

在这本诗集中，尤佑有不少写到从嘉兴往返路桥的诗篇，由此也可以想象，从嘉兴过海宁、上虞、天台，达到台州路桥，先后经过钱塘江、曹娥江和椒江，其中从钱塘江到上虞、天台这段，也正是“唐诗之路”。行程伊始，江湖初平，远山如黛，及至天台，群峰巍峨，古寺藏幽。但与唐代诗人们寻山访寺，可以不计时日地悠游不同，尤佑是驾车出行，过上虞后高速在群山间穿行，宛如飞天飘逸的彩带，可以饱览云山雾罩、树木苍翠、奇峰竞秀的江南胜景，从始至终也不过四个小时的路程。当然有时他也坐大巴前往，或者乘坐高铁，那速度就更快了。慢节奏下的时空作为我们曾观照世界的景深，已然黄鹤般一去不复返了。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路与桥，车不是马车而是喝汽油吃电的汽车，路是穿山而过的隧道，桥是跨海大桥。速度成为这个时代最颠覆性的核心要素，它让时间缩短，也让空间变小了。它也让我们处在快节奏生活的焦虑中，也许这也是诗歌仍然可以成为心灵休憩地的一个原因吧。

二

尤佑的诗集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路与桥”和“寒山问道”，多为这两年中自身的经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或写台州的地理风光，临海东湖、仙居的山、路桥的南浦湿地等；或写相关的历史人文，天台宗祖庭国清寺、诗僧寒山、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水心草堂等，又或来往嘉兴台州之间的途中所见。在《路与桥》这首诗中，他自陈：

一个行动派的青年

用汉字铺陈脚印

它唯一的指向就是路与桥

可以说这是阅读这本诗集的点题之笔，脚印所经的路与桥，最终都落成为诗句。这两部分，诗作气息上是内敛的，细节鲜活，情感真挚，闪光之处散落在各个句子中。他写返乡时是一种“急促的乡愁”，他写乡村则是：

爱，只是故技重施。那乡间的三角形屋顶

明灭在故乡的竹林之上

唯琉璃之光易失

屋内的农夫，蚕豆一样午睡

——《过黄岩》

写得清新、独特，尤其是“屋内的农夫，蚕豆一样午睡”，十分形象动人，迄今怕是没有人这样来写过，如果有很好的感受力是无法做到的。他在临海东湖公园，入眼的景致化为了出色的抒情：“野鸭敛起夜风的翅膀，水草绕着苇丛唱响渔歌。”灵秀的山水滋养着人的心灵，正像他诗句所言：“自然就是伟大艺术的缔造者”。尤佑向在天台出家的寒山、拾得致敬的诗作，里面不乏今古对比，以及对寒山、拾得这样极富个性的传奇人物，他们别样的生活态度的肯定。

整体上来说，前两部分的诗，是非常个人化的，全部来自于此时此地的感知和碎片化的经验，属于个人的低吟，气质内敛，语言线条清晰。而第三部分“在水边”，则诗风

为之一变，从个人的低吟一跃成为众生的合唱，诗歌中生出一种宏阔的、历史的、高音的力量。这一辑的四首长诗，跳出了当下的生活语境，将视野投向了更悠远的过去，更广阔的世界，那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在水边》这首长诗，诗人写嘉兴马家浜遗址，从七千年前的先民生活落笔：

过圣堂路，一股七千年前的风吹向车窗
白鹭翔集的乡野，日见旷远
江南低洼地，时间暴露在土层
先民种稻已炭化，我们种麦又新绿

寥寥数句，历史感油然而生，同时，不单单只是写古，而是今古交织，就像克罗齐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尤佑在追溯人类历史的时候，不忘将它们对今天的启迪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他以“水”为核心母题，书写水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水是江南的根，是人类的魂，它孕育万物，包容一切，联结着过去与未来，见证着文明的兴替。

从个人的行旅体验到人类的文明历程，从路桥的山水到马家浜的遗址，从当下的众生相到远古的先民生活，尤佑的笔墨，在第三辑中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他不再仅仅是书写自我的诗人，更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记录者与吟唱者。如果说前两辑的诗作，是诗人站在自己的视角，诉说着“我”的所见所感所思，那么第三辑的长诗，便是诗人跳出了“我”的局限，以一种更宏大的视角，诉说着“我们”的故事——诉说着人类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奋斗，共同的迷茫，共同的渴望。这种书写，不再是独属于个人的低吟，而是属于众生的合唱。这合唱，穿越了时空的界限，让我们与七千年前的先民产生共鸣，这合唱，也带着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叩问，追问着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追问着文明的意义、生命的价值。

三

从个人的低吟到众生的合唱，这诗集的三个部分，“路与桥”的核心意象贯穿始终，成为联结个人与众生、当下与历史的关键。在前两辑的个人低吟中，“路与桥”

是具象的，是诗人行走的通道和观察世界的窗口。诗人在路上行走，在桥上凝望，感受到每个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而在第三辑的众生合唱中，“路与桥”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抽象意义。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从远古的蛮荒到现代的文明，人类始终在一条漫长的路上前行，不断探索、开拓和跨越；桥，成为人类联结彼此的纽带，无论是不同文明的交融、不同族群的沟通，还是过去与未来的对话，都需要一座座无形的桥，让孤岛般的个体走向彼此，让分散溪流般的文明交汇到一起。正像他在长诗《云梯》中所写的那样：

海陆季风混杂着辣椒和肉桂的气息
在鼓胀的帆船上
玉石和丝绸，坚硬与柔软
踏遍千山万水的酒
每一次波动都是一次发酵
难以言说的刺激感官，迷糊的异域珍宝
一种在异乡生存的哲学
跳出现实生活的视野
铸就生活的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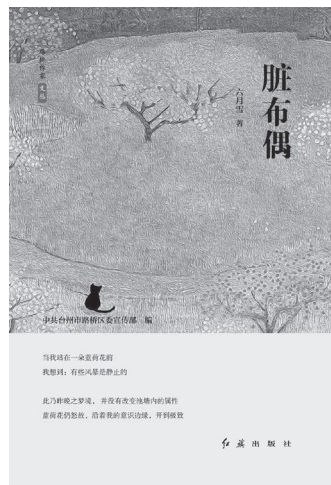
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人们，正是通过路与桥，达成了物种和器具上的互通有无，将所有的异乡变成人类的共同体，从而也使得整部诗集拥有了更高的意蕴和更宏大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当个人化、日常化和叙述性俨然已成为新诗主流的时候，意味着这一观念本身也变得固化，成为需要被打破的旧藩篱。我们看到许多作品，流于对生活的浅表性描述，在充斥的细枝末节中却缺乏概括和洞察能力，超越性的东西更加罕见。但在尤佑这里，尤其是他的长诗中，我们看到了宏大的、历史与当代相互交织的抒情。我不知道他的这些作品是否足够成功，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在当代诗歌被边缘化的语境中，尤佑以他的诗集《路与桥》，对“诗有何为”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尝试着在碎片化的经验和孤岛般的人群中，通过诗歌的联结与黏合，使世界重新成为一体。我再次重申这句，因为它所包含的确实令人振奋。█

《脏布偶》序

Article-南野 Nan Ye



《脏布偶》书影

壹

当我站在一朵蓝荷花前
我想到：有些风暴是静止的

——（《蓝荷花》）

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铺就了六月雪诗歌内涵的某层基调，即对生命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基本意义和多元形态的体察与共情。在诗的第一节中，写作者在面对所观察的客体物时，作为主观主体深度介入了：蓝色荷花宁静开放着的情态是诗人的理解，并由此联想到生命内部的运动和表面形式间的差别。第二节的逆转体现在诗人主体的后退，并将被观照之物的主体性归还，池塘内生物的自在属性被陈述出来。现在不是一个傲慢主体对于客体的静观，而是两个自然生存者之间的互证和共鸣。诗集中如《柿子》《石斛花》等篇，“我们的争论有着阳光的暖意 / 柿子们在树上，不辩不答”，“它想该开时就开 / 该谢时就谢。谢时也不需要像人类刻下墓志铭 / 大地上很多这样的花

朵”，有着同样的意境。在《鸟群集翔》中，“我关上了窗帘，不再看它们 / 可它们已经学会在我脑子里疯狂集翔”，可以看作是此构思的变异或延伸表述。

这触及了当代诗歌敏感的现代与后现代性议题，它起码必须超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范畴，而体现无中心和相对论以及主体的语言和不确定性等新的美学崇高原则。我曾经在他文中提及六月雪诗歌坚持主体性思考的特征，我想说这不仅指其自我主体的觉醒与独立沉思的表述，还包含对他在主体的认知和认可，在语境中的共存，等等。

贰

我曾观察和注意过六月雪的写作资源，她喜欢阅读博尔赫斯、普拉斯、茨维塔耶娃，也关注艾略特、托马斯等诗人，对现代与后现代哲学亦有浓厚兴趣，如萨特、拉康和福柯等的思想。像拉康的主体结构理论和镜像学说，这几

年或显著或潜在地影响到了她的诗歌写作，甚至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她的语言场。

叁

现代诗人从波德莱尔和爱伦·坡开始，就是行走在城市街巷和灯光中的漂亮人物，尽管可能有些不羁和忧郁。他们或她们不必要一定是农耕时代盛行的乡村田园趣味的坚守者或伪装的想望者，像其前辈浪漫主义诗人们总在做出回顾自然以及俯瞰底层的架式，他们需要的是直面透视自我与其所赖以生存无可规避的现代城市构建。我所论及的诗人就是当下城市的生活者，在此历史性的转型时期，诗歌由原来流行的田园回望替代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抒情，这一艺术价值观和形态的总体转化正逐渐呈现与被实行。

城市抒情非单纯赞颂，更非有意回避、逃逸，而是面对城市生存的全部宏大与细微，深入观照体验阐释书写，对其做现代性的思索剖析和超越传统诗写的诗性展现。这部诗集的第一辑名为“居住之城”，说明诗人具有相应的自觉意识。在《购买之图像》，“我常常观望并迷失于这些商铺 / 商品琳琅满目，每件都与你无关 / 但我已然离不开它们”，这就是典型的城市物语了；“一个路人过来与我抢购牛奶 / 我立即退出挑选，优雅地放弃来自内心的反叛”，这里有被困的迹象，但决不会逃避到虚假的乡村某处去。《我居住的城市》书写了城市的生长及其深刻寓意，“高铁是另一些穿越语系，它让城市缩小 / …… / 农耕时代正在快乐退隐”。好极了，现代性的诗歌揭示了现代生活原则。可能涂写浪漫的喜爱不再是前提，甚至也不是抉择的依据，而是必须生存于城市。艺术时而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写照并为之抒情，现代诗歌正是其中之一，尽管它的模式形态时常是一种钢铁玻璃般的冷抒情。

都市传说有别于乡村故事，现代诗歌的想象显然也摒弃了传统的乡土场景，即使以此作为暂且退避之地。生存的图景被大厦幕墙和房间里的镜子直接反射回来，必须与之对视，必须有直面的勇气，而书写城市的诗作得拥有叙述此镜像的能力，诗人得具备展示与解析此斑斓



图像的才华。《与镜子对视》《远方构思》等诗作体现了诗人这方面独特的幻象处理和语言运作，对立与诱惑、迷恋与疏远、抗拒与谋划，一切纠结成团。即使你往上看，“蓝天一直被视为镜子”，你想离开吗，“我想去的城市还很远”，或者说想去的仍然是城市，另一座城市而已。《月夜所见》则写出了近乎经典性的城市境遇和城市语境，事物场景都有着特定的语言选择与限定，从原创角度而言，诗人是相当自觉地进行着此种类型的诗意构造。

无论状物或抒写幻象幻境，城市生存总归是潜在或前置的语境。如《铜马》，“古铜色的马，在橱窗里”，“它隐于闹市又立于街道”，“海浪一般翻涌的人潮如马群拥进城市街景”，由搁置橱窗的一具马的铜像引申出如马群的人潮，一样的汹涌却是不一样的言语图绘。一边是欲望闪烁，一边是美学所归蒙尘的儒雅，铜像放弃寻找骑手，人们也放弃成为骑手。此为现代生活的悲喜剧。在另辑的《寻找自己》一诗，作者刻画出一个循记忆回想或成长的男孩形象，从而厘清一个人与城市乃至时代的深奥关联。

肆

六月雪是个优秀诗人，同时是美丽知性的女性。她日常穿着结合了朴实与时尚，简约形式的上衣，宽腿裤则缀



有破洞。笑起来尤其好看，显然是秉性善良且时常沉浸于幻想的人。就像她的诗歌，不需要太多的修饰，天然悦目。

伍

她的写作也经常是飞鸟一样快速的，如同她日常的匆忙。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事物恒常悠然自在地揭示和迷恋，她的诗常常结束于这种安静自得的自在态度的发现与维护，以某种坚持与悦然的语气。

在此我无须掩饰自己偏爱“一树乌鸫”这一辑诗作的立场，它们鲜活而精致，坚定又柔软。就像一树乌鸫时而静止于此，时而飞旋空中，每一只都确定又不确定，给阅读者视觉和内心的重叠快感。这些诗有很多都有某种程度的唯美倾向，包括构造诗句的语言和情感趋向。诗人以倾注的审美和天真的意愿靠近事物，她喜爱这些事物或者被强烈吸引迫切去亲近，却在美学上自觉地克制情绪，有所选择，有所思索。

《伊尼舍林山上的小屋》是让我倾心叫好的一首诗，前面三节诗九行，以平静的陈述语句把一部电影（《伊尼

舍林的报丧女妖》）的叙事和内部冲突全局呈现。这是一个生活中的理想主义者与平庸世俗生存方式和策略的隐形决斗，而“驴拉屎”的他者现实一直在固执地侵入，以陈旧友谊和旧生活延续的温情语式作为借口纠缠不休。即使以割去手指来抗拒，即使“手指真的全部割掉了”，也不能阻止庸常现实的温柔逼人，“那个来到小屋前的人没有停止到访”。这首诗歌以沉静甚至平和的陈述风格，揭示了生存的不自由和庸俗日常所具的残酷性，哪怕只是维持自我的愿景也需付出血腥代价。它所映照出的现实固然琐屑和一地鸡毛，却一向理直气壮地咄咄逼人着。或许只有同归于尽，但也不能改变什么，“最终失败的友谊之火点燃山上的小屋 /……/ 另外一些人像观赏烟花一般”，诗人洞察了电影言语的悲哀。

我们的现实又如何呢？作者在《止痛膏》结尾写道：“我还有很多疼痛要承受，却只有一包止痛膏”。当然她不是一个轻易的放弃者，捍卫自我的认知和情感操守、生存原则或仅仅是生活的美学，都是艰难有风险的，需要坚持与探索。诗人在多首诗的意境构筑中提示或图示出这样的存在语境与本我的抉择，当然抉择可以是明确的，结果却更可能是伤感与挫折。在《黄色风暴》中的“这个人穿着黑色风衣，驱动黑色轿车 / 在黑色的天幕尚未合拢之际，来到旧日城市”，如此酷极的出场却并非欢乐的故事。这个人“像被追捕之猫，不明追击物是谁”，追捕与不明追击者，正是当下人群现代性生存面临的核心问题范畴，无数言之不明的压力与焦虑由此生发弥漫，笼罩整个人生。

这一辑的诗有许多无法明喻之言，是诗人独具的隐晦学说，无意识的随性图画，有些如梦境般的构筑，有些则仿佛幻见实录，但都以常用词语清晰叙述。像《冬日黄昏》，一首如此朴素敏感的诗，动静是日常与细微的，然而决不琐屑，甚至不现实。这些诗就这样有很多幻想和很多真实，并且正如其作者所述，“我流血了。在想象里”（《相似》）。另一首《黄昏时分》，作者选引用了科马克·麦卡锡《老无所依》的句子，“她站在那里，眺望着眼前的荒凉”，这首诗的主题是抗争，但指出了无望的事实。“忍耐是可耻的”，诗人写道，“忍受荒凉慢慢在房间燃烧 / 她是其中的灰烬……/ 黑夜吞下了整个构想 /——连荒凉这个词也快吞噬”，让读者惊讶，有沉痛感。诗的终节表明这

首诗在技术上也造诣颇高，写作者先置身诗的场景之外，而后进入语言之境域确定自我所在。

陆

组诗是一种让混沌扩散的思维与情感有效集合的诗歌形态，每一首相对独立，但它们总归有内在或外形的关联，有时是语词的，涵盖其所指事物或联想所及，也包含能指上的联系、词形语音等。这类诗作组合在一起就像建筑群，拓展了一首诗的语言境域，从而容纳更广阔更多层面的表达所需。诗集将组诗集中的一辑，不仅有利于阅读方便，更有助于充分体会作者诗（抒情与思）的语言疆域。

读《那些荷》这组诗，我们在回到这篇序论开头的言说。“每一朵荷都是一个主体”，组诗正是从这个基点上启动多方位的抒发。“就这样开吧 / 不需要词汇赞美 / 就这样谢吧 / 不需要语言修辞”（《一种修为》），自在即如此形态如此表征。“好像要把一生中最美的颜色开尽 / 根本不在乎黑夜有多黑 / 明天再不再来”（《今天最重要》），是关于时间，关于存在者美的目的或无目的。包括对名称（主体语言化）的理解，“根本不知道‘荷’这个词属于它 / …… / 但那又怎么样”（《淡泊》）。诗人写道它们没有语言，但又认为它们的确有，当人拍摄下荷花的任何姿态，“但尚未拍出隐蔽的花语”。这组诗是诗人有关生命体存在之哲学观的诗意展示，没有语言存在即无痕迹，形态认知表述皆无可能。而一旦有语言，荷花就是（人的）语言的花，它们不再是自在性质而是他在性的了。唯一弥补的途径只有想象，而想象具有实在动机和他在趋向的双重语态。正是因此，诗人倾爱生命的自由与自在，欲领荷归家将此所悟的生存意义折存（《想象之荷》），就像收藏一本书。

组诗《野猫渔场》写得气势如虹，它是关于欲念与寻求的诗，是无意识之欲寻找与建造自己的话语能指世界的隐秘复杂与狂妄的历程，实施的场域是所写梦境。在诗的语境里野猫是主观欲望的承载者，实在本我的形体符号，女孩是存在的自我实体化身，梦的场所中原为一体的二者遭遇。诗人在其中的《海边凝视》这般描写，“一只黄色斑纹野猫在海边 / …… / 它无家可归，家是一个被

消除的符号”，即哲学家拉康所说实在域的主体被语言标记出空无，从而人生来没有故乡之意。野猫必须寻找自己的渔场和鱼，女孩吹响了海螺的进军号，“这是我前晚的梦境”，即想象的言语构建。

作者没有回避在具有控制权的现实领域，幻想总会遭受的打击与挫折，“我驱车在腾达路…… / 却瞥见道路右侧李先生宠物店里的野猫 / …… / 是它，海边的野猫……”（《悲伤嗅觉》）。这段沉痛的描写揭示出实在生命与生俱来的原初创伤，及其于他在世俗话语境遇中的孤立情态。一直到《野猫出海》这一首之后，作者为之尽力构造一个盛大幻见的梦思得以显露。其后结尾句非常有趣，“尽管在梦中，梦亦不受我控制”，表明想象或梦即诗歌的原则不等于现实的话语规则。

相比较之下，《春日观望》等组诗其抒情的集合更为零散，它们并不集中于某个主旨抒发，总体的关注点更开放和芜杂。这些诗没有整体性的叙事焦点，其关联性体现在某一类暗流中的生活情绪的绵延和跳跃。这些诗更倾向于感性，对生存的万象皆有所思与幻想，有着坦诚却点到为止的抒情意味。

组诗《脏布偶》的布偶是和《野猫渔场》里的野猫有区别的诗歌语象，如前所述野猫乃无意识本我欲望的塑形，脏布偶的指向却可能是外部的存在体。诗歌将之具形化了，宏大的存在场境可以视为楚楚可怜的布偶，语言无所不能。“如一个人成为人，一个国家成为国家”，此为反向的比喻。诗接着写道，“人们很忙碌，脏布偶在角落里 / 它睡着了，它在梦里见自己 / 洁净如初”，这段描述提示出这个布偶与人的关系，它需要人的清洁，它的脏与人有关，是人为的。《脏布偶》意味着诗人诗写作关注点的生长，当然也可能仍然是内倾的。“她的主人因为累而忘记清洗它”，那么到底谁是布偶的主人呢？或者只是另外的问题，譬如有关时间，“‘请你再忍耐些。’ / 女孩对自己说，也对布偶说”（《继续脏》）。实际上清洁布偶就不是诗中的女孩能够做到的，世界的完美和理想会是不断重复的主题。

《脏布偶》是诗歌寓言，它有所指也无所指。就把它当作一只普通布偶的履历与状态的叙述吧，它确实寄寓着诗写者的一缕情绪和某类思索。■

锦绣年华，琉璃岁月

——伊锦《最是人间求不得》序

Article- 金喜英 Jin Xiying



《最是人间求不得》书影

落笔时分，恰是一个斜阳西坠，落霞满天的黄昏。

漫过半天的重重云霞，皆被夕阳的余晖染上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拱壁蓝、玫瑰紫、胭脂红、桃花粉……满目华彩流光，旖旎似画，良久方才散去。

我坐在靠窗的写字台上，怔怔望着涤荡如洗的宝蓝色天幕，心底翻涌着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汇成只有一句——只觉夕阳无限好。

记忆的闸门一瞬间就被打开，高中三年，一千多个日子，那些青涩的、简单的、厚重的往事如潮水奔涌，挡不住地咆哮。记得当时年纪小，青梅如豆，桃杏似锦，而那个儒雅高大的背影，却似我心底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我一步一步，朝那文学的殿堂而去。

年少不知岁月长，诗酒趁年华。认识梁老师，拜他为师，得他指点，听他的谆谆教导敲在心间，方知世间的学问似山高，如海深，而我一

叶障目，十几年的岁月，只窥到了学问之城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得遇梁老师，听他引经据典，读他激扬文字，看他指点江山，唯有慨叹旧日的浅薄无知。对他我唯有崇敬，唯有仰望，唯有努力地写文，希望能有一日，能用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引得他半刻垂青、三分指点。

记忆中的老平中，尚未搬离旧址。学校坐落在通衢大道旁，背临着通幽曲径，各色商铺在校门两侧一字排开。满校园古木成荫，落英缤纷，亭台假山，流水潺潺。流连在这样诗意纷涌的校园里，吟诗撰文必不可少。兴致勃勃的语文组广发英雄帖，给年少青葱的我们布置了古体诗词背诵的比赛任务。

大约就是存了希望他青眼有加的念头，三分毅力、三分拼搏加三分兴趣，壮大成累累硕果。古诗词要求抄写在平湖中学自己印制的摘录小卡片上，两块五一刀，整一百张，纸墨芬芳，幽香扑鼻。现在忆起，梁老师对我甚好，

亦师亦友，堪比慈父。我那时不过是个家境普通的小女生，梁老师无偿提供了我所有抄写古诗词需要的空白卡片，厚厚的一沓，足足五百多张。十几块钱对他这样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来说或许九牛一毛，甚至不曾放在心上，但对一个身无长物的穷学生来说，却温暖了高一之后那些年匆匆而过的斑驳时光。那不经意留下的关心，那种不求回报的给予，如春风拂过干涸的心田，触到我心头的那点柔软。十年岁月，弹指而过，他在光阴里留下的温暖，不惧春秋，依旧温热。整个高一的暑假，闭门苦读的我不曾出过一次门，阳台上、卧室里、客厅中，留下了我无数手捧着书本和诗词卡片，摇头晃脑苦苦吟诵，却乐在其中的身影。最终，古诗词的背诵比赛在我一口气背出五百一十四首的战绩中辉煌落幕，掌声与鲜花从此不再缺席。我抬起头，评委席上的梁老师笑得目光灼灼，顾盼之间神采飞扬，如月色一般止不住地流泻下来，遍地生辉。那一瞬，只觉得我与梁老师心灵的距离，更贴近了，原本让我仰视的他，也终于有了几分亲切。

十年过去，当我再次捧起当年背诵时流利如风、朗朗上口的《长恨歌》，少了梁老师的鞭策与鼓励，竟发现，那长长的百多行，已经那样生涩难记，时有遗漏。

回忆如蝶，在脑海中翩翩飞过。记忆中这样温馨又令人鼓舞的事情比比皆是，似尘埃散漫，数之不尽。回忆漫长，我醉在第一盏泡下的春茶里，情意缱绻。

那一年暮春，如烟似雾的江南四月，春草蔓过河堤，夹岸芳菲。杏花微雨之中，平中文学社一行数十人，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兴致盎然地来到小镇周庄采风。双桥、寺庙、曲水、平湖……如今游人喧嚣的小镇，那时尚还街巷幽幽，民宅寂寂，河水蜿蜒流过小镇的街角，手摇船咿咿呀呀，杨柳岸繁花点点。我与恩师，两个人心有灵犀地离群而行，漫步河堤，看天高云淡、山岳对峙，聊诗词歌赋、读书写作。滚滚尘世中，这边一隅静好，周庄的风华收入眼底，师生的情谊高山水长。

回校之后，所有奔腾的思绪都化作点点文字，笔尖流泻下来的那篇《走近周庄》，那篇和老师不舍昼夜，一起改了又改，凝结了我与梁老师心血的得意之作，陆续发表在《语文学习》《中文自修》《中国校园文学》等国家级刊物上，风光无限。依稀记得，隔壁班戴着眼镜的那位忧郁男

生，跑到讲台边对我和梁老师一本正经地夸赞，他一口气将文章连读了11遍。那一刻，我和梁老师对望一眼，相视一笑。所有的心情都在这一笑里飞扬起来，所有的眉眼都在这一瞬间生动起来。是啊，繁花从来都只为爱惜她的人而盛开。山水相逢，沿途的风景你我都已懂。

学期中间，其他班级每周一次规定的作文，他从不拘着我们墨守成规，必须周周落笔，而是随我们心情起伏，作业多寡，自行合理安排。他常说，有感而下笔，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这样真性情的文字，才是最诚挚的，也必是鲜活的。每周一交的作文日，一张张稿纸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像跨越了千山万水，愉快地叠成厚厚一沓，由自告奋勇的同学装订成集，由秀外慧中的同学制作封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上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一本本漂亮而别致的班级文集便由此诞生了。我常常和其他同样好奇的同学一样，在一天的翘首以盼之后，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打开混合着彩笔颜料与纸墨香气的封面，如饥似渴地浏览这一页一页被文字沾染得魅力无边的稿纸，沉醉不知归处，思绪飘向天边。

流水般的日子在教室、食堂和宿舍的三点一线中敲响假期的钟声。

寒假即将来临，梁老师突发奇想地给我们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期盼我们能在假期里勇于尝试新的挑战。这在当时既新奇又大胆——将一学期以来的文集拆下，一篇篇分发，精心挑选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各显神通，装订成集。乍闻之下，我的眼眸一瞬间发亮，身上的每一条神经都莫名兴奋了起来。在这一个寒风萧瑟的隆冬里，我的心并没有因为天气的彻骨严寒而变得冰冷，而是像有一湖涤荡的春水在撩拨心底，令我浑身舒畅，钻进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中，与佳篇为伍，同赏妙句佳词，将自己伏案一月凝结的硕果反复斟酌——我的脑子好似复读机一般，反复咀嚼着梁老师的谆谆教导，一笔一画重新将数十篇文章修改誊抄了一份，配上匠心独运的插画，还绘制精致秀美的封面，携着如莲的心境，我给她取名“小小一株含羞草”。艳阳温暖光阴，清风拂醒黄鹂，我就如这小小的一株含羞草，在老师的呵护下迎风展叶，舒卷余情。

开学后，这本凝聚无数心血的个人文集，果然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听着那个醇厚的男中音抑扬顿挫的点评，

望着欣慰、欣喜的目光向我投来，所有的辛酸劳累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我望着老师会心一笑，心如天地高阔，过往艰辛皆化为烟云，而我甘之如饴。

小小的文集，薄薄不过几页纸张，笔触稚嫩，那样微不足道，却在我的心里，镌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视若珍宝地珍藏过半生。

头枕着诗风词韵，眼藏起佳作美篇，锦绣文章陪伴我行走过大学四年，毕业的终章随风唱响。受梁老师的影响，我读了师范大学，毫不犹豫选择了中文系。毕业实习，恰好去了平中。梁老师那高大挺拔的身影，熠熠飞扬的神采霎时浮上心头。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老师，百感交集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颤抖着：“我一定还要跟着你……一如，六七年前……”

再见面时，平中已换了新校址，巍峨高耸的建筑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光，校园大得仿佛望不见尽头，钢筋水泥筑起的城池，比起当年的旧址，多了几分干净明亮以及现代化，也少了几分睹物思人的光阴故事。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恩师。只是，那略微花白的头发，不再清润沉郁的嗓音，逐渐佝偻的后背，已经不复当年的雄姿英发。一种莫名的伤感从我的心底弥漫至眼眸，渐渐酸涩。岁月从来催人老，我的恩师，我心中青春永驻的男神，也已经年华老去。

梁老师似乎也感受到了我那起伏的情绪，半是调侃，半是感叹：“瞧，我的孙子也已经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韶颜终将老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啊。我这朵盛开多年的红花，终到了要凋落的时候——过两年我也就退休了。”

白发染就鬓霜，沟壑渐攀眉梢，老人斑三点两点肆无忌惮地盘踞在老师的脸颊。望着老师那张渐显老态的脸，我不得得心潮澎湃，忍不住在心中呐喊：不，老师，无论流年跑得多快，光阴是否逃窜，你依然是我心中那一朵永不凋落的红花。

果然，虽然过不了两年，老师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老师工作起来的那股子老当益壮的精气神，依旧不输当年。伏案备课，奋笔疾书，批阅作文，专心致志，脸含笑意地凝神倾听……望着那快乐忙碌着的背影，当年熟悉的一切仿佛又近在眼前，那个永不会老、永不服老的梁老

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我的眼前。

实习开始，梁老师便兴致盎然地提出要我与一起修改学生的诗歌，出一期《破土》诗刊留念。我在跃跃欲试的同时心存疑虑：我行吗？梁老师用他不再清润的嗓音鼓励我，用实际行动支持着我，我们两人并排坐在办公桌前，手握红笔，一行一行吟诵着、推敲着、斟酌着……优美的诗句一点一点地在我们的笔尖流泻，从初具雏形到最终定稿，历经了三天三夜的绞尽脑汁与同心协力，一首首文笔流畅、辞藻优美、立意新颖的小诗终于在我们的笔下诞生。黎明难掩风光的美，望着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诗刊，我们会心而笑，顿觉人生圆满。

实习时与老师其乐融融的日子在忙忙碌碌里弹指而过，时隔半年，突然有一日，收到老师的寄来的几份报。原来，与他合作修改的十数首诗歌，竟然大半零零星星地发表在了各报刊上。手捧着报刊，望着上面一首一首变成了铅字的熟悉诗歌，内心激动难掩。我的老师，一生在指导学生写作和发表上孜孜以求，从不计较付出，而我终于在文字跌进眼眸的这一瞬，感受到了他一生都在体会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愉悦。

毕业之后，我留在了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寒假的时候，带上精挑细选的灰色围巾做礼物，兴冲冲地去看望昔日最疼爱我、现已退休的恩师。老师轻轻抚摸着柔软的围巾，沧桑的脸上亦浮现出欣慰的神色。我暗自偷着乐：恩师是喜欢这件温暖的礼物的。他勤勉一生，不愿因退休而歇下来，将自己的语文工作室办得有声有色，努力着，工作着，幸福着，便是他现下最大的快乐。余晖脉脉温软，映染半空流霞，光影斜斜落在他身上，仿佛罩上了一层夺目的光晕。那一日，他与我并坐客厅，侃侃而谈他的理想。那张染就岁月风情的脸再一次眉目生动，神采飞扬。老师的事业，在他退休的这一刻，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启航。

日薄西山，月升星沉，天幕渐觉垂落，当我施施然坐在电脑之前，且斟且饮地敲下每一个汉字，脑子里，时不时会浮现出当日那立在讲台上谆谆教导的儒雅身影，鞭策着我，不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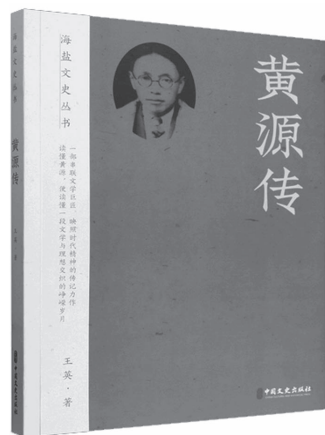
此致，赞我文学路上的启蒙之师——梁种玉老师。

是为序。■

深度抒写 让精神代代延续

——《黄源传》创作谈

Article- 王 英 Wang Ying



《黄源传》书影

与黄源先生相识，是在 1995 年。

这一年 6 月，黄源先生来海盐参加“张乐平遗作捐赠暨三毛乐园开馆仪式”，我作为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并在他下榻的海盐宾馆采访了他。

由于采访成功，文章先后在《海盐报》《情系中华》，及美国纽约《侨报》等报刊发表，其中两篇文章，先后在《情系中华》杂志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全国新闻报道大奖赛中获奖。

通过采访，我意识到先生不仅是家乡先贤，更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向海盐县委分管政协工作的领导建议，争取黄源书籍捐赠本县，为筹建黄源藏书楼打下基础。经领导同意后，我随县委副书记黄在法一起，赴杭州葛岭拜访了先生。得到了黄源先生的热情接待，他欣然同意捐赠事宜。

我感觉这还不够，因黄源先生与鲁迅的交往已经打动了。我便又向县政协领导提出了编辑《鲁迅的学生黄源》生平史料的建议，县

政协听了非常重视，分管领导汪玲芬副主席还去杭州葛岭拜访了先生，我随之而行，共同商量征稿事宜。此后，县政协便向全国各地发函征集相关文章，我负责到杭州、上海等地组稿，拜访了黄源先生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文化战线岗位任职的领导以及著名作家张廷竹、陈军、丁言昭等。在编撰过程中，我多次到杭州浙江医院与黄源先生商讨编务事宜。

后来我把对黄源先生的采访，以黄源口述、笔者执笔的方式，整理为《我在战争时期的引路人——陈毅同志》，经黄源先生审定后，收录在《鲁迅的学生黄源》中。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黄源先生，以及他人之眼，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黄源先生，他们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黄源先生曾对我说：“我感到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了鲁迅的夙愿。”

得知我要出版散文集《擦肩而过》、长篇传记《三毛之父——平民画家张乐平》，黄源先生欣然为我的书写序，并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后来，当他得知《三毛之父——平民画家张乐

平》被嘉兴市评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文学门类)”,被省教育厅列入少年儿童特色教育课题编入教科书时。还高兴地说:“这是弘扬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自然会得到大众的肯定。”

1999年4月,黄源藏书楼举行开馆典礼,黄源先生携家属参加,并亲自签字和剪彩。生前就建藏书楼,这是非常少见的。这在海盐也是唯一的,说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

那天,在众多来宾的背后,黄源先生拉着我的手悄悄地说:“我很幸运,活着看到人们拥来怀念我的纪念性建筑。”幽默而诙谐的话,使我忍俊不禁。想起先生有一次问我几岁了?我说46岁了。他说我还只活了他的零头,告诉我他已96岁了,叮嘱我,想做的事情要赶紧做,但活要像他一样慢慢地活。我怕影响他休息或做事,他总是摆摆手示意我坐到他身边,他说:“我已经97岁了,时间对我来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你是我的好乡友,我想把时间留给你。”

从此,我无论走到哪里,都特别留心黄源先生的生平史料。而先生出版的书,每一部都签名后赠予我。

我不经意间,还成了黄源先生与陈毅元帅后人的信使。

有一次,我把采访陈毅元帅的儿子、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的文章拿给黄源先生看时,他竟不顾重病在身,提笔在刚出版的《黄源回忆录》上题写“赠送给我所尊敬的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同志”,并让我转寄陈昊苏先生。不久,他便收到陈昊苏的来信,信中陈昊苏满怀热情地写道:“作为革命的后代,我还要特别感谢如您书中提及与我父亲陈毅元帅亲切交往的故事。老一代革命家如您与我父亲之间相互信任,为人民解放事业浴血奋斗的深情跃于纸上,使我们后辈无限向往。”没几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这封信,纪念这份前辈革命家结下的深厚情谊。

后来,当我有机会翻阅黄源日记时,看到里面写到我名字和来往的事竟有27处之多。又岂止这些,黄源先生病危时,我与海盐电视台记者即赶去先生病榻前,录下他最后的影像;我随县委副书记章剑、宣传部长许晴到葛岭看望巴一榕阿姨;参加告别仪式后,又随送葬队伍从杭州扶灵回海盐、参加黄源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

感谢命运,让我在黄源先生生命最后的8年时间里,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至今,我还保留着先生写给我的14封来信,和一幅题词,还有10余幅合照。其中7封来信早已收录在《黄源文集》(八卷)丛书的书信集中。有7封是我后来在家中整理资料时,新发现的。先生在一封信中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我的《回忆录》4月底出版,这是我在本世纪经历的实况,一个平凡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亲身经历,作为世纪的反思,是很有文章可写的。你抓住时机,可写传记,比获奖的‘话黄源’更好,这是我可以断言的。书出来后,我就寄你,你不妨一试。”

现在先生离世已20多年,这信不知何故遗佚了20年,如今失而复得,令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为了完成黄源先生生前的殷殷嘱托,我决定要为先生写部传记,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么多年来,先生的精神已经深入到了我的心中,不写出来我会坐卧不安。

黄源是鲁迅的学生,一直以鲁迅先生为楷模,秉承鲁迅精神,抱着“坚持真理,讲真话、为民办实事”的信念。写他也是写我们自己,不仅是为了告慰黄源先生的在天之灵,而且他就像一面镜子,鞭策着我。

黄源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出版的有关黄源先生的书依然寄赠于我,告诉我关于他的每一个活动,他们秉承了先生的高尚人格与品质,不管赠送出去多少,从不索取一分钱,从他们身上我感到黄源先生从没离开……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出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在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着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在内。”从黄源身上看到了鲁迅这句名言的价值与意义,也一次次地被感动和激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拨开历史的云烟,将一生追求真理和传承鲁迅精神的黄源,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今日之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人深入了解到中国革命文化精神和中国革命文化之脉,致敬前辈,永记历史,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当今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建设之中,发好光、出好力,成就一番革命而深情的人生。■

从“望海”到“入海”

——“海洋”意象的再书写

Article- 顾佳伟 Gu Jiawei

青年诗人的身份自带张力：一方面，青年往往对社会缺乏横向观察，又对历史缺乏纵向思考；另一方面，诗人的身份要求青年，交出对某种未曾被说出口的普遍真理的书写。在我不算长的诗歌创作史中，“选取怎样新鲜的意象入诗才会显得不落窠臼”，一直是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看似技术性，实则关乎诗歌的合法性。鲁迅曾言：“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这句玩笑话，却真实反映了宋代文人所面对的文学困境。当李白、杜甫、王昌龄把明月、山川、边塞推到了语言的极致，宋代文人面对的是一片几乎被开垦完毕的意象版图。他们怎么办？他们转向了勾栏瓦舍间的词，转向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市井细软，转向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私人情欲。词这种文体，最初甚至不被视为正统的诗，但正是在这种“不得不”的流亡中，诗歌找到了新的容身之所，找到了被唐人忽略的人间烟火。可见，诗歌从不会故步自封，它总在寻找“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总在那些正统目光所不屑的角落里，完成自身的更新与续命。

“一代有一代人的文学”，从四言，到五七言、长短句，文言白话的更迭，文学史上的诗歌变迁，使我更容易陷入一种所谓的代际焦虑，追问自己到底是诗歌的第几代人？我的语言是已经半截入了土的陈词滥调，还是

梦到哪句写哪句的不知所云？这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每一个后来的诗人，都必须在强大的前辈阴影下，找到自己的声音。

对中国新诗而言，这种焦虑尤为复杂。胡适、郭沫若开创了白话新诗，艾青、穆旦在沉寂与归来中锻造过现代汉语的诗性力量，北岛、顾城在朦胧与断裂中重建过诗歌的主体性，而我们面前，已是经受了第三代反叛的口语实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叙事转向反复冲击后的诗歌场域。每一代人都曾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寻找与时代对话的语言方式。置身于这样一个被多重开垦过的场域，我们还能给现代汉语诗歌带来什么？

这样的追问最终会落在对意象的选择上：不仅是对生活经验的诗意化观察，还有对传统意象的时代化转换。我们必须在那些已经被写烂了的意象（如月亮、杨柳、大雁、海洋）中，重新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感官细节与生存困境。

比如说，对海洋这种古典意象的重新书写。海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人类很难真正进入的场所。特别是在长期忽视海权的中国，海洋在文化地理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内陆的诗人不愿走进海洋，往往只是“望海”：海是远方的尽头，是魏武挥鞭的背景，是“海上生明月”的布景。海绝少被作为独立的主体来书写，它始终是陆

地的他者，是借景抒情的通道，是中原中心视角下的一片未知边疆。

而海上的原住民，那些渔民、水手、港口工人，又长期被排斥在士大夫的文化生产体系之外，难以产生诗人。真正的海洋经验：潮汐、渔汛、盐渍与风暴的身体记忆，祖辈迁徙与开拓的历史记忆，就极少被转化为诗歌语言。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庞大版图里，海洋始终是一个模糊的、被眺望的、服务于陆地情感的背景板。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能是中国当代传播最广的海洋诗。“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几乎定义了一代人对海洋的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子是在安徽怀宁农村长大的诗人，他的身体里流淌的是麦子和土地的记忆。他的海，是一种“背离尘世、告别尘世”的精神选择，是他在山海关的铁轨旁为自己描述的最后幻象。海子笔下的海并非身体经验之海，而是精神隐喻之海、“安魂之乡”，是生命的彼岸，是与《麦地》构成对位的另一个乌托邦。“面朝大海”就是背向大陆，是一种精神上的逃离与所得。海子的海是想象的、末世的、宗教性的，他从未写过海浪的咸涩、礁石的粗犷、渔网的沉重。海在他那里，是一个纯净的、去物质化的象征，是诗人面对现代性焦虑时的一个精神飞地。

同样，余光中的《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里的海是阻隔，是乡愁的放大器，是陆地情感的延伸。在余光中的诗学版图里，海也未获得独立的审美主体性。海洋始终是一个痛苦中介，是连接或割裂两个陆地的通道。海并未被作为独立的主体来书写，它始终是“望海者”情感的投影，是游子回望故乡时那一层被泪水模糊的地理符号。

那么，真正“入海”的诗歌长什么样呢？聂鲁达住在黑岛，卧室三面环海，每天睁眼看到的第一个景物就是海。他在《漫歌》中写道：“啊，智利的海，啊，高耸而浓重的潮汐，就好像熊熊的篝火，蓝宝石的威势、幻梦和爪甲！”这样的海不属于书房里的冥想，而是身体力行的直接记录。他还有著名的“三个耳朵”论：“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在《漫歌》中，海洋与拉丁美洲的历史、殖民、劳作和爱情融为一体，海是具体的、物质的、充满政治性和肉身性的。聂鲁达的“入

海”，意味着海洋不再是背景，而是主体；不再是隐喻，而是经验本身。

我不是抬头就能看见海的岛民，但在写字楼的高层，还是能勉强看见码头以及码头边上的火力发电厂。我记忆里的海，是一片特定时间才被允许进入的场所，它包括商业化开发的浅海滩、沙堡、遮阳伞、人群的汗臭和烤鱿鱼的油烟。这或许意味着，我对海洋的书写，终归逃不出“望海”的文化惯性。

但我想，“望海”本身或许并不是罪过，关键是我们站在哪里望、望见了什么？

当我的“望海”是从写字楼的玻璃向外望，望见的就是货轮和集装箱，就是起重机和火力发电厂的烟囱，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海洋经验。玻璃的墙切割了海风，空调系统过滤了咸腥。火力发电厂的烟囱在黄昏时分会喷出灰白色的烟柱，与海面上的雾气融为一体，分不清哪边是工业，哪边是自然。而在周末的商业海滩上，我踩着的不是贝壳和海藻，而是被海浪冲上岸的矿泉水瓶和一次性拖鞋。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对海洋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并不来自真实的眺望，而来自屏幕。我们看过 BBC 纪录片里的海底，在朋友圈里刷过马尔代夫的海景房广告，在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上追踪过台风的路径。我们的“望海”，变成了一种数字化的、被某物隔离着的凝视。我们不像聂鲁达那样有三只耳朵倾听海浪，我们只是一个对着手机相册滑动海洋图像的都市人。

但我想说，这种尴尬本身，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处境。青年诗人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假装自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民，为此伪造一种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的海洋经验，而是诚实地记录我们这一代人与海洋的新型关系，隔着玻璃、隔着屏幕、隔着消费主义和工业文明去触碰海洋。

如果诗歌需要新的容身之所，那它首先要诚实地栖居于我们真正站立的地方。青年诗人所谓的不成熟反而构成了一种优势：对那些正在生成却未曾命名的经验的书写冲动。只有当我们诚实地写下这些不够浪漫甚至有点尴尬的经验时，汉语诗歌的海洋书写，才能真正从“望海”走向“入海”，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入海，而是经验意义上的、主体意义上的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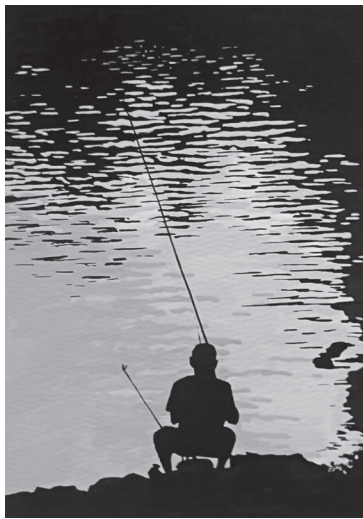
在浙东，乡土藏着三副怀旧的面孔

Article- 王磊斌 Wang Leibin

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实绩，我们能明晰地看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东现代乡土作家都倾向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地之子”的态度，虔诚地脚踏足下的土地来开始他们的文学实践。他们将自我融化于劳苦乡民的心灵海洋中，融化在民族的传统和历史之间，将对家园故土的真挚感受与热爱诉诸笔端。一方面，他们满含深情地描画着家乡优美和谐的自然风情；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犀利的笔触揭开乡村生活滞重的一面。于是他们从颇多视角出发，勾勒着与乡土维系的种种：轻松与沉重的往事，纯厚与愚钝的乡民，美好与残忍的乡土风俗。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人类因为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之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毋庸置疑，童年是珍贵的，但是它受到时间规律

和文明发展的趋势所支配，必然似流水一去而不复返。然而，对于一个对生活感到沉重疲惫的成年人而言，美好的童年总是抚慰他们心灵的一剂良药，追忆童年成为文学常提常新的一个主题，正如赵静蓉所言：“怀旧之‘旧’首先当指代逝去的童年，对于不得不承受现实与文明淘洗的人类而言，怀旧注定是要发生的。”在浙东现代乡土作家的笔下，他们的故乡大多是满目疮痍，惨败且凄凉的，他们对自己的家乡进行无情的批判与剖析，很多时候，他们对故乡流露出来的情感是一种厌恶与痛恨，基调也多是哀伤与冷酷。然而也有一种另外的情况，那就是当他们怀念起在自己故乡的孩童生涯时，追忆起曾经有过快乐与梦想的童年时，他们的笔调是轻盈且愉快的，色调也是温暖且多彩的，正如鲁迅曾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谈道：“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



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之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的努力向上的疲劳呢。”鲁迅这里所谈到的“儿时的钓游之地”其实就是借指童年之乐。

的确，鲁迅的文章针砭时弊，如一把锐利的钢刀，为数不多的平和、温柔之作基本都与童年有关；王鲁彦的作品总是流露着现实的感伤的语调，但一旦涉及童年，那种沉重悲凉便立即让位给生机勃勃的童趣；许杰的创作绝大多数都是沉郁而凝重的，但偶尔也有几篇作品一反常态，显得明快活泼。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可视为其乡土小说的发轫之作，以一孩童的视角叙写发生在古老乡镇的故事，作品中孩童夏夜桐树下纳凉听故事，舀水灌蚁穴的嬉戏，卧听雨打琵琶入梦，都融入了鲁迅对故乡童年生活的思念和回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散文集《朝花夕拾》，该集许多篇章以怀旧的模式忆写童年往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将一个杂草丛生的荒园变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乐园，小鲁迅逃离三味书屋的束缚，嬉戏于百草园，用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的心灵去体会与感受身边的一切，专注于菜畦、蜂蝶、菜花的色彩，聆听鸣蝉、蟋蟀与油蛉的低唱，释放着自己的本然天性。在《故乡》中，鲁

迅记忆中的故乡正是与其孩童时代梦幻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海边那五颜六色的贝壳，西瓜地里刺猹，潮汛来时两脚跳的“跳跳鱼”等各种童年元素异彩纷呈。在这些乡土作家当中，王鲁彦追忆童年之趣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在他的散文《雪》中，比对过在福建，在北京，在南京所遇见的下雪天，王鲁彦都觉得“没有意思”，然而他回忆起在故乡的雪天时，他这样说道，“我还有一个更可骄傲的我在呢。这个我，是有过更快乐的生活的”，王鲁彦尤为喜欢家乡的雪天，冬日的早晨，还在被窝中的王鲁彦得知下雪就会反复唱起“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欢迎雪的歌谣，江南少雪，对于孩童时的王鲁彦来说是尤为新奇的，王鲁彦回忆自己玩雪的场景：“我把它捻成了团，捧着，丢着。我把它堆成了一个和尚，在它的口里，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当作糖，放在口里。地上厚的积雪，是我的地毯，我在它上面打着滚，翻着筋斗。它在我的底下发出嗤嗤的笑声，我在它的上面哈哈地回答着。”在散文《钓鱼——故乡随笔》中，王鲁彦还描绘了孩童时其与小伙伴们一起钓鱼钓虾的有趣情形，尤其是对钓虾的描述更为细致，看得出其对此怀着的巨大热情，王鲁彦每次收获满满归来的心情是无比愉悦的，他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在离家六年之后重返故乡时，他千方百计地找了个机会，在堂叔家里过了把钓鱼的瘾，因为在王鲁彦看来，在钓鱼钓虾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故乡田园的乐趣，甚至连“一根草，一叶浮萍，一个小水泡，一撮细小的波浪，甚至水中的影子极细微的颤动，我都看出了美丽，感到了无限的愉悦”。散文《清明》是王鲁彦笔下最具童年乐趣的作品。清明祭祖本是一件庄重肃穆的事情，而在少时的王鲁彦眼中却充满了乐趣。以敲锣为号集结上船祭祖的习俗让孩童时的王鲁彦异常活跃，他和几个玩伴在船上脱了鞋袜，卷起了裤腿，不走山路，却从沁人的清凉的溪水里走上山去，还一路上叫着跳着，真到了祖先的坟前，王鲁彦也只是象征性地拜了拜，拿了一支竹签后，就跑到松树林中爬树摘松花，装满了衣袋与前襟，吃午饭时，因为遇到了自己平日里最爱吃的毛笋烤咸菜，就一连吃了三大碗，吃完后接着又去玩耍。所以连王鲁彦自己回忆起来时也说，自己清明祭祖的目的就是在游玩。许杰的散文《种西瓜玩儿》格外轻盈明快、富有趣味，在这篇文章中，许杰

用其少有的活泼而抒情的笔调择取了自己童年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片段，回忆了二十多年前在故乡晴朗皎洁的月光下，他与儿时的小伙伴们热热闹闹玩“种西瓜”游戏的情景。一帮孩童，一会儿假装农夫忙碌地种植西瓜，一会儿又扮成看瓜人抓捕偷瓜贼，甚至还自导自演了一出官老爷审问偷瓜贼的闹剧。在文章最后，许杰不禁感慨那时的平和与自由，怀念那时乡土间亲切的麦秆的气息。王西彦在其长篇小说《寻梦者》中借着其所塑造的成康农之口也表达了其对在乡童年的留恋，离乡十年的成康农在异乡爬山，不禁感叹：“虽说隔阂过久，记忆中的故乡却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我的故乡也有这样的山，离我家后面只有半里路便是一座屏障似的小山。在童年时代，我和一些年龄相若的伙伴们，喜欢赤足在山上奔跑。我们捕捉松鼠和野鸡，采摘山楂和毛栗，自然也牧牛砍柴，总之做一切乡下孩子应该做也喜欢做的事情。”

浙东现代乡土作家对童年情感的回忆，大多带有一种“诗化记忆”的旧梦重温的心态，他们追忆孩童时在乡下的美好的点滴，将童年美化得无以复加，即便童年的美好时光占比很小，但作家们还是竭尽全力将其放大填充，甚至导致了失真。鲁迅在抒写童年回忆时早已清醒地看到了它的哄骗性，可他还是明知故犯，执着地将童年诗化美化，然后对比惨淡的现实唏嘘感慨。童年使长期处于寂寞与困苦的作家们备感温暖，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儿时快乐韶光的深情一瞥支撑着他们与现实中的各种绝望作战，也许此时的“乡”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却残存着一些“旧来的意味”，这“旧来的意味”其实就是童年记忆中的闪光点、兴奋点。童年的生机与本真中凝聚着他对“人”及其生命形态的理想，这一生命理想已经成为作家们在沉沉黑夜中的永不熄灭的“长明灯”，既给他以孤寂悲凉中的抚慰，同时也给他们以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对乡土故人的追忆与描摹是浙东现代乡土作家怀旧书写的核心，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怀人去忆事，以怀人去批判现实，怀旧成为浙东现代乡土作家的叙事策略，他们通过怀旧去回味温馨美好的珍贵时刻，去咀嚼无奈的悲欢离合，弥补过往之殇所带来的内心愧疚，抒发自己还乡之路被阻隔断绝的苦痛。他们在怀旧时投射的多是忧郁且凝重的目光，忧郁的是因时光流逝导致故乡人事

的无情变迁以及残酷的现实导致记忆中的故乡毁灭与崩塌；凝重的是在怀旧中，他们会去主动审视乡土现实，他们将记忆中所曾遇到的陷落在生存泥淖中的亲人、老人、女人、穷人的苦脸深深地烙印在纸间，然后比对曾经的美好去哀叹与批判。浙东现代乡土作家对浙东乡土的观照，尤其是对现代境遇中的乡间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全新认知与把握，就是在现代意识的指引下，通过怀旧抽离出自己深刻的乡土记忆，钻入乡土魂灵痛苦挣扎的内心世界，聚焦他们心头的流脓的烂疮与毒瘤，亲自操刀挑破甚至拔除。

浙东现代乡土作家笔下不乏有对乡间人事的描绘，怀念亲朋只是占了很小的比重，大多情况下，作家会“虚构”一些人物来表现乡土之状。这里的“虚构”并非完全的虚构，而是渗透着作家在乡土的真实体味，甚至大部分人物都在乡间有着原型，这亦体现着对乡土故人故事一种反向意旨的怀旧。就比如王西彦在创作中大多就会以自己身边人物为原型，通过回忆他们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比如《苦命人》就是以他的母亲为原型，《鱼鬼》是以他的堂房兄弟为原型，《老太婆伯伯》则是以其堂房叔叔为原型，还有以小姐姐的不幸遭遇为基础写成的《黄昏》，多带有一些回忆故人故事的情感成分。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鲁迅的小说《故乡》。在《故乡》中，鲁迅塑造了“闰土”这个经典人物形象，将项戴银圈、手捏钢叉、聪慧勇敢的少年闰土因生活苦难的磨砺而转变成一个浑身瑟缩、沉默悲苦、辛劳麻木的中年闰土的极度反差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在鲁迅笔下，闰土不但向他讲述“看瓜刺猹”“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等很多关于农村的新鲜故事，也教会了鲁迅“雪地捕鸟”，对于当时正受着封建腐朽教育而缺少童年快乐的鲁迅来说，闰土在海边、沙滩、瓜地里嬉戏的经历是鲁迅无比羡慕的，两个小伙伴因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在鲁迅眼中十分幸福的“闰土”，后来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年后的闰土逐渐被生活的压力所困。在闰土父亲死后，他就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后经一系列的变故，沦为一贫如洗的穷苦农民。多年后鲁迅返乡时再见闰土时，闰土的一声“老爷”让鲁迅感到陌生且悲哀，从而更加凸显了故乡的颓败与人情的悲凉。“闰土”是小说中的人物，具

有一定的虚构性,但是《故乡》本身又是一篇带有自传式怀旧意味的小说,加之后来据鲁迅弟弟周建人回忆及周围街坊印证,闰土这个虚拟人物,其实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章闰水为原型的,所以《故乡》又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小说中的‘我’是带着对故乡深深的思恋回到故乡的,然而离乡之时却背负着沉重的疏离感和被放逐感”,这的确是鲁迅的切身体会。王西彦的小说《疯子》记录下了一个农民悲剧性的一生,这篇小说的结构同鲁迅的《故乡》极为相似,主人公“我”回到故乡所见到的“金顺佬”和记忆中的二十年前的“金顺佬”的对比,展现了一个比闰土的命运还要悲苦的农民的一生:金顺佬的妻子跑了,房子也变卖了,仅仅二十年的工夫,这个昔日“挑八秤担不要用担柱的健汉”沦为了如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孑然一身、被人戏弄调侃的疯子。王西彦笔下的“金顺佬”在家乡也是有原型的,他的人物塑造不仅仅表现了乡土的悲凉,更放大了人心的悲凉。当然,还有些乡土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许杰笔下的子卿先生、赌徒吉顺、大白纸(小说《大白纸》中的人物),许钦文笔下的鼻涕阿二等等,虽没有考证是否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基于对乡土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与切身体会所烙印下的深刻记忆,浙东现代乡土作家们是很难塑造出如此骨感且逼近现实的人物形象的。

在对乡土故人的怀旧中,浙东现代乡土作家多会比较对过往如今,直击现实的黑暗,深层次地挖掘人性之真,这是一种反思型的怀旧方式。在曾经与现实中游移,是反思型怀旧最主要的审美风格,“主体不是不相信过去的美好,而是不相信过去的完美;不是不想摆脱现实困境,而是认为不可能通过重新回到过去实现生活的理想化情境;不是要与过去或现实任何一方截然对立,而是游移于两者之间,时刻关注自身的真切处境。反思和怀疑本身就为怀旧主体自身的情感场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其既能品味到遥远过去的韵味,也不会囿于对过去的盲目迷信和崇拜而封闭对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的感悟和体会,怀旧因此变得开放、有张力。”再加之沉重的反思,所以它比起单纯地怀旧追忆来要沉重许多,而且“在那种莫名的、令人难以释怀的感伤情绪里,往往由于渗透了主体对现实

和过去的深刻理解而带有某种智性的光辉。这类怀旧的感情显然不是热烈奔放的,而是静穆凝重的,它的价值取向也更积极。”浙东现代乡土作家笔下不乏感怀故人的文字,但是他们的这种感怀却常常因为浓重的反思与审视而被压抑。就比如鲁迅就是从来只有彻底的反思,没有彻底的怀旧,他是与“旧”缠绕始终、对“旧”反思最强烈的人之一。汪晖曾就鲁迅的“记忆”与“反思”有过这样的评论:“鲁迅压抑不住地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作眼下的事情来体验,以至现实与历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面前的人与事似乎不过是一段早该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过去而已。他不信任事物表面的、外在的形态,总是去追求隐藏在表象下的真实,那些洞若观火的杂感中荡漾着的幽默、机智、讽刺的笑声撕开了生活中的假面。”这在《祝福》中的“我”,《阿Q正传》中的“我”,《孔乙己》中的“我”都有体现,当下正在回忆的“我”与回忆事件中的曾经的“我”形成了一对矛盾体,产生了复调的效果,那种不能和真实的自我达成沟通和一致的消沉感和绝望感愈加强烈,这时的怀旧丧失了缓解现实痛苦的作用,反而有了一种在“伤口上撒盐”的效果。当然不仅仅只有鲁迅,浙东其他现代乡土作家也不自觉地陷入了反思型怀旧的怪圈中,当然也不能否定他们又学习模仿鲁迅的嫌疑,他们对自己主动式的怀旧产生怀疑甚至开始否定,他们的怀旧不仅仅只局限于浙东这块土地,更牵涉到了整个国家与民族,他们被都市异乡所遗弃,又回不去曾经美好的乡村,他们被绝望与虚无掩盖,疗救不得曾经的乡土,就索性去砸烂被现实摧残得丑陋不堪的乡土,所以浙东现代乡土文学揭开怀旧的外衣,几乎都是悲剧的内质。■



蒋风捐赠的作品集： 呈现他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有位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浙江文坛老前辈，他以毕生精力深耕儿童文学沃土，从理论拓荒、学科奠基、人才培养、创作实践到国际传播，全方位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从最初的近乎“荒原”，走向繁茂“森林”。他就是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教育家，中国首位国际格林奖获得者蒋风先生。早在2024年9月19日，蒋风先生就委托女儿蒋晓波向浙江文学馆捐赠了《中国儿童文学史》《新编儿童文学教程》《外国儿童文学教程》《儿歌论——中国儿歌理论研究》《幼儿文学》《幼儿文学作品选》《童诗谭》《童话谭》《童谣谭》《儿童文学缀集》等19本作品集，其中大多数都与儿童文学有关，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受老师影响爱上儿童文学创作

纵观蒋风先生的大半生，他都是在与为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实施儿童文学学科教学研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儿童文学编史写志分不开的，可以说著作等身，硕果累累。

蒋风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像一位将军的体貌，在抗战

的烽火中，他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抗日的工作。他是怎样爱上充满童心童趣的儿童文学的呢？笔者电话采访他后才知，这与他的一位老师有密切关系。

1925年10月21日，蒋风出生在金华市婺城区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祖父蒋莲僧是当地有名的画家，与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大画家都有交谊；他外祖父范菊香是前清举人，在当地也算个有名望之士。然而，到了他父亲蒋彝这一代，已家道中落、生活艰难。

母亲在家教了蒋风几年书后，肚子里那点知识已没法再教儿子了，便送儿子到金华的一所小学去读书，学校就让他直接插进了三年级学习，并有幸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斯紫辉。

斯老师是浙江诸暨籍著名儿童教育家斯霞的堂姐，她虽然教算术，但在每周开设一堂的故事课，她会陆续给学生们讲意大利著名作家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书中的100个感人故事。当气质高雅、声音动听的斯老师讲故事时，让蒋风和同学们听得入了迷。因此，11岁时，蒋风就发表了处女作《春天来了》，开启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涯。

蒋风上英士大学读的是农业经济，后来却走上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研究之路，正是由于斯老师对他的深刻影



大学毕业时的蒋风

响,让他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1943年,他讽刺落网的汉奸的儿童文学作品《落水的鸭子》,就在当时的《青年日报》上发表了。

因担任中共地下党交通员,蒋风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他大学毕业后便找不到工作,只好给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刊写些稿,以此挣点稿费谋生。没想到他写的稿件很受报社重视,不久《申报》就聘请他为驻金华记者。

1947年的一天,蒋风从《申报》上看到一篇报道称:3个小学生读了一本荒唐的连环画,便结伴离家到四川峨眉山修仙学道,最后相继跳崖自杀身亡。这一惨剧重重震撼了他的心,他深感儿童文学对塑造儿童的人格和心灵极其重要,当时心里就想:“我应该写一点东西让少年儿童们看,让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于是,他便开始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慢慢地从幼稚走向成熟,不断有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蒋风创作的《会飞的星》《牵牛花》《下雨啦》等经典儿童诗代表作,语言浅显明快、节奏朗朗上口、意象鲜活灵动,精准契合儿童认知规律与审美喜好。他以孩子的视角观察自然万物、捕捉童年日常,将春日繁花、夏夜星辰、雨中嬉戏、草木生长等平凡场景赋予童真诗意,画面感十足,极易引发少儿读者情感共鸣。

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内核上,蒋风拒绝生硬说教,坚持润物无声的教育理念,将善良勇敢、热爱自然、珍惜和平、积极向上等美好品格融入诗意文字,平衡文学审

美,让趣味体验与价值引领结合,实现“娱乐、美育、德育”三位一体。他坚守“和平是儿童文学永恒主题”的创作理念,用温暖文字为孩子们构筑纯净精神港湾,传递爱与善意,温暖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时光。

积极开展儿童文学教学和创作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风先到金华婺江职校当教导主任,后来又转到金华人民文化馆工作。1952年因教师缺乏,他便调到金华师范学院(浙师大前身)当老师,一边教学一边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由于在报刊上发表儿童文学作品较多,他后来还当选了金华文学协会(现为作协)的主席。

建国之初,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近乎一片空白,无系统定义界定、无完整学科框架、无专业研究著作,创作缺乏理论指引,行业发展步履维艰。

从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部分师范院校开始设立儿童文学课程,1956年浙江省教育厅便邀请蒋风与任明耀先生合作,最早在浙师院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教学,蒋风因此成为我国第一批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理论研究的拓荒者。因当时学校里只有稀少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资料,他就从图书馆的图书和一些报刊上搜集古今中外相关资料,结合自己创作与研究儿童文学方面的实践经验,编写出一套讲义在教学中运用。

经过3年的努力,蒋风又将自己的讲义汇编成一本《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年送交出版社出版后,很快被南京师大、华南师大等高等师范学校列为儿童文学参考书目。在短短的两年内,这本儿童文学的理论书籍被两次再版,发行量高达4万余册。不久,他又与人合编了一本《儿童文学参考资料》,也在内部教学中使用。

在十年政治运动中,蒋风虽然受到了冲击,但在下放劳动之余,他仍在脑子里构思了《儿歌浅谈》一书,结果在政治运动结束后就出版了。这在作家中恢复如此之快的创作状态,并及时取得成果,算是走在前列者。

十年动乱刚结束,蒋风就坚持育人铸魂、薪火相传的理念,积极培育中国儿童文学新生代中坚力量。



在儿童文学课堂教学中,蒋风积极打造特色儿童文学课程体系,将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中外视野融为一体,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传递“坚守童真、深耕匠心、服务儿童”的初心使命,培育学生扎根儿童生活、深耕优质创作、拓宽国际视野的专业素养。先后培养出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汤汤等一批国内儿童文学领域优秀学者与作家,这批人才如今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科研、创作、教学的中坚力量,持续推动行业创新发展。

在儿童文学行业赋能上,蒋风牵头创办儿童文学师资培训班,面向全国中小学教师、少儿编辑、基层创作者开展公益培训,普及儿童文学教育理念与创作技巧,壮大基层儿童文学推广与创作队伍;他兼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搭建全国学术交流与创作展示平台,发掘新生代优秀创作者,助力青年人才成长成才。

在公益传承方面,蒋风将国际格林奖奖金全部捐献,设立专项奖励基金,激励优秀儿童文学家研究与原创,助力行业后备人才培养;以终身奉献的精神感召后辈,为中国儿童文学留住人才、积蓄力量。

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著书编史

随着那场运动结束,笼罩在社会上的阴霾消散,重返教坛的蒋风却敏锐地发现:我国数亿少年儿童正在成长,却少有儿童文学作品可读,精神营养不良导致“大脑贫血”。1978年深秋,他应邀出席了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团中央、全国文联等部委联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全国首届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内心焦虑的他与一些代表在会上大声疾呼:针对当时儿童文学在大学里仍属“小儿科”,我国儿童读物严重不足的状况,必须尽快改变!高校必须尽快恢复儿童文学课,高校应尽快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

会议期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人民文学》主编、会议主席团成员严文井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请蒋风和陈伯吹、贺宜、金近、包蕾、鲁兵等七八位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权威人士,共同商议编写《儿童文学概论》一事。最后经过协商,这一重要任务交到了蒋风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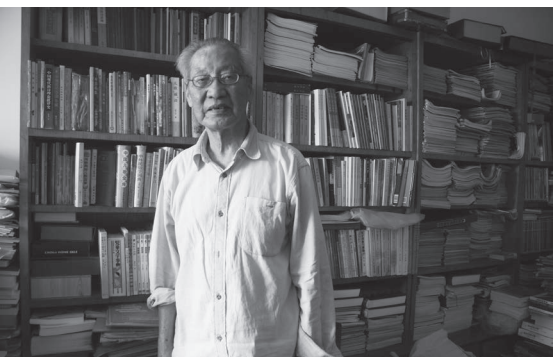
蒋风荣获国内国际儿童文学奖

1980年,蒋风花了多年时间编著的新中国第一本《儿童文学概论》出版后,受到了专家、教师、学生的好评。这部体系完整的儿童文学专业理论教材,全书科学界定了儿童文学核心定义,阐释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儿童性、教育性三大特质,解答“儿童文学是什么?为谁创作?为何创作?”的三大核心命题,构建了“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辩证统一的三位一体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架构。该著作一经问世,便成为全国高校儿童文学通用经典教材,滋养数代研究者与创作者。因此,荣获了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

与此同时,蒋风还牵头组织浙师大、北师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合作,开展儿童文学的著书编史工作,主编了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的系列教材及史书:《儿童文学教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等。这些书陆续出版后,有些教材至今还在运用。此外,他还编著了“五四”以来第一部最系统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

值得一提的是,由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两部著作,串联了中国现代、当代儿童文学完整发展谱系,精准划分发展阶段、盘点经典成果、总结创作规律、剖析行业问题,厘清中国儿童文学百年渐进的清晰“史脉”,让零散的创作成果形成系统化学术体系,因而荣获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评奖优秀专著奖。

此外,由蒋风编著的《儿童文学丛谈》《儿童文学漫笔》等多部理论力作,聚焦儿童文学审美心理、创作技法、文体分类、价值功能等细分领域,丰富理论研究维度,完善



蒋风与摆在书架上的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集合影

学科知识图谱,彻底改变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落后、体系残缺的局面,为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筑牢了理论根基。

在蒋风多年的不懈耕耘下,地处偏僻的金华师范学校(后先后改名为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成为我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声名远播的高校之一,他本人也成为我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1984年,他被上级任命为浙师大校长。

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蒋风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第一人,深耕中外儿童文学交流数十年,以国际视野搭建儿童文学合作平台,传播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让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大幅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无论是蒋风在担任教师和校长期间,还是1995年离休后到近百岁高龄,他都为儿童文学事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2011年荣获国际儿童文学“格林奖”,也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该奖项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评委会高度认可蒋风开创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推动学科国际化发展的卓越贡献,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获得了全球权威认可。2006年,他又获得“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他被评价为“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提升到世界级水平”,奠定了国际学术地位。

在国际儿童文学交流实践中,蒋风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并当选亚洲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会长,多次出席全球儿童文学大会、亚洲儿童文学学

术论坛,曾发表《中国儿童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重要演讲,系统推介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成果、经典作家作品与本土理论特色,打破国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认知壁垒。

蒋风还牵头创办中国首座国际儿童文学馆,整合全球儿童文学珍稀文献与国际研究资源,推动学科研究接轨世界标准;牵头成立学术研讨平台,加强中外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互访、学术联合研讨、作品互译出版,构建“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交流格局;制定学科发展规范与研究标准,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完成从“零散研究”到“独立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助力推介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佳作走向海外,培育中国儿童文学国际读者群体,搭建中外童心共融、文学互鉴的桥梁,彻底改变中国儿童文学长期被边缘化的国际处境。

与此同时,蒋风也积极为世界儿童文学著书立说。除了主编《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外,1992年他又主编了《世界儿童文学事典》,汇聚全球各国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经典作家、代表作品、创作流派与学术理论,体系宏大、内容翔实、考证严谨,荣获冰心优秀图书奖,并成为国内外研究世界儿童文学的核心权威工具书,让中外研究者首次系统全面了解全球儿童文学发展全貌。

蒋风主编了《世界著名童话鉴赏辞典》《新编文史地辞典》等多部典籍,精选全球经典儿童文学佳作、编撰专业鉴赏体系,助力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普及传播,丰富中国少儿读物引进品类,推动中外优质内容双向交流。

更让人敬佩的是,年过九旬后蒋风老先生耗时数年,修订完成一部多达300万字《世界儿童文学事典》,更新各国最近创作成果与学术研究动态,更加完善全球儿童文学史料体系。他还深耕冷门领域,撰写《非洲儿童文学概貌》,填补国内非洲儿童文学研究的空白,持续拓宽中国儿童文学的全球研究视野。其学科建设成果,被载入中国和世界当代教育史与国际儿童文学史。

百岁不老,童心永存;文脉赓续,初心致远。蒋风先生的卓越贡献,早已融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血脉,深刻影响着亿万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指引中国儿童文学奔赴更广阔的未来。因此,我们要致敬这位为儿童文学奉献一生的世纪拓路人! 

“文学·向海而生——长三角与大湾区文学新图景”主旨发言

Article- 毕飞宇 Bi Feiyu 孙甘露 Sun Ganlu 陈先发 Chen Xianfa 谢有顺 Xie Youshun

江 扬 Jiang Yang 穆欣欣 Mu Xinxin

2026年4月10日,“长三角·大湾区”文学周暨第十三届宁波文学周在浙江宁波开幕。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协指导,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主办,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承办。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的近200多位作家、评论家、学者、文学编辑齐聚一堂,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主持本次盛会。

【毕飞宇: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各位朋友,各位同行:上午好!

接到这个与会通知,我特别开心。我是一个旱鸭子,几乎没有和大海打过交道,也没有写过海洋文学。

到了宁波,我们提到“向海而生”,这确实是个宏大的命题。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读过两本书,一本叫《伊利亚特》,一本叫《奥德赛》。这两本书前者是

典型的大陆叙事,后者基本上是一个海洋叙事。从我们文学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陆叙事和海洋叙事其实是并驾而行的。

我们先把《奥德赛》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看《伊利亚特》。《伊利亚特》是一个标准的大陆上的故事,它其实写的就是特洛伊战争。这个战争怎么来的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战争的起因源于一场婚礼上的金苹果之争。女神厄里斯没有受到邀请,她丢下了一个“送给最美者”的金苹果。谁来判断这个苹果的归属?是那个不谙世事、内心充满对爱情渴望的牧羊人帕里斯。他选择了美神阿弗洛狄忒的贿赂——世上最美的爱情。结果是帕里斯拐走了海伦,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联合阿伽门农率领十万大军进攻特洛伊。

大家看,战争的起因并非在海上,而在陆地上的爱恨情仇。在陆地的叙事中,我们习惯于用“原因—结果”的逻辑链来表达我们的生活,去表达我们的历史。这个逻辑链可以说整整影响了我们人类的叙事文学几千年,甚至于影响了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学。

老舍有一个著名的戏剧叫《茶馆》,在茶馆里头他找到了一个时间轴。在这个时间轴里面,一个小茶馆的主

人王利发，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了多种结果，又因为多种结果催生了多种原因，还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了许许多多的结果。我们从这些原因、这些结果，从这个时间轴出发，老舍先生通过王利发掌柜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了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轴线，并且通过现实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是正确的方向。这就是一个大陆的叙事逻辑。

可是如果我们将《奥德赛》翻开来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因果”这样的—个叙事的轴，这样的—个叙事的逻辑，它突然就不存在了。奥德修斯在大海里面漂了十年，但这个十年，它不是以因果关系来呈现的，它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更多的时候，命运参与了其中。当然，在《伊利亚特》里面也有命运这个说法。到了大海之上，当我们把所谓的逻辑链打开了之后，命运那个东西它比逻辑更逻辑，它成了元逻辑。正是由于这个元逻辑，海洋文学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

让我们再回到《茶馆》，或者说《茶馆》的思维模式。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头，老实说，我看过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这些长篇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是有一条——我们的作家，似乎依然在《伊利亚特》的因果链，似乎还在《茶馆》的时间中轴线上，去展开我们的叙事，去展开我们的记录。这些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从抗战写起，然后解放战争，然后建国，然后改革开放。似乎都是这样。在这样的—个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向海而生”的文学的研讨上，我们能不能告诉我们自己—个新的问题：我们究竟能不能在逻辑链和时间链之外，打开—个新的文学的天地？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大陆文学跟海洋文学，还—个特别重要的—个区别——大陆文学特别强调道德。伊利亚特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古希腊想打开—个新的市场，想占领亚细亚的市场，想去进攻特洛伊。但是不行，他必须给自己找到—个理由。什么理由呢？那是因为特洛伊人把我们的美女拐跑了，“我”出于道德与道义，“我”才来打你的。所以时间轴和道德至上，成了大陆趋势的—个基本的命题。然而在海洋上，当我们发现那个逻辑链不存在的时候，尤

其是当我们面对自然、面对天空、面对水、面对波浪、面对海底下无穷黑暗的时候，也许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人类的道德，而是天之道、地之道、海之道。我觉得这个话题，比我们人类社会上仅有的那些道德观要开阔得多。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实我这些话不是想对你们说的，我写作已经写了将近40年了。我上面的这些话，其实是我想对自己说的，都是我的自言自语。感谢大家今天给我机会，让我把我对写作，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写作的一些最新心得，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共勉，谢谢！

【孙甘露：上海市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尊敬的主席团成员，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很荣幸在宁波这个与江海交汇的城市与各位领导交流。与大家共同探讨“文学·向海而生”。

当我们把长三角与大湾区并置在同一文学版图下时，—个鲜明的意识浮现了：长三角江河纵横，大湾区碧波万顷。从吴越文化的柔软细腻到岭南文化的开拓务实，水不仅是地理的底色，更是文学的滋养。

首先，在新时代的共生与共振中，“向海而生”意味着—种生态平衡。长三角文学以江南文脉为根基，上海文学独具海派特色，从鲁迅、茅盾、巴金开始，上海就扮演着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角色。海派文学既有江南的细腻，又有包容万象的气度。大湾区文学则天然具有海洋文明的基因，更早接触现代，拥抱变化。两者的对话本质上是一次文学事业的升华，让长三角文学更加开阔地眺望。

当下，我们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城市化加速和人口大规模流动，都在重塑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去年，长三角文学周联合举办的魅力长江活动。作家们使用文字记录母亲河的沧桑巨变。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洋。本次文学策划已经进入海洋文学商务领域——科幻文学联合创作孵化计划，正是要回

应时代的命题。AI 的写作已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模糊，文学何为？作家何为？这藏于长三角与大湾区的协同探索，向海而生则指向一种面向未来的姿态。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孵化市场，大湾区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的桥头堡，三地都曾以向海的姿态对外开放。今天我们探索建立文学资源共享平台，精品联合推广的人才交流互访活动，长效机制需要被重视，文学应该如同当年的商船一般破浪前行。我们期待通过两地作家的互访和作品的交流，推动文学的发展。我们不仅以活动的联办推生出既有江南韵味又有岭南气象的赛事——既扎根中国经验，又具备世界视野。

向海而生并非抛弃传统，正如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告诉我们：只有深厚的积淀，才能在风浪中行稳致远。“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这八个字是对文学向海而生最好的注解。让我们以此次文学周为契机，共同描绘长三角与大湾区文学的新途径，为中国文学注入新活力。在江海交汇处驶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谢谢大家！

【陈先发：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一级巡视员】



各位朋友，各位同行，上午好！

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今天在场的各省市都是沿海大省，唯有安徽不靠海。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以海为主题的诗歌，恰恰是安徽亳州人曹操写的《观沧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真正体现汉文字之美和中国书法之韵，这种境界抒发得非常完美。

中国文化史上，称得上“一门三杰”的，我认为有两家：一是四川眉山苏家三父子，二是安徽亳州曹家三父

子。曹氏父子开启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先河，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第一个自觉的时代。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从扬雄的“雕虫小技”到曹丕的“经国大业”，再到《文心雕龙》，这是文学的演进。

向海而生，对安徽这样的内陆省份而言，审美层面、精神层面的意义更大。从文学力量的来源分析，只要人类对自身进行探索，就能激发无限的创作源泉。另外，诗人海子也是安徽人，他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于一个具体的写作者而言，大海意味着未知与远方。

我可以从地理上找到安徽的一个象征物，即安徽南部的新安江。新安江起源于皖南的休宁县。源头那条小溪的名字是什么？浙江。浙江的省名来源于安徽境内的上游，称为新安江，浙江境内称为富春江。注入大海称为钱塘江，一水三江。源头的一滴细水，最后汇成注入大海的澎湃，钱江潮流。我认为对于每个写作者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入海港口。

大陆和海洋的趋势解读非常清晰。从形象上看，大陆是固化。大海是分割的、动荡的和共生的，这也是我们每个写作者内心的映射。我认为更多地关注组织部门的发展，以便更好地理解每一个他者的命运。我们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科技急剧变革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虽然近几年安徽的表现并不稳定，但是我们可以借助长三角的聚能，开启多种层次丰富的对话体系。

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可以用简洁的词汇表达，即对话。

文学的力量来自生活。源自于各种形式的对话，人与自然的对话、人与历史的对话，人与自我的对话。此次活动与大湾区联合举办了文学周，实际这也推动了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在此文学渠道，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我们期待不同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逐渐深入，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更多新力量。我真心希望长三角和大湾区的文学前景能够实现，我个人期待在美美与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最后达到美美与共的状态。这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预祝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有顺：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行：

我非常荣幸受邀到这里进行交流。

我是在读大学时，在惠安，第一次见到大海。当时我很震撼，大海不是想象中的碧蓝贝壳沙滩，而是黑漆漆、涌动的水。这让我想起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他表示当我们绘画圆圈时，边缘确定了什么是中心。海，就是中国人的边缘。我们习惯在边缘之内确认“何为中国”。对于大陆而言，中国人对土地的认识确实非常深入。

来自江南的费孝通和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的支柱。因此当时他提出了“崇洋媚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界崇洋媚外是文化的迷失。来自广东的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必须从河流时代进入内海时代，再进入大洋时代。从内陆史角度看，广东是充军发配的边缘；但从海洋和世界史角度看，广东的地位异常突出。岭南地区有一种向海洋开放的传统，最早受到西方冲击，也最早成为思想活跃之地。

从此角度分析，我认为岭南是海洋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梁启超表示，海可以激发人们进取的雄心。1840年以后，岭南的敢为天下先，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面对大海，人容易从怀古的消极中跳出，变得勇猛积极。

借由这一主题的探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海洋所引发的观念认识，并意识到文学书写的疆域依然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间——在某些固有的视角下，其意义与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彰显。我们都熟悉柄谷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将风景视作一种“认知装置”。以此观照，海洋同样是一种认知装置。当我们把海洋视为一种空间，其特有的流动性与跨界性如何实现“绿化”（落地生根、与本土交融），这一问题本身就对我们过往的经验形成了挑战，对以内陆土地为核心的思维定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因此，我特别留意一些相关的作品，譬如对“岛屿美学”的书写。这类创作往往将岛屿原本封闭的空间，转化为精神的飞地、一种微型的精神世界，并在此中进行深度书写。福建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便蕴含了这种寓意，雷默的《水手》同样如此。这其间就存在着所谓

的“岛屿美学”，以及由海洋所带来的独特的流动时间感。

什么是海洋的时间感？潮汐、季风与洋流，它们的节律与我们基于四季、二十四节气所形成的确定性完全不同。正因如此，面对海洋的人们，常常会触及“无常”与“宿命”等命题。

在那些具备海洋背景的作品中，展现的往往是小故事，却拥有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能将异质性的事物与人物融合在一起。这与我们过去以土地为核心的书写截然不同——水手、海盗、潜水员、渔民、侨民、难民……这些人物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生活形态与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是流动的，随之而来的时间感与生命体验也与固守土地者相异，而这背后所指向的伦理转向，或许正是值得我们用力之处。

我们的乡土伦理，多围绕宗族、等级、守土、安抚等概念展开；而谈论海洋时，我们联想更多的则是平等、冒险、流动与互助。我们也应有意识地减少使用“征服”这类概念，更多地体现敬畏与共生，这将为文学带来全新的美学影响与精神气质。

在关于海洋的书写中，“苍茫”“流动”“浩瀚”“变幻”“神秘”等词汇常常被用来描绘那片汪洋。这些质素，是我们以往的“村庄美学”与“小河美学”中所没有的。因此，引入海洋这一视角与维度，不仅是题材的扩展，更是一场空间的革命；从主体重塑到伦理转向，这同样是一场美学的革命。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一话题，其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这是我的感想，谢谢大家！

【江扬：香港作家联会永远名誉会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文学同仁：

上午好！

很荣幸来到宁波，与大家共同探讨长三角与大湾区——这两个中国经济最活跃、文化最繁盛的区域。

从地理维度看，它们皆“因海而兴”；从文学维度审视，这种“向海而生”的特质同样鲜明而深刻。我认为，相关论

述已提供了很有逻辑的阐释。“向海而生”来说,“海”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学姿态,它象征着开放、包容、流动,以及面对未知的理性。

长三角与大湾区虽同属水文化,却有着不同的文学肌理。长三角地处长江入海口,其文学气息源远流长,从江南的历史文脉中绵延而来,呈现出一种深沉积淀后的平和气象。对大湾区而言,其文学则更鲜明地体现了珠江奔涌入海的属性,带着咸腥海风的气息与移民的野性,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反而充溢着向往远方的冒险精神与务实品格。

当我们把这两段文学记忆并置审视,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命题:正因为无法预见确定的未来,书写者便选择了以文学来表达当下的情感与思索。

如果说地图上的海洋是物理空间,那么在数字化时代,文学的海洋早已蔓延至屏幕与数据之中。长三角与大湾区同为中国互联网与出版传媒的高地。这里的文学,已不再局限于纸质书的单一形态。网络文学、影视、剧本杀、短视频与微短剧……文学的形态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与重组。在这一新格局中,文学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创作,而是成为产业链的重要源头。如何让好的故事从长三角大湾区出发?如何让江南的细腻与大湾区的快节奏在叙事中相互融合?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命题。

今天我们讨论“向海而生”,实际是寻找一种共同的文学新制度,即面向世界,包容万象。在长三角与大湾区的文学版图中,香港文学独具国际视野。香港文学并非无源之水,它从百年来的现代都市经验与文化交融中生长出来。这座弹丸之地,足以容纳最先锋的想象与最深情的凝视。

文学的生命在于迭代,当我们的故事进入新的时代,必须回答:谁将接手这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书写今天维港两岸的变迁,新界农村的生态,以及九龙那些鲜活而独特的文化景观?培养年轻作者,是香港文学赓续血脉的

关键;而将文学与自然、与社区相融合,则是为文学提供呼吸的土壤,为普通人创造与文学相遇的机会。这是香港文学学习路径中最动人的一幕:文字走出书页,在山海之间、在街巷深处,在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心中,种下一颗关于这座城市的温柔记忆。

最后,我想回到“向海而生”的主题。长三角、大湾区,以及香港与澳门,都面向大海。这里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窗口,理应成为最有力的出海口。文学从来不是僵固的存在,它需要对话,需要流动,需要不同水域的交汇与融合。让我们共同推动这股浪潮,让文学在流动中生长,在交汇中强健,最终驶向那片属于所有中文写作者的星辰大海。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穆欣欣:澳门文化联合会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文学同人:

大家上午好!

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当下中国经济版图上两大强劲的

引擎。它们分别孕育自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也因此塑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性格。大湾区以岭南文化和港澳文化为精神底色,其多元交融的文化经验,也在不断被文学创作所印证。文学通过讲述故事呈现世界、传递价值观,这正是塑造与传播区域文化形象的关键所在。“向海而生”不仅是形象而持久的生存方式,更应成为文学从传统内向探索,转向更具开阔视野的创作精神的象征。

我来自澳门。澳门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历程。在这里,中华文化、海洋文化、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土生葡人文化和归侨文化彼

此交织,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景观。澳门文学,正是诞生于这种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土壤之中,它经历了从身份问题的自我探寻,到文化自觉的逐步确立。

回归祖国之后,澳门文学的创作主题,更多地聚焦于澳门“如何被看见”,尤其是澳门文化、澳门人及其价值观的呈现。澳门作家力求通过文学的形式,塑造并表达澳门回归二十六年来现实与历史。这正是澳门文学从“他者的观望者”,到成为“中国文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的重要发展历程。

追溯历史,有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的澳门文学之作,可推至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中所写的“零丁洋里叹零丁”,那片海域便是澳门的外洋。深受大家喜爱的苏东坡,也留下了诸多岭南诗文,其中对惠州风土人情的描绘,某种意义上已属于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大湾区文学”。而在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最早将长三角与大湾区文化相融合的经典作品。1591年,汤显祖被贬广东,他从家乡江西临川出发,绕道罗浮山,顺势抵达澳门,并在此留下了“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的诗句。任满三年后,他赴浙江遂昌上任。1598年,经历了宦海浮沉的汤显祖借述职之机辞官返回江西家乡。

正是在这一年秋天,不朽的《牡丹亭》问世。他在作品中直接提及澳门,并将男主人公柳梦梅的生活背景设定在岭南。广东、澳门以及浙江等地留下的汤显祖遗迹,都无形中化作了文学交融的养分。无论是汤显祖,还是文天祥,他们笔下的澳门,都展现出一种具有开阔视野的文学面貌。

当下蓬勃发展的信息时代,为长三角与大湾区的文化交流、价值转化提供了最佳的场所。人文经济学正在引领两大区域,从经济共同体深化为文化共同体。跨界融合与跨文化交流,将为文学创作带来无限的机遇。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地域性,而是转向重构公共空间,迈向

跨文化、全球化的创作场域。

从江南到岭南,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文化气质的扩容。将江南的雅致蕴藉与岭南的开放包容相结合,两种文化的交织,正在描绘中国文学的现代版图。我们致力于打造一种“向海而生”的文学新景象。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中,澳门的定位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建立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合作机制,承担着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角色。我们与香港乃至葡语系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澳门在历史上既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中国文化经此向外传播的枢纽。

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澳门有新的表述:从过往的“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到如今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一转变意味着,今天的澳门,可以成为长三角与大湾区的文化纽带。它不仅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融合经验,更具备成为文学扬帆出海启航地的潜力,有能力助力中国文学在国际传播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为此投入更多资源,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最后,预祝大会活动圆满成功,感谢各位! 

(文稿整理:梁真真)



故事与人物的重量

——荣荣长篇小说《天和》讨论会纪要

Article- 陈先发 Chen Xianfa 等

李慧彬：今天讨论的是荣荣的长篇小说《天和》。作品以 1864 年宁波老外滩为背景，由宁波市文联和江北区委宣传部联合推出。荣荣是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宁波市作协原主席、《文学港》原主编，曾获鲁迅文学奖等荣誉。会议议程：夏慧君副部长致辞、专家发言、荣荣答谢。下面请夏慧君副部长致辞。

夏慧君：感谢各位专家参加荣荣《天和》研讨会！感谢各方支持！向荣荣老师致敬！江北是宁波核心城区，“千年宁波看慈城，百年宁波看外滩”。《天和》以 1864 年宁波老外滩为背景，再现历史，阐释地域文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特邀荣荣创作此书，希望弘扬传统文化，讲好江北故事。恳请专家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大文艺精品扶持。江北文

艺事业近年蓬勃发展，期盼各位继续关注江北。谢谢！

李慧彬：感谢夏部长的致辞。请宗仁发老师发言。

宗仁发：荣荣这部长篇下了很大功夫，读来惊喜。关键词一是“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础，荣荣立足于把故事讲好。二是“历史”——她写普通人在太平天国和半殖民地背景下的无力抗争，杏花、董孝明等人莫不如此。张老爷这个人物很复杂，起初并非坏人，后来却告发董孝明、同意将杏花卖入妓院，同时又对她有占有欲。这种善恶的开掘深入而到位。荣荣作为诗人转写小说，有“分身术”，写诗与写小说分开。对地方性的处理也很出



长篇小说《天和》作者荣荣

色，麻将、竹雕、通商口岸等元素与人物命运深度融合。总体值得深入阅读和讨论。

李慧彬：请陈先发老师发言。

陈先发：荣荣的转身令人意外且惊喜。这部长篇的最大特点是“宏阔历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式书写”，将1864年以来的宁波地方史嵌入中国近代史，史料扎实，使江北岸成为近代文明转型的微型标本。复调叙事很有特点，三条故事线交错。麻将不仅是游戏道具，更是串联人物命运的枢纽，包含了中外文明碰撞的意味。对女性命运的呈现很有个性，杏花既有妥协也有抗争，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人性幽暗地带的挖掘深入，张老爷形象复杂。叙事节奏和戏剧张力把控出色，荣荣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变法”。建议适当强化董孝明这条线索。

李慧彬：有请徐坤老师发言。

徐 坤：荣荣是我的偶像，她写中年妇女的诗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书名可读作“天 he”或“天 hu”，既有家族兴衰史，也镌刻着宁波地域文化密码。我有三个感受：诗性的救赎、历史的补白和人物苍凉。荣荣的叙述冷静克制，意象营造与情感留白俱佳，比如那只黄腹山雀，象征乱世中无法磨灭的生命力。小说书写了晚清宁波的

浮世绘，最独特的是对麻将起源与老外滩历史的文学重构——第16章写陈鱼门为戒鸦片发明麻将，第17章写玛丽将麻将带向世界，填补了历史空白。“天和”隐喻超越人算的包容与和解。这是一部有根的书，荣荣为宁波立传，在文学与历史间架起了桥梁。

李慧彬：有请商震老师发表意见。

商 震：荣荣是我学习的榜样。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通过宁波老外滩折射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市井文化的变迁。张老爷、褚阿大、杏花三个人物典型，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身心痛苦都浓缩在他们身上。麻将的诞生地由此坐实，这是贡献。一个小建议：叙述视角“我”承担了看、听、嗅、感受，但形象不够饱满，若能再丰富一些会更好。

李慧彬：有请徐晨亮老师发言。

徐晨亮：荣荣这部长篇让我惊喜。她严格遵循小说逻辑，没有移植诗歌边角料，“分身术”准确。张老爷与杏花的关系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遗绪，但已有了鲜明的地方性脉络，与五口通商历史咬合，填补了宁波这段历史的空白。二十二章、八个人物的自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声音和思考逻辑。比如炒豆的母亲桔娣，只出现一章，但荣荣用三言两语——她娘抢走早饭、牙婆给她一个小粽子、在张家吃上第一顿晚饭——就建立起了她对张家忠心耿耿的逻辑，这是特别小说化的思维。提几点建议：张少爷没有独立视角的章节，性格转变略显断裂；玛丽的视角可提前或结尾回到炒豆形成呼应；两个小细节——第10页桔娣对鸦片战争过于清楚，不符合仆人身份；第34页阿大把杏花按倒在地场景略显套路，相信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李慧彬：有请李寂荡老师发言。

李寂荡：我曾荣荣的责编，最初以为写小说是玩票，但读后发现非常专业熟练。福克纳曾梦想成为诗人，诗歌手法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荣荣不同，她已是成功的诗人，如今小说写作也已职业化。《天和》采用

多人物叙述的多声部结构,带来真实感。小说的回忆性语调非常突出,语言高度口语化,生动鲜活,有生活气息。此外,小说体现了文化转型期的人心动荡。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庄园制度的消亡,荣荣写晚清中国的变迁,两种文化冲突带来的内心波澜是相通的。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李慧彬:有请育邦老师发言。

育邦:对诗人来说,十几万字是巨著。书名“天 he”出自《庄子》,意为天人合一;“天 hu”是麻将中的天赐和牌,隐喻命运的必然。多视角叙事比《喧哗与骚动》更复杂,八个人物轮流以第一人称讲述,线索多而有序,结构复杂却简洁有力,是高手之作。语言干净利落、“嘎嘣脆”,呈现清末民初宁波清晰的浮世绘。小说既有地方性——麻将源于宁波,方言有特色;又有世界性——英国领事、玛丽的视角,展现了开埠通商后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作者通过写太平天国毁坏文物,字里行间隐含了价值判断,这是小说家的智慧表达。整体上是一部小长篇,细节再充实一些会更好。另外,人物生动、情节鲜明,很适合影视化。

李慧彬:有请刘大先老师发言。

刘大先:这部小说可读性强。主题写作容易把地方写成镶金牙式的文史资料,但荣荣处理得好。一个地方的个性来自人文,人文来自历史,讲述地方历史至关重要。这里有一个叙事主权的问题——为什么后妈都是恶毒的?因为故事不是后妈自己讲的。小说让不同人物对杏花的态度呈现出来,大奶奶觉得她是祸水,董孝明觉得她是好姑娘,形成散点透视,这才是真正的风情画。小说的妙处还在于“熟悉化”——把外国人写成和市井百姓一样的人。回顾历史书写的演变,从革命叙事到人性论、欲望书写、日常生活,日常书写容易落入小人物被大历史碾压的俗套。荣荣没有进入这个俗套,她写的是真实的人,杏花既有理性的羞耻感,又有身体本能的诱惑。她形

成了一种“天和式”的历史观,让人体味人生本身,而不是树立某种标杆。

李慧彬:有请来颖燕老师发言。

来颖燕:第一,小说在叙事视角上独具匠心。多个角色轮流讲述,看似打破全知视角,实则藏着明确的向心力。每个人的讲述不是重复同一事件,而是让时间刻度不断向前,形成对记忆、个体历史与时代真相的追问。这种叙事路径,如同立体主义绘画,将对象拆解为不同片段与角度,释放出宁波独特的地域气质。

第二,在个人小时间中,历史大时间的齿轮始终咬合。太平天国、鸦片泛滥、宁波开埠、租界设立等事件,并非外部镶嵌,而是经由小人物的视角和生命经验,折射出他们的命运变迁与情感寄托。这也引向一个核心问题:人物为何如此发展?宁波为何成为今天的样子?这需要深入个体具体而宏大的情境,才能理解其中的对抗与宽容、救赎与皈依等伦理困境。

总体而言,小说表面是家族传奇,内里却勾连着时代发展的“火山口”。它既有章回体的传统格调,又运用了现代小说的叙述格式。最后,它引人重思中国古典小说有无悲剧的问题:尽管结局看似团圆,却难以简单论定悲喜。其中对小人物的关切与韧性,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筋骨所在。

李慧彬:有请谷禾老师发言。

谷禾:首先,小说很好看,叙事节奏快。我觉得鸦片是整部小说最核心的东西——正是鸦片,让这几个家庭走向各自的归途。而陈鱼门发明的麻将,作为替代品,虽不至于像鸦片那样直接要命,但也消耗了时间精力。这让我联想到今天大家离不开的手机,某种程度上也像鸦片的另一种形式。其次,小说最大的特点还是多视角叙事。前面老师说有八个人物的视角,但我觉得有两个重要人物没有实际视角,一个是地主家的少爷宝才,另一个是麻将发明者陈鱼门——他后来出面搭救了家庭,其实也很关键。

荣 荣 :因为这个陈鱼门是真实的人,他的后代都在。

谷 禾 :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是“事中人”,缺少一个相对客观的旁观者。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前面兄妹三人讲得主观,最后老仆人出来从旁观的视角把事情理清了。而在您的小说里,有没有可能让其中一个人,稍微跳出来一点,讲得更中立、更全面?比如桔娣十三年前的当时视角和十三年后的回望视角。如果能让某个人物在讲述中带上这种距离感,或许会更丰富。另外,叙事太专注于故事推进,忽略了环境和背景——老宁波、老江北这十三年的变化,人物在不同心理状态下看同一事物的差异。现在根干枝清楚,但叶子模糊。建议增加一些闲笔和场景化描写,让节奏缓一缓。

李慧彬 :有请赵宏兴老师发表意见。

赵宏兴 :读了荣荣老师的《天和》,我觉得小说揭示了欲望的双重性——张老爷一生克制,儿子出走后彻底崩溃,无论压抑还是放纵最终都倒向毁灭,这一主题在三代人身上反复印证。小说中的女性群像令人难忘,杏花从被侮辱到宽恕仇人、为其收尸,这种升华很动人,但心理转变似乎还可以更激烈一些。“天和”在麻将中是极好运牌,杏花打出后命运却反转下行,最终在教会中获得安慰,说明“和”不是命运的契约,而是苦难中修得的果实。鸦片与麻将是两个核心的物质符号,以麻将起源切入近代史,赋予“小鸡”以文学意义,能让人记住一个细节,文学就成功了。人物方面,杏花是向上的成长,阿大的痴情细腻动人,而张老爷最具文学典型性,有一两个这样的人物,小说就算成功。整部作品具有浓郁的宁波地域文化特色,细节生动,语言诗意,堪称给宁波的一张文化名片,也很有改编影视的前景。

李慧彬 :有请王侃老师发言。

王 侃 :小说中能读到浙东乡土小说的痕迹。提几点意见。第一,这部小说像一件浅浮雕,刀刻得不够深。比如同样是参加太平军,父代大义凛然,子代却面容异化,

这种差异缺少背景交代。麻将何以抵御鸦片?规则与引人入胜之处应深入展开。作者对麻将的态度需要明确:为何麻将传到英国后未在英国流传?建国后人们玩的是桥牌而非麻将?背后的历史政治逻辑值得深挖。这样作品才能成为深浮雕。第二,玛丽到十七章才出现,略显滞后突兀,建议提前到故事中间。第三,多视角叙事虽是散点透视,但在我看来是新手技法的刻意,不妨尝试全部用上帝视角。第四,结构上可设为十四章,对应天和的牌数。天和必须由庄家打出,那么谁是这部小说的“庄家”?如果最后一章是玛丽,会引发猜测。设十四章,最后一张牌由谁摸到,指向性会更明确。

李慧彬 :有请翟业军老师发言。

翟业军 :首先祝贺荣荣完成这部小说。诗人写作时无论是否用第一人称,总有一个抒情主人公,而小说完全不同,可以真正走进人物内部,完成这种视角转换实属不易。小说采用风物志式的写法,不作大判断,只着墨于人情世态,也正因为这种视角,才发现麻将既重要又好玩。作品特别温暖,给了人物最合理的暖色结局。我也提两点建议:一是可以写得再细致些;二是开头写了炒豆和桔娣,他们对女主人公的态度原本矛盾复杂,但后面他们就消失了,最好能用他们来收尾,后面对人物的态度反而变得单纯了。

李慧彬 :有请丛治辰老师发言。

丛治辰 :我最突出的感受是“轻盈”。这种轻盈首先来自对故事性的回归,以杏花为核心散发出的奇怪魅力盘活了所有情节,每个人物在叙事推进中的功能并不复杂,却透露出令人无力的宿命感,比如张老爷因儿子革命而走上吸鸦片之路,杏花因追求爱情反而丧失了幸福的可能性。其次是小说处理历史的态度,历史没有被有意编织进情节,而是始终盯着人,所有历史从情节中自然推出,洋人、十八局起义等都是随需要出现。最后是多视角第一人称的转换,每个视角带来深重的孤独感,人物彼此

不能理解，却又在叙述中构成了对话，让我们看到人性卑污与传奇生成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我也有几点建议：第一，哪些人说话、哪些人不说话，可以更刻意地设计，甚至让更少人说话也未尝不可；第二，叙述的语气语体需要再统一，小说中一些用人或深闺女性的第一人称叙述里出现了不该有的书面语，偶尔刻意做口语反而显得跳跃，以荣荣老师的语言敏感可以再洗一遍；第三，对麻将的哲学阐述有半页之多，点题略显刻意，如果能加一句“后代的人能不能理解陈先生的苦心”之类，会缓和许多；第四，小说以楔子开场，拉开了很大的时空感，但最后停在过去的故事里没有收束，如果能有一个迂叙，从多年后回望这个传奇，可能会更完整。

李慧彬：有请吴玄老师发言。

吴玄：读了《天和》，我觉得作为小说家的荣荣和作为诗人的荣荣在这部作品里完全分开了，她太在意小说家的身份，尊重规律尊重到有点拘谨，反而把诗人的感觉丢掉了。小说核心是麻将、鸦片和杏花，其中杏花的故事惊心动魄，简直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故事，充满了欲望、罪与罚，而荣荣用近乎民间的语言来写，很有意思。不过鸦片部分写得有点简单，如果抛开道德视角去写清代有钱人吸鸦片的日常会丰富得多，杏花这条线的细部也不够。我认为完全可以放开，把写诗的感觉融进故事和人物里，让两个身份合而为一，那样一定会别具一格。

李慧彬：有请孙昌建老师发言。

孙昌建：读这部小说，最好忘记她是诗人，因为诗人写小说需要克制、收起诗的那一套。开头进入有点难，但看到后面放不下，只是第十七章感觉气有点断。联想到江北区童家村的童家父子日记，从1909年左右开始写了三十几册，国家图书馆出过影印本，宁波出版社在出简体版，如果把荣荣这部小说和这套日记放在一起宣传宁波，会很有意思。洋人进入宁波其实很早，之江大学1845年前就是在宁波创办的，后来才搬到杭州。小说开头用炒

豆的视角写出宁波的近现代开放性，很好。多人物第一人称的写法让我想起北岛的中篇《波动》，写得非常好。不过小说中有些人物口吻偏书面化、用了太现代的词汇，比如“毁了五观”，如果修改一下会更好。作为读者，我觉得列个人物表方便进入。

李慧彬：有请海飞老师发言。

海飞：荣荣真的有“分身术”。第一次写长篇就能把故事如此紧凑地编织起来，这是一种“有效复杂化”，完全可以改编成话剧或影视剧。小说中分头叙说的方式虽然常见，但用得特别和谐、天衣无缝。另外，像“扒灰”在我们南方被视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在小说中出现是为了体现杏花的美貌让人忍不住，无论是少爷宝才还是他的同伴，都对她心生向往，这是从人性出发的普遍现象。

吴玄：荣荣写杏花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太有意思了，宝才从喜欢到虐恋，张老爷“扒灰”，董孝明天使般的救赎——虐恋、不伦恋、圣洁之爱，三种极致张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可惜现在只是故事梗概，没有展开。

海飞：扒灰文化本质上是人性，很普遍。小说中宝才还不够邪恶，他现在只是虐，而邪恶需要智谋；那个朋友也不够薄情。写男人深情容易虚假，薄情反而更有戏剧性，让人记住。

小说很绵密，故事从人性出发，是有效的故事。小说中所有的名字有民国感，很江南，但女人公“杏花”太普通，全国通用。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在变化，这很好。杏花的主动性还可以再增强一些，让她更有动因。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写男性形象会有差异，宝才的变态不等于邪恶，邪恶是有智谋的。

李慧彬：有请斯继东老师发言。

斯继东：很多优点各位老师都说过了，比如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多声部叙事、历史与虚构的交织、女性命运的书写等等，我就不再重复了。只提一个小建议，小说是用多声部第一人称、内心独白式的写法写的，地域设

定非常清晰,是江南宁波。但我读下来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些北方话和儿化音,比如“好着呢”“贼讲究”“咋的啦”“啥”“自个儿”等等,南方人不会这么说。口语和书面语的处理确实很难,但至少这些北方的语气词汇,建议一个不剩地抹掉。

李慧彬:有请孙思老师发言。

孙 思:作为诗歌编辑,我读小说关注的是作者的智慧与每一次选择。我不同意从小说家角度评判作品,而应站在读者角度。能吸引人读下去的小说才是好小说。《天和》以第一人称“我”为导线,缩短了作者与事件、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荣荣的文字看似随意,实则经过无数次过滤与沉淀,一个个字立在纸上,沉默却有声音。小说是对往昔的再现艺术,通过加工、提炼和想象,将主观渗透于客观,从炒豆的娘写起,经由董孝明、杏花、张老爷等人物的跌宕起伏,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题目“天和”包含自然和顺、天地之和的意思,既是小说的核心主旨,也与荣荣爽朗和气的性格高度融合。

李慧彬:有请南志刚老师发言。

南志刚:杏花不断被物化,几乎所有男人见她第一眼就是“物理性喜欢”,少爷发现她不是处女后折磨她,她心里不愿但身体却配合。这让我想起一个日本小说中类似的心理层次,荣荣老师也可以把杏花的心理写得更细腻一些。另一个感受是,杏花在乡下很自主,进城后一路被动受折磨,回到乡下又变得清明,这或许折射出那个时代城乡关系的一个侧面。提两点建议:一是题目“天和”最好放到小说最后,让陈老爷打出这手牌,给人物的命运做一个归结;二是既然开头有炒豆和他娘的影子,结尾也应当落到他们身上,探亲后是回上海还是留宁波、把故事带到哪里去讲,空间可以更大,只在江北结束有点不甘。

李慧彬:有请谢志强老师发言。

谢志强:每次读到诗人写小说,我总会多几分好感。《天和》让我想到三个词:谱系、故事、游戏。从谱系看,这部小说让我联想到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都以多声部独白相互交错印证,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都精心铺设了悬疑,将人生起落、时代变迁与风俗人情勾连在一起,是一部典型的江南家族小说。从故事看,书中隐显着三个层面:显性的家族兴衰、隐性的麻将起源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洋人故事。从游戏看,麻将本身承载着游戏精神。杏花就像那颗骰子,与其说是人搓麻将,不如说是麻将搓人。如何将麻将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宁波人用一局麻将考验毛脚女婿,或者黑社会文气地发张请帖、摆桌麻将收钱,这些日常细节如果自然融入,会让小说更加饱满。

李慧彬:请荣荣老师致答谢辞。

荣 荣:开会前,我的心情如艾略特所言“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忐忑不安,怕被批斗。听下来却如林徽因所说“你是人间四月天”。感谢各位的真知灼见和含蓄批评。我会在现有基础上尽量改得更好。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吴雨桐)

鱼仙

Article- 邵诺妍 Shao Nuoyan

能开个窗吗？我不知道在对谁说。

“Tara,你总算醒了,我还寻思着待会儿怎么把你弄上楼呢!”

车窗和旁边陌生男人的目光一起降下来。

“你谁呀？我们认识吗？”我翻了翻包，手机证件什么的都还在。

“晚上你喝醉了，蔡哥让我送送你，可以的话，嗯，认识认识。”说完他飞快地打量了我一下。

“蔡正阳？”

“对啊，蔡哥说你这个月过完就二十四，按年龄我要管你叫姐，嘿嘿。”

“让我下车。”

“别急啊 Tara,你不愿坐我车，我下个红绿灯过了就把你放下行不？我叫唐涛，三点水一个寿星的寿。你真名是刘渔吧？咱俩名儿里都有水！缘分……”

“谁告诉你我叫刘渔的？”

“嗨，干你们这行都喜欢叫艺名儿！你扒着树吐的时候身份证啥的全掉出来，我一张

张给你塞回去了。不过你身份证上照片真显小，不像现在，成熟、洋气！”

“不许乱看我东西！快放我下车！”我把安全带解了，猛拍车门。

“刘渔，你这样我怎么开车啊？靠，差点撞上那女的！”他一个急刹，在红灯处停下。

“刘渔、刘渔，嘿嘿，刘渔……”

“啊——”我听见自己发出小女孩一样的尖叫，拉开把手从车里滚了下去。

绿灯，唐涛等了几秒，把车开走了。

好不容易站起来，力气没了大半，蔡正阳的皮夹克有点像一只大鸟的翅膀，空荡荡地挂在我身上。快入秋，空气薄得能闻到草木凋谢的味道，我把自己往衣服里裹了裹。我刚想打开手机骂蔡正阳就看到屏幕黑了，没电，真倒霉。再往前走走吧，这条路我没来过，还是找个人问问比较好。

“你好，你知道安红公寓怎么走吗？”有个牵孩子的大哥，我上去问。

大哥不说话，摆摆手，一双鱼泡眼没往我这

边看。“哇！”牵着的孩子嘴皱成一团哭起来，大哥抱起他就走了。

我很吓人吗？我掏出梳妆镜，摔碎的镜片“嚓”的一下划破手指。尖锐的痛顺着指尖流至大脑，我感到自己困于一张巨网，被海浪颤来颤去，没办法逃脱。便利店，加油站，附近一个都没有。右边好像有条溪，也不管脏不脏了，我只想找个地方洗手，顺便洗把脸清醒一下。

我一步一步往溪边挪，摸到岸边隆起的石头才放心了些。墨黑的溪里有我吐了太多酸水瘦了的脸，眼线花了，假睫毛翘起来，粉底怎样看不清，估计能在我鼻翼堆成山。手上的血很快就洗干净，但是招来了不少鱼。先是一条小鱼晃晃悠悠倚在我手边，天上有月，我依稀看见鱼头的鳞片闪着银色的光。接着，一簇一簇的鱼都朝我涌来，鱼鳃呼吸的声音和我的心脏同频，它们头顶的银光愈发明显，快要把整条溪都照亮了，在鱼头的缝隙处，我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吃吃菜，吃吃肉，再吃点烧酒，笃笃，立立，鱼仙家保佑我们囡囡以后中状元……”

我望着盆里白花花的浓稠鱼汤，听爷爷立鱼仙。立鱼仙是吴地的一种民间餐桌文化，鱼仙是鱼头里的一块三角形骨头，爷爷说，这块骨头上有灵气，把它从空中抛起，要是落桌的时候立起来，就能实现一个愿望。每条鱼只有一块这样的骨头，顶多实现一个愿望，如果抛了十次都立不起来，鱼仙就游走了。

“好，好！立起来了！囡囡快吃鱼，吃鱼聪明！”爷爷胡须一抖，大喜，忙给我夹鱼肚子上的嫩肉。

我把大刺挑掉，盛鱼汤淘饭，咕噜几下就把饭吃光出去玩了。或许就是这个习惯给我之后的胃病埋下了隐患。

父亲开的杂货铺是我们整个刘家埭最敞亮的，年年除夕，村里人拖着长凳过来打牌、搓麻将。平时父亲给人开货车运些沙石，主要是母亲打理店铺。我喜欢刨东西，比如在抽屉里刨铜钱和珍珠纽扣，在父亲的粗砂堆里刨贝壳，有时候还会偷拿几袋收银台边上那种赠送玩具的零食，先刨开一个洞看看里面是什么。

爷爷知道我喜欢刨，某天跷二郎腿抽烟的时候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刨”的故事。相传电视上放过一则新闻，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白衣神仙

告诉他，他要发财了。老人求神仙说缘由，神仙眉目扭曲，指着屋外一角跟他说：“你家粪坑底下有泉，泉中有鱼，味极鲜美，你叫人把鱼刨出来就能发财。”老人梦里给神仙磕了三个响头，醒来就让儿子刨那粪坑。儿子以为老头子中邪了，不愿刨。老人又叫兄弟过来刨，兄弟刨了几下觉得费力，也不愿刨。老人生气了，“你们都不信我，等我刨出来看着吧！”他往手上呸呸两口唾沫，抡起锄头又刨又凿，几阵污水流尽，果然有一股清泉涌出，肥美鲜活的鱼在泉中欢腾，蒲扇一样的鱼鳍掀起好大的浪。鱼刨出来了，村里父老乡亲都凑过来了，就是没人敢吃这来路不明的活物。村里来了记者报道，又请了科学家做实验鉴定。鉴定出这种鱼不但能吃，蛋白质含量还是牛肉的五倍！老人乐得皱纹舒展，田不种了，猪不喂了，每天就卖鱼，很快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日子越过越好，老人干瘪的肚子也逐渐鼓起来，不到一年就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顶多再活五个月。老人整夜整夜睡不着，就想着再梦见一次神仙。当然，他也尝试了立鱼仙。泉里的鱼头被他一个个剁了，可无论怎么拜怎么请都没法在十次以内把鱼仙立起来。老人剁了最后一个鱼头，还是立不起来，他哭了一宿，第二天被发现吊死在自家房梁上。

爷爷讲这个故事可能是为了说明人的运气不能太好，也可能是为了教导我没事不要到处乱刨。我想的是，要是能练就立鱼仙百发百中的功夫就好了，就像二月初八父亲带我去轧太平，有个叔叔打气球非常厉害，噼啪几下，老板换气球都跟不上。这准度拿来立鱼仙，生死都有神仙帮。

我对月光下的倒影把假睫毛撕掉。溪里流淌的好像不是水，是时间。流水有长有短，时间也有缓有急。一片热闹的虫鸣在我身后落下，我蹲坐在溪边回忆晚上发生的事。今天和蔡正阳在一家网上约好的清吧里唱歌，我唱到十点就唱不动了，胃疼，嗓子冒火，蔡正阳怪我上台前喝了太多酒，问服务员要了胃药给我灌下去。他打电话叫朋友来顶着，自己留着给朋友伴奏，唐涛估计也是他那时候叫来的。今晚的钱是赚不到了，没事，明晚继续，大不了这个月不休息，下个月和姐妹出去狠玩几天。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回公寓，都怪我在车上火气太大，唐涛看上去大老粗一个，其实也不敢有什么坏心思。

“刘渔、刘渔，嘿嘿，刘渔……”

唐涛的烟嗓夹带着烤串的味道，每每想起，我的脖子就像被人掐住。我不想在这里听到这个名字，在这个城市，我只能叫 Tara，不是刘渔，也不是刘佳雯，我是一线城市的驻唱歌手 Tara，我是一线城市的驻唱歌手 Tara，我是一线城市的驻唱歌手 Tara……我默念了很多遍才慢慢恢复平静。

卡包里有两张身份证，一张是十八岁以前的，我叫刘渔，爷爷找人给我算过，说我五行缺水，给我取的。还有一张是我自己拿着户口本改的，叫刘佳雯，成年后我找人重新算过，说我五行补水补得太旺，要拿土来克一克。唐涛看到的是小时候那张，八字刘海，单眼皮，头发天生偏黄。

太冷了，蔡正阳的夹克口袋里只有一个打火机，没烟，我突然幻想水里会不会暖和一点。手指再次探入溪流，鱼嘴密密麻麻跟着吸了过来，这滋味就像小时候和伙伴偷摸去浅溪玩，脚边围满了细小的鱼。绵软的鱼嘴亲吻我的手背，还是冷，鼻子酸酸的，我有点想家了。

听父辈说，河里有怪物。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探索总是止步于河边，即使手掌刨沙子刨到干裂，脚趾缝里嵌满尘土，我也不敢像爷爷和父亲那样去河里冲洗，好像过了界就会被怪物抓走，永远深陷于淤泥。

我家以前养过河蚌，具体来说，是养过珍珠。“有一养珠法，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开口，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经秋即成珠矣！”古书里是这样记载的。爷爷的养珍珠方法更粗暴些，他并不会“伺其开口”，而是拿专门的开壳器把蚌壳撬开，再用栓子固定，做手术一样在蚌壳两边各插十几或二十粒组织小片。

采珠一般是在秋末，我穿着毛衣在岸边远远看着。把河蚌捞起来是男人们的活，奶奶接过好几网兜沉甸甸的珍珠蚌，用钝刀劈成两半，把黏糊糊的蚌肉和珍珠一起割到盆里，满三五盆就放入“绞肉机”分离处理。淡水养出来的珍珠没有海水里的圆润饱满，个头也小，不过卖给医药公司磨成粉也绰绰有余。当时人们哪里知道什么“爱迪生珍珠”养殖技术，更没有“巴洛克”的概念，看到畸形的珍珠就扔给我玩，没想过后来竟有人会以畸形为美。

我把珍珠和刨到的贝壳、纽扣放在一个盒子里。后来我才明白，事物之间都会相生相克，时间一长珍珠就失

去光泽，浑浑噩噩，变成了死鱼的眼睛。

养珍珠蚌是一阵热风，没有在刘家埭停留太久。人们发现，河塘越肥，蚌长得越好，产珠越多，于是家家都往河塘里倒鸡粪鸭粪，弄得周边臭烘烘一片。等到河塘治理之后，刘家埭人又回归了蚕桑，养珍珠蚌的网兜被拿去养鱼，搞桑基鱼塘。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可能见过鱼仙家。它是一条银色的大鱼，时常徘徊于夜晚的河塘之下，与珍珠蚌为友，饮蜉蝣以生。鱼仙家头上那块特殊的骨头好似夜明珠，它穿入很深的水底我也能分辨它的位置。我不敢凑近去看，河里有怪物，我不能越界。

鱼仙答应的愿望有的实现了，有的我说不清楚。我曾许愿要在父亲的粗砂堆里找到十枚榧螺。榧螺是一种壳表有粉棕色花纹的螺壳，质地坚硬，形如香榧，在全是碎贝壳片的粗砂堆里极为稀有。结果第二天父亲就运了一车新沙子过来，我一下子刨到了三枚，正好凑够十枚。中考前我许愿考进城里最好的高中，鱼仙一次就立了起来，我也如愿考上。爷爷多次立鱼仙许愿我中状元，找到好工作，做国家栋梁什么的。我在学校排名吊车尾，但算是我们村同届生里面分数最高的，上了一个普通本科，非师范类，读了半年，在班里成绩中等。我觉得念汉语言没出路，大一就开始找兼职，在外面租房一个人住。国家栋梁算不上，但足够养活自己，也没给社会添乱。

我相信鱼仙是有神力的，但是神力起效往往还需要一点什么我一直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再说，我一向习惯于自食其力，在紧要关头才会想到要劳烦神仙。

高一的冬天，爷爷走了。那段时间我“刨”了很多鱼仙，有时候也不直接立，攒起来，凑满四五个一起立，妄想把愿望做大一些。立起来的鱼仙雄伟、漂亮，直楞楞挺在桌上，立不起来的鱼仙软趴趴的，沾满了嗦不干净的血肉。父亲打电话让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正在宿舍和同学吃小鱼干，高中学习乏味，我就喜欢吃点咸脆的小鱼干。父亲话音刚落，我就被鱼刺卡住了。我终于懂得，忍住眼泪的感觉，就是鱼刺顶住喉头。

养过珍珠蚌的河塘要把养殖废水抽进尾水池净化，抽水那天我跑过去看。凹下去的河床像没了牙的老太太，蚌壳和螺狮壳答答躺在河底，淤泥里还有好几

部泡烂了的诺基亚手机。脸盆大的鱼潜伏在水草丛中，可惜这种鱼不经煮，一煮就稀碎，这是河水富营养化的结果。

河水被抽到只剩三分之一时，我又看到了鱼仙家。它不如其他的鱼鼓胀，但是额头的银鳞在阳光下尤为瞩目。“抓住它！抓住它！”我大喊着叫父亲去捞，父亲穿着肥大的下水裤在河里行走，一脚深，一脚浅。开叉得奇异的尾巴一弹，鱼仙家就从父亲的腰际飘走了，好像飞在天空中的一片鹅绒，越想靠近，越抓不住。也许是那一次，我们家错失了鱼仙保佑的好运。父亲的沙石生意做不下去了，来杂货铺买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少，村民们除夕都到城里过，只剩我们一家人围坐着打牌、看春晚。对我来说，从小到大就是一个见证神力消失的过程。

高考结束后，我把名字改成刘佳雯，学会了戴有度数的美瞳，还去割了双眼皮。割之前，有人说我长得苦相。割完再化个妆，苦相就成了高级的“厌世脸”。上了大学，我渐渐失去了读书的兴趣，我只想赚钱，赚很多钱。最开始是去肯德基、奶茶店打工，大二跟着学姐到她姑姑的服装厂里打吊牌，一小时二十七块，我们忙起来一天能赚两三百，我真想把课都翘掉，天天打吊牌。我的大学在一线城市，机会多，只要肯干，来钱就快，不过花钱也快，出去吃顿好的，一天工资也就没了。

暑假时候我在女装批发市场找到了一份穿版模特的兼职。我身材一般，但个头比较高，站在台上是个衣服架子。那时候直播带货还没有特别火，我所在的女装批发市场每天都要接纳成千上万的零售商和散客。这里规定客户只能购买，不能试穿，我们这些穿版模特就要穿上搭配好的衣服，替她们展现最好的姿态。工作期间我几乎没有时间喝水，一天要换三四百套衣服，一站就是八个小时，中间只有半小时给我用来吃饭和上厕所。母亲腿上有静脉曲张，如果我一直在市场里干下去，肯定也会得这种病。带我的老板叫朱晓莉，半老的脸上涂满了厚厚的脂粉，眼睛倒还像个大姑娘，很会跟客人杀价。她第一天就跟我讲，别和其他店里的模特出去玩，也别跟市场里的男生谈恋爱。蔡正阳比我早来这儿一年当配货打包小弟，他闲下来老是喜欢钻我们店铺，借插头玩手机。几次下来，我们就认识了，我知道他那时候有女朋友，还天天叫

我“佳雯妹儿”，多半不是个正经人。后来他跟他女朋友分了，我们偶尔也会出去唱K，他夸我长得漂亮，嗓子也好，适合去那种音乐节现场唱。我看着他塌了的锡纸烫和脸上消不掉的痘印，不知道他是真心发掘我还是把我当他的下一个对象。

穿版模特吃的是青春饭，销售的是活力，是气质，是年轻女孩穿什么都好看的灵气。我干了两个暑假，直到把市场里的几首英文歌听烂，直到这份工作不再吃香。疫情以后，人们更愿意花钱旅游，花钱看演唱会，花钱买昂贵的毛绒玩具，但是不愿意花钱买衣服，传统销售市场在一个个倒闭，去商场买衣服不再是一件休闲而有仪式感的事，也可能——这种仪式感没那么重要了。毕业后我打电话给朱晓莉，她转行搞直播卖珠宝去了，推了一家店铺叫我去当模特，我去面试，被骗了六千五，就再也沒联系过她。

“佳雯妹儿，你为啥偏要来这里发展？回家不好么？找个安稳工作，让你那个堂姐安排一下，当老师也不错。”我被骗了，第一个找的就是蔡正阳。

“我不想回家，这里人多，热闹，好赚钱，我家那边太闷了。”我的理由特别直白，带着哭腔说出来也一点不弱。

“行，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最近歌还在唱吗？”

“K歌平台上发过几首，反响不错，还可以练练。”

“这样吧，我有个朋友在一家酒吧做驻唱，我给他弹过一阵子吉他，你最近有空的话我带你去试试，刚开始肯定赚的不多，后面有经验了一晚上能有个五六百。”

“你带我去。”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酒吧是晚上营业，你要唱到凌晨，晚上不准像今天这样喝，听懂了吗？要保护好嗓子。”

“我知道，以前批发市场让我四点起我都起得来，调好闹钟就行。”

蔡正阳带我去酒吧的第一首试唱是陈粒的《小半》，我把高中表白被拒后一个人唱歌的劲儿都使了出来，老板答应让我留下，不过最好改个英文名，符合酒吧的气质。我说就叫Tara吧，寓意是“峭壁上的住所”，证明我不喜欢走寻常路。这家酒吧不久后因为有人寻衅滋事关门了，我和蔡正阳又去了当地的其他酒吧。

有天蔡正阳问我要不要去Livehouse玩玩，他帮朋

友抢到两张票，中国最火的乐队，朋友临时不去了，放着怪可惜。第二天正好休息，我没事干，就跟他去了。

我们到得很早，前排的空调有点冷。蔡正阳说没关系，人多了就热，平时我们在酒吧唱歌别人睬都不睬，毛都不是，以后组个乐队，在 Livehouse 唱才叫爽。音乐响起的时候场地里被聊天舔燥的空气动起来，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三维世界的人可以完美融入到音乐构成的环境里，就像用电脑剪辑视频，人物的动作和鼓点被鼠标裁剪得无限契合。灰色长发的主唱站在聚光灯下，用吉他和贝斯手隔着浮动的尘埃决斗，我集中精力，内心血流涌动，我的神经在发酵，制造澎湃的酒花，此刻我是中世纪的骑士，代表无上的荣誉出征，我顽强不屈，斗志昂扬。蓝光打碎我的战袍，我循着号角的余韵沉入海底，海在咆哮，我在颤抖，但是我顽强不屈，斗志昂扬。我不喜欢陆地，陆地会摧折我的鳞鳍，磨平我的尾骨，让我行动像蜥蜴。我将生活在水里，Tara，这是我的名字，请允许我在汹涌的流体世界勇敢地参与这场荣誉的战役……

“佳雯，你跟我换个位置，前面那哥们儿跳太狠了，你都快被挤没了。”蔡正阳扶着我的肩到他那边去，把我一激灵叫醒了。

“但我就是想去跨越你……”

“但我就是想去跨越你……”

主唱重复这句歌词，台下的人也跟着重复，有几个人吼得很响，我不知道这算太现代还是太原始。

“但我就是想去跨越你……”

我也吼。

有些话你必须吼出来才舒服，你必须跟现场的音乐同频共振才不会被音浪拍倒，我庆幸自己仍保有一丝单薄的感触力，没有因为日夜演唱的疲惫而无法与音乐共鸣。

听完 Livehouse 我跟蔡正阳说，其实我们有点像《海绵宝宝》第一集里面的那帮沙丁鱼，又累又饿，还跳得特凶。蔡正阳笑笑，说我很会比喻，手指在裤兜里拨着什么。他不经意间问我，那乐队演出像什么。我不敢思考，脱口而出，像短篇小说集，好比《鹿川有许多粪》里面有好几篇小说，但是作者就用了其中一篇的名字取书名，刚刚演出的名字其实只是一首歌的名字。

蔡正阳好像懂我的意思，又好像在不懂装懂，伸出来

的手把餐桌上的鲜花摆了摆正，让我回公寓早点休息，别累坏嗓子。

刘家埭在离我远去。我不再是一条洄游于稻田里的小鱼，被祖先时代就存在的寓言团团围住。或许人们一直以来期盼着的神力，从来就不存在。

晚上的演出事故源自收拾房间时我发现了放置宝物的盒子，几十枚榫螺粉光锃亮，被我摆放在棉花铺成的小格子里，整整齐齐。珍珠东歪西倒，好几颗被坚硬的螺壳磨去光泽，我感到自己忽然就掉了一层皮。去清吧的路上我跟蔡正阳说，我有点心神不宁，他歪头拍拍我的肩叫我集中注意力就行。唱歌前我遇到了操着同样口音的刘家埭老乡，她是个快五十岁的女人，以前住我家后面。我跟她喝了几杯，很自然就聊到了现在的工作和以后的发展。她跟我说，真没想到我会在这里给人家唱歌，这个事儿的收入不稳定，没有五险一金，难养家，还是趁年轻找份至少是有保障的工作吧。我频频点头，不去与她争辩，内心思索着我的答案。分别时她送给我一个桃木鱼——她的袋子里有很多平安扣、长命锁、路路通之类的，桃木鱼一般是给我家那边小孩子戴的，加根红线串手上能辟邪。我抿嘴说谢谢，放进包里，现在桃木鱼还隐隐鼓起在包的内袋。

仔细看溪水里的鱼，它们头顶的银光是有指向的，在水面上幽幽映照出一道路的痕迹来。我跟着银鳞做的路走了不知道多久，前面的建筑好像有点熟悉了。黑暗尽头，蔡正阳的车灯发现了我，为我的轮廓描了一轮银边。

看呐，是鱼仙！我想朝他大声呼喊。

意识比我的话先抽身而去。■

理想如潮，孤勇如岛

——支奕《我作为警察的一生》分享会纪要

Article- 支奕 Zhi Yi 程士庆 Cheng Shiqing 李璐 Li Lu 李广媛 Li Guangyuan



李广媛：当海风掠过海港，当警徽照耀海岛，有一位深扎舟山的基层作家，她是一名人民警察，用一支笔记录下跨越七十余年的海岛警事。今天我们邀请到本书作者支奕，以及一些文学嘉宾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这段有着海岛情怀的公安故事。感谢各位的到来。恭喜支奕老师这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我们都很好奇，您是什么缘起、有着怎样的初心来创作这部作品？

支奕：之所以会写这个故事，感觉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我落笔。2024年的一天，母亲在家收拾旧物，我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是我的姥爷，他穿着军装，胸前挂满勋章。那个形象跟我记忆里爱吃大葱、过节包饺子、闲来铺张废报纸练字的老人判若两人。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人生的另一面。这个发

现成了《我作为警察的一生》的起点。从那天开始，我和我母亲做起采访式的聊天，边追溯姥爷南下的人生轨迹，边参与舟山市公安局筹建海岛警察博物馆的工作。我翻阅了大量史料，走访老一辈公安民警，新中国第一代海岛警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他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支大成。小说书写了新中国第一代海岛警察的成长史，以及他们在峥嵘岁月中砥砺前行精神风貌。书中“我”的姥爷既要破案，又要抓特务，既要处理职场人际关系，还要面对来自妻子儿女的各种琐碎又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有故去的亲人，但我们习惯于聚焦自己的生活，或许从未真正读懂过祖辈的青春和人生。所以我想用自己的视角，去回望姥爷那一代海岛警察的风雨人生，也在故事的书写中照见自我、读懂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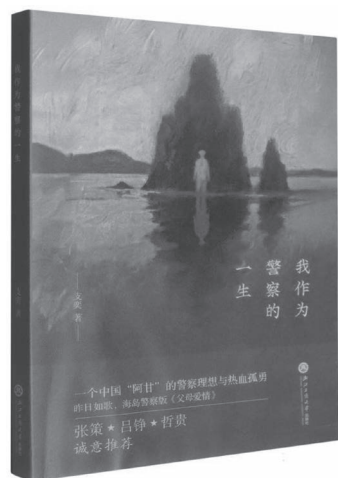
李广媛：我们看到书的腰封上写着“海岛警察版《父母爱情》”。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部电视剧，支奕老师如此设定本书的定位，如何理解“海岛警察版的《父母爱情》”，这种爱情和我们日常看到的爱情有什么不一样的浪漫和坚守？

支奕：这个提法最开始并不是我想的。我的作家朋友和编辑老师看完这个故事后，觉得姥爷姥姥的爱情故事，与这部经典作品有着精神共鸣。《父母爱情》同样以海岛为背景，讲述了海军军官与背景、文化、生活习惯迥异的一个女子相守半生，共同抵挡岁月风霜的故事。虽然支大成所处的年代不同，但人间真情未曾改变。命运将我的姥爷和姥姥两个陌生人牵到了一起，他们在婚姻里有情绪起伏，有观念分歧，却彼此包容、不离不弃，这份朴素的温情，是我想要呈现的一种人世间的常态。《父母爱情》重播率很高，是一代人的记忆，我抛砖引玉，想问程院长，对这部剧包括姥爷支大成和姥姥的爱情是怎么看待的？

程士庆：支奕的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新时代公安文学的一部创新之作。“海岛警察版《父母爱情》”这个定义，符合现在公安文学的一种发展态势。就原有公安文学作品而言，主要聚焦案件侦破，尤其侧重情节冲突，塑造的警察形象自带英雄光环，偏理想化。当下公安文学创作，正在回归文学本质，走向平民化、生活化和日常化的表达。支奕的《我作为警察的一生》书名笔触冷峻、色调沉静，“海岛警察版《父母爱情》”的定位，为作品平添了一分人间暖意。支奕以女性温柔细腻的目光回望家族与海岛警史，跳出传统公安文学写作固有的框架，塑造出一群有血有肉、有烟火气、有真性情的“岛警”新形象，为当代公安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种独特的价值与范式。

李广媛：从一名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家的角度，李璐老师您觉得真实性在文学作品中有多重要？

李璐：支奕是写情感非常细腻的作家，时隔三年后读到她的这个长篇，很惊喜。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当你打开时，会一直读下去，非常能抓住阅读神经。我们平



《我作为警察的一生》书影

时对海岛上的公安生活比较陌生，小说先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把对海岛警察的生活和海岛风貌，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男主角支大成有刑侦天赋，同时日常生活又有一点大男子主义。支奕非常真实地写出了支大成他有干涉女儿的婚姻，包括退休后和相伴多年的妻子间还有一些冲突和龃龉，生活的那种质地感写得非常深切，情节也很跌宕。比如刑侦事件和他们遇到的一些特殊的人事关系，在小说中也有展现。比如江三妹托孤，他的儿子成了支大成的长子。后来几个孩子跟支大成产生矛盾，人生选择跟父亲指望他们走的道路不一样，这个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确实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海岛警察的日常生活。比如陆如云生第二胎时，丈夫去参加抗台救援不在身边，“她一个人挺着硕大的肚子站在天桥底下，手搭凉棚抬头看天，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竹编的掸子。天空时阴时晴，一片片云宛如鱼背上的鳞片，这让如云恍惚觉得，老天爷或许就是一条鱼也说不定。”这个比喻很巧，“在许多风兴致勃勃地摇晃着门窗以前，如云望了一眼屋内，豆饼和解放还在午睡，如云不忍叫醒他们，便默默地把晒出去的被子和衣服一点点收进去。在如云一个人收衣服的时光里，支大成和驻守海岛的部队官兵挽着裤管在田地帮村民抢收水稻。越来越多的风把

海的腥味吹得到处都是，树影摇晃，一些鸟就显得分外慌张。”如果不是在一个台风即将到来的天气里，这种情境和细节是很难想象的。支奕把台风天生产的艰难，包括后面说水涌进来，小孩说蛇在舔他的脚啊，惊心动魄的这样一个场景细节都写得非常好。另外，整个小说叙事调子非常稳。我们读一个小说，它背后有个力量，这个支撑的东西是叙事调子，调子的养成很不容易。支奕在小说创作中找到自我表达的路径，那种叙事语调很稳健。就像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为神。支奕有内在有很充实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的技巧，才能用这种平稳的节奏把小说写出来。一方面情感的感受力很强，另一方面结构能力，就是理性调度这些材料和人物能力很强。

李广媛：支奕老师，大家都提到你塑造的书人物不是那种神话或者刻板印象中的那种警察。您在人物塑造中最想坚守的一点是什么？最想写的是一个警察的人生，还是普通人的人生？

支 奕：警察的人生就是普通人的人生。无非是把普通人的故事放在公安局里去发生。警察首先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然后再是他的职业。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酸甜苦辣，警察同样会遇到。其实我还想谈谈理想。很多人会觉得如今理想离我们很遥远，或者就是假大空。说到这里，我想先采访一下程院长，您年少时的理想是什么？

程士庆（笑）：我那时一门心思想得诺贝尔文学奖。

支 奕：我们每一个人年少时不管理想是什么，肯定是有理想的。那么到今天，你还在坚持吗？你的理想改变了吗？归结到这本书中，我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做自己，去实现自己。书中“我”的姥爷的理想，一生执念就是无论如何要当一个好警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想做自己。今天我们说到“做自己”，其实并不容易。支大成无论在人生的高光还是低谷，始终坚守初心、恪守本心，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很想表达的一个点。

程士庆：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理想，可以用余华的一部作品来说，就是不仅仅是活着而已。

李广媛：在这样一个初夏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聚在这里热泪盈眶聊理想，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文学且浪漫。希望每个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想问程院长，支奕老师本身是警察，从一名专家以及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亲历式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能给大家怎样的启示？

程士庆：支奕的作品特质是公安文学的一个特点，包括我们现在整个文学记录的特点，就是非虚构。读者现在对文学作品期待，已经不仅是找到情感的解读，也想跟作家去发现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事。这种在场感，是读者对文学作品、对作家的要求。支奕用“我”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部小说是虚构作品，支奕的外公是南下老革命，但他从事的并不是警察职业，支奕把她的个人人生经验中熟悉的老一辈警察，包括她外公的具体经验很好结合在一起。这样作品对读者来讲，有独特的魅力所在。

李广媛：李璐老师在阅读支奕老师作品时，哪些方面最打动你？

李 璐：最早读支奕的作品，里面写到一个女孩叫春芽，冒了大雪去见自己心爱的人。但她又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情感状态中间。支奕在那个小说里把人物那种真挚，为了情感特别投入的热情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有感染力。读这本书时，我还有一种历史感，人物有很多无奈之处，不只支大成，里面很多人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他们去努力过，但最后却无奈分开。他们就在一种无奈的状态下继续生活。他们并没有放弃，没有沮丧，没有一蹶不振。他们在自己能力范围里，特别热忱地在生活、在努力。比如有一次支大成饿晕了，但他还有三四个烂苹果，一口没吃，带回去给妻儿。那天他们分食了这几个苹果。晚上他的儿子支解放呕吐了，小朋友怕惊醒妈妈，又很舍不得，把吐出的还没消化的苹果又吃回去了。这个细节我在其他地方没看到过，写得非常扎人。

支 奕：李璐老师是我在文学道路上的一位领路人。在我们的人生中，你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其实你不

知道在下一个路口会遇见谁。很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几句话,或者就是一个念头,人生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人到中年后,感觉前面的路好像一眼能望到头。其实我们的人生充满未知。明天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状态,会遇到一个让你焕然一新的人,甚至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会不一样。

李广媛:支奕老师创作的作品大都和海岛警察有相似的时间、人物、地点的背景。好像有一个“支奕宇宙”的感觉。包括这本《我作为警察的一生》。你在创作时是否有整体规划?

支奕:刻意的规划是没有的,但潜意识里有。我对海岛警事太熟悉了,随着日后作品的积累,这些人物慢慢生长起来,越来越立体、生动、鲜明。仿佛就是我身边的战友,和我一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李广媛:程院长,我们现在的地域写作,包括海洋海岛写作,越来越丰富和时兴了。这本书中,对海洋文学的写作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和启发?海洋文学最核心的审美及意象有哪些?

程士庆:支奕用她的作品来反映海岛警察,就是“岛警”概念。传统的海洋文学作品比如大家熟悉的像海明威、康拉德、杰克·伦敦,都反映了人跟大自然的关系。这个人是一个个体,不是群体性的。支奕的这个作品,在海洋文学里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海洋给人的感觉是人与自然,人就很渺小。但如果放在海岛上来讲,恰恰有一定的人群,大家如果有县城或者乡镇生活经验,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海岛上的人情社会。这也是公安文学题材作品最大的特点——人情与警察要维护的法律公平正义之间的强烈冲突。我对支奕提出的“岛警”概念非常期待。从文学角度讲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能体现文学的张力。

李广媛:程院长不只谈了海洋文学,也引申到县域写作的概念。李璐老师,这本书中有非常多的本土化元素,

您觉得这样的细节如何提升了小说的质感?

李璐:细节本身就是小说的质感。比如书中人物他吃的海鲜面、做了什么菜,还有小岛上发生了命案,要去哪个小岛,又有台风,但又必须下到岛上去,民警就弄了一根离海面四五米高的竹竿子爬过去。年轻人都很害怕,支大成奋勇冲在前面,这个情境是其他地方办案遇不到的。读者就挺贪婪地在看这些细节。大部分读者可能没有海岛生活经验,那他就可以代入自己。如果是这个警察会怎样?就等于是开拓丰富了人生经验。

李广媛: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和时间。支奕老师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平衡工作和写作,是否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支奕:所有的坚持其实是不成立的,唯有热爱程度不同。我现在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用在这上面。大家的烟火生活是一样的,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经验,真要挤出时间,一定会有。今天我也看到不少女性在座,我在书中其实为优秀女性着了很多笔墨,她们身上有着人类宝贵的品质。比如女主人公她有三个孩子,有一个热爱工作几乎不着家的老公,而她本身是一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她要顾好这个家,一系列的问题都要操心。她很辛苦,但她从来没有放弃、失去自己。今天也借此机会,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李广媛:支奕老师,你在这个警察故事中想表达哪些精神力量?下一部作品是否还会继续写警察和海岛?

支奕:警察讴歌是一个部分,因为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我经常会被身边同事的凡人烟火感动,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他们真实的一面写出来,去告诉大家。我想写遍所有的警种,我还会继续写下去。我主要想写警察作为人的部分的酸甜苦辣、纠结挣扎,拒绝假大空,想要呈现的是有血有肉的警察生活。

李广媛:谢谢大家,分享会到此结束。📷

(文字整理:金瑞英)

好的故事，总会找到它的读者

——七英俊《山海之灰》分享会纪要

Article- 七英俊 Qi Yingjun 周敏 Zhou Min 陈曼冬 Chen Mandong



陈曼冬：欢迎各位朋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两位嘉宾。今天的主角七英俊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品有《有药》《成何体统》等。周敏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的宣传委员。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杭州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陈曼冬。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七英俊带来了她的新书《山海之灰》，可能有的读者看过，有的还没有。请她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书。

七英俊：《山海之灰》这个故事很复杂。简单来说，它是一个以唐朝为原型的故事，我没有直接说就是唐朝，但以那个时代为背景，讲一群“僵尸”冒险的故事。不过在它的世界观里，“僵尸”是神与人之间的工具或者说食粮。这个世界里是有神的，这些人或是跟神结了仇，或是要去探索什么，总之就踏上了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寻香之路。我展开来讲的话半个小时都不够。直观地说，它以香料为背景，不同国家在当时朝代会有一个对应的人群，比如有对应印度的，甚至还有早已经灭亡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地方。有些角色因为学习不牢固，所以他们的

发言可能会特别“穿越”一点。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但身世比较复杂。这个世界观里有一个东西叫作“世相图”，是一个特殊的项目，它分成不同的香料碎片，就像七龙珠一样。每一片碎片落到地上的时候，会创造出一个跟现实中完全不同的独立空间。主角们就在这些空间里探索、战斗或者谈恋爱，不急不愁，故事串成一条大路。

陈曼冬：好，那你已经把《山海之灰》大概讲完了，也算剧透了一下。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我跟周敏老师在聊，我们都觉得你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网络作家。

七英俊：可能因为在《山海之灰》之前，我写的东西其实都蛮适合社交媒体的，短平快一点，出于惯性还是那样写。但这次不一样，它比较厚重复杂，跟之前的路子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后面可能会考虑在一些更偏向文学性的平台上发一发。

陈曼冬：你从2019年就开始构思，到真正动笔，最初的灵感是什么？是单纯被香料吸引，还是你老早就想做

一个东方志怪这样的题材？

七英俊：这个很复杂，多种动机混合在一起。就像我们中学小学讲历史课的时候，会讲一个真正的远因和一个导火索。导火索是我去北京看望一个朋友，他对香料非常痴迷，我当时就被迷住了，很想去写一个关于香料的故事。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两本书让我非常沉迷，一本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另外一本是《魔戒》。我一直有一个创世的梦——我觉得很多网络作家都在做这个梦。某一天我就想，如果我现在不去做，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了。所以虽然之前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复杂的故事，我还是想挑战一下。正好手里有一个跟香料有关的素材，就把它拓展了一下，往深里挖了挖。香料这个东西，从不同切面去看，有“非遗”文化、有贸易史、有宗教仪式。在古代各种宗教里，香料都是沟通神或者神性的媒介，尤其是在印度、地中海、中亚那些地方。所以我就以香料为线索，构建了一整个神话体系。

陈曼冬：那你写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种“到年纪了”的自觉？不想一直写轻松搞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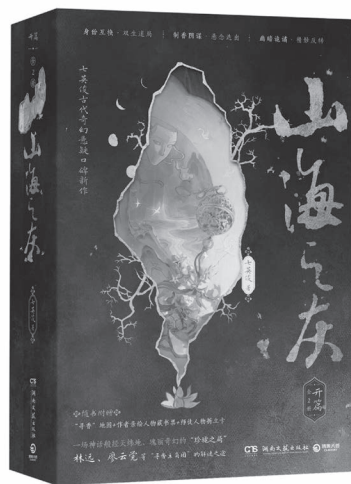
七英俊：对，我觉得我不能一直写小甜文了。虽然最后实践起来比想象中难得多，但最初的契机就是我想去“淘汰”一下自己。

陈曼冬：周老师，您平时在学校也开网络文学的课，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周敏：我自己平时也看很多网文，现在在学校开网络文学的课，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学生没有共同的文本共识。比如说我要讲网络文学的“爽感”，举一个经典网文的例子，学生可能没看过；我讲金庸，他们更看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疯狂读书的年纪，正好赶上金庸、古龙大行其道，但现在的学生完全不是那个语境了。

陈曼冬：所以您觉得代际之间的文本经验是断裂的？

周敏：对，非常断裂。比如传统武侠里的“侠”，是以自我牺牲为要义的，但现在的网络文学，主人公每一步都是精细算计过的，就像打游戏的高端玩家，他要的是回报，不会白白牺牲。这两种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



《山海之灰》书影

拿这个去讲课，学生没反应，因为他们不理解“侠”的逻辑。而且男频和女频的叙事逻辑也不一样。男频小说往往强调成长、掌控命运，最后主人公要“飞升”或者成为最强；女频虽然也有成长，但最后往往要回到一种情感关系或者家庭秩序里，而且常常要付出代价。比如《甄嬛传》，甄嬛到最后把雍正弄死了，但她自己也不能全身而退，中国人骨子里还是觉得不能“赢了就完事”，必须遵循某种历史的原则。

七英俊：所以这个就是共识的问题。

周敏：而且我还发现，在经典网络文学里，主人公都有一种非常精细的算计，每一步都算计过，就像打游戏必须打过很久那种高端玩家的状态。但传统武侠里的侠，有时候会有以自我牺牲为要义的东西。这两方面区别很大。

陈曼冬：那您看《山海之灰》，觉得它跟常见的网文有什么不一样？

周敏：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故事。你看《西游记》，目标是取经；很多网文，目标是找到神器、飞升成神。但《山海之灰》不是。它是“寻香之旅”，结果不重要，过程本身才重要。我特意把书里的一句话摘了出来，大概是：“师傅，我会走上什么样的路？”“不是会走，而是已经在路上了。”这就是存在

主义的感觉。它的过程是清晰的,但结果是模糊的。你不需要等到最后才知道意义,你每一步都在路上。所以它有点像传统小说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还注意到,这本书到最后,主人公并没有成为新的“神”,也没有去控制别人的命运。他只是一个“学生”,或者说他永远在“成为”的过程中。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深刻——他不愿意成为那个重新掌握别人命运的传统意义上的胜利者。这跟很多网文的“爽感”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陈曼冬:所以本质上,它更像是传统小说的那种叙事?

周敏:对,它有一种古典的、存在主义式的追问。这本书的文学性是很高的。

陈曼冬:那七英俊,你写了这么多风格的作品——搞笑、悬疑、黑暗、脑洞大开,哪一个是你最顺手的?

七英俊:搞笑吧。

陈曼冬:最有挑战性的呢?

七英俊:就是《山海之灰》这种。我会刻意克制搞笑,因为感觉不太适配。

陈曼冬:那你对“网络文学”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

七英俊:能写啥就写啥呗。

陈曼冬:这个回答很棒。那你在写的时候,最需要什么?比如零食、音乐、没人打扰?

七英俊:需要一个健康的脊椎。护腰护颈的经验,欢迎跟我交流,这方面我算是专家了。

陈曼冬:很多网络作家都有职业病。你写了十多年,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七英俊:写得更好了。

陈曼冬:有没有哪一次写到怀疑自己?

七英俊:有啊。这时候我就会翻出以前写的烂东西,激励自己——我都已经进步这么多了。

陈曼冬:你希望读者记住你的哪一面?

七英俊:我希望他们在我搞笑的时候大笑,在我虐的时候大哭。但是《山海之灰》里没有刻意去虐,它就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东西。

陈曼冬:你以前还是美术系的?

七英俊:对,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可能会画画,结果AI出来之后,感觉画不好的人都被淘汰了。

陈曼冬:周老师,您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觉得七英俊的作品还有哪些可以精进的地方?

周敏:我觉得她做得最好的地方,是多视角的叙事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但是,她现在正在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观体系——有神、有半神、有各种香料法则。这个体系的完整性和自洽性,我觉得还需要加大力度。网络文学很需要一套“升级体系”或者“力量体系”,这套体系要有看点,要能自洽。我对七英俊的期待很高,她是有能力完成一个大体系的。

七英俊:谢谢。我知道这是我的野心,我的能力正在疯狂地追赶这个野心。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它能达到我自己的七分满意。

陈曼冬: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稍微靠一靠舒适区。你已经很厉害了,能驾驭那么多种文风。

读者:我中学时代就开始看您的书,从《记忆倒卖商》到后面几本,风格变化很大。在这些不同风格的故事里,是否存在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在驱动你?

七英俊:驱动力就是不想重复别人,也不想重复自己。每一本我都刻意做得不一样。对我来说,写作就像在游戏里探索地图,把这个地图里的任务都做完了,我就想去下一个。人生苦短,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体验到了就是我赚到了。所以我一以贯之的原动力,可能就是去探索新东西。

读者:我是周敏老师的学生。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在构建世界观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第二,您觉得是应该让情节自然流动,还是创作者去主宰人物命运?

七英俊：先回答第一个。小说不应该从世界观开始。你不是在做游戏，你是在写一个故事。故事应该从人物或者情节出发。世界观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的，不是反过来。你先把人物立住了，他需要什么经历、需要去什么地方，你再回头去完善世界观。有很多地方你永远不会写到，还有一些地方你写着写着发现根本不需要。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困在世界观的泥潭里。第二个问题，人物是应该顺着惯性流动，还是由创作者主宰？这取决于你构建这个人物的精细程度。你越了解他——他的缺点、心魔、追求、长处——他就越能顺着自己的逻辑做出选择。反之，如果你一开始没想好也没关系，你给他设置新的情节、新的抉择，他做出一个反应之后，你反过来想“他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他的人物形象就会越来越清晰。

读者：如果人物发展到不可控，脱离了你原本的设想，怎么办？

七英俊：你先判断一下，这种“不可控”是来自你潜意识的冲动，还是你真的觉得以这个人物的性格，他应该走另一条路？如果是后者，那就听之任之；如果是前者，你就重新打磨，让他变得合理。

读者：您之前说过，会把读者特别喜欢的角色写死。能展开讲讲吗？

七英俊：因为角色死了才是高光时刻。当时读者都在哀号，不让他死，但我作为作者，对角色的爱是不同的。我要给他一个高光时刻，让他的死把他这个人的价值——他的毕生追求、他的人格魅力推到最高点。这个时刻会闪光，从此这个角色会刻进读者的心里。这是我对他的爱。

读者：您说过对传统文学有追求，那《山海之灰》会不会成为您向“网络传统文学”转型的一个标志？

七英俊：不会。因为未来大家都是网络作家，大家都会在网上发表。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对文学性有更高的追求，我有一点。但我不会刻意去分“网络”还是“传统”。

读者：我真的很想问，您的脑袋到底怎么长的？这

种故事，是怎么想出来的？

七英俊：首先，我天生就是一个很喜欢讲故事的人。我三岁的时候就会拽着家长，强迫他们听我讲小动物的故事。其次，这么多年我看的书、看的电影，都在喂养我。所以我可能比较幸运。

读者（替女儿来的妈妈）：我女儿马上中考了，她竟然知道七英俊老师的书，而且很激动。我就想，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很少有机会正大光明地看课外书。她已经是“沉迷其中”的状态了。我觉得今天不管怎么样，带一份纪念品或者买一本书回去，都算是给她中考的祝福。

陈曼冬：我特别有感触。我小孩三岁半，我本来以为我能掌控他的阅读，但现在发现根本不可能。你不能指望监控他一辈子。当年我爸爸管我管得很严，但我还不是在被窝里打手电看小说？小孩有小孩的世界。再过十年，他们怎么读书、读什么书，谁也说不准。

七英俊：对，我们小时候看的书都是偷偷换着看的，有乐趣。现在包括我们三个——70后、80后、90后——聊起来，那些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文本，都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被窝里看的。

陈曼冬：而且我发现，那些偷偷看的书，后来反而成了我们可以跟人侃侃而谈的东西，成了我们内心的某种光亮。

读者：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过去，而小孩面对的是未来的世界。每个家长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做起来很难。

陈曼冬：去年我跟漫画大师朱德庸老师聊育儿，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好，我分享给大家：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我们的过去，而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未来的世界。

这个确实很难，但我们要做的不是焦虑，而是相信。文学艺术是一条河流，它会有分支，会转向，但不会断。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文字整理：吴雨桐）

探寻仍不会停下

——王钧毅《移动的孤岛》分享会纪要

Article- 王钧毅 Wang Junyi 孙昌建 Sun Changjian 江 离 Jiang Li 李郁葱 Li Yucong 李广媛 Li Guangyuan



李广媛：首先，请本次分享会的作者钧毅回答问题。您是出于何种契机萌生了编写这部诗集的想法？创作《移动的孤岛》的初衷与缘起是什么？

王钧毅：这部诗集写于我的研究生期间。大四那年，我第一次读到昌耀的诗歌，深感震撼。作为一个江南人，昌耀笔下的青海意象对我而言充满陌生感，但他那种能够塑造出青藏高原精神形体的强大建构能力，以及用生命书写诗歌的赤诚，深深打动了我。深入了解昌耀的人生经历后，我看到了他早年的英雄主义情怀、逆境中的坚韧坚守，以及后期作品中对平凡小人物的深切悲悯。这些共同构成了我走上诗歌道路的最初动力。我本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经济专业，为了追随昌耀的精神足迹，我用了一年时间准备，跨专业

考到青海攻读比较文学硕士，专门研究昌耀诗歌，并将其与聂鲁达进行比较研究。至今我依然坚持诗歌创作，这份初心从未改变。

李广媛：江离老师，作为资深文学杂志编辑，您阅读《移动的孤岛》后有何感受？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您认为钧毅的作品有哪些突出亮点？

江 离：我对他的诗歌最大的感受是诚挚与执着，这与他本人的气质高度一致。钧毅本人回答问题严谨、一丝不苟，这既是优点，也可能会带来某种紧张感。我写诗时也有过那种绷紧如弦的状态，但有时稍微放松，反而能更活跃、更开阔。他非常年轻，发展的空间巨大。我注意到他在工作中还获得了浙江新闻奖二等奖，这很不容易，说明他具备多方面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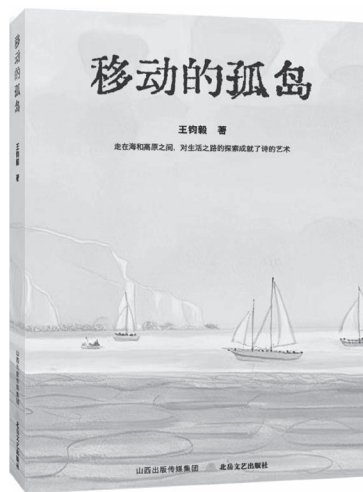
李广媛：接下来请教孙昌建老师，您深耕诗歌创作与文史研究多年，读完《移动的孤岛》后，认为这部作品的文本完成度如何？对比当下的青年写作，钧毅有哪些独特的特质？

孙昌建：钧毅的成长需要放在衢州良好的诗歌与文学氛围中来看待。衢州这些年形成了一个活跃的诗人群体，而他作为95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又走出了自己的路。他的学历背景很有意思：本科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专业，之后跨考到青海专攻比较文学专业。这种跨学科的训练以及他对昌耀的深入研究，使他具备了一般青年诗人少有的批评能力。我在高铁上、在永康都一直在读这本诗集，觉得完成度相当高。他的诗与人是统一的——认真、紧张的气质，恰恰是一种好的气质，就像当年昌耀第一次来杭州，下了火车不知道如何坐公交车，步行去学校。钧毅这一代人的学历和眼界已经为他们打下了良好基础，问题在于：如何在保持独立与不忘初心的同时，又能从容地融入社会，放慢心境。这或许是他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关键。

李广媛：孙老师不仅给出了评价，也提出了对青年写作的期待。接下来请教李郁葱老师。您对这部作品的诗学品格有怎样的整体评价？每位诗人都应寻找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专属题材，您认为应该如何建立诗人的个人风格？

李郁葱：钧毅江南成长与西北求学的生活经历带来的文化冲击对诗歌很有帮助。他诗集中的《搬砖》描写亲情，不动声色却令人心潮澎湃，这种叙事性受到卡佛、拉金等国外诗人的影响，是诗歌写作持续发展的关键。另一首《移动的孤岛》受象征主义影响，奠定了发展方向。钧毅能够在抒情和叙事两者间并进，呈现开阔境界。

根据我自己的写作经验，风格更多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刻意求取。年轻时我喜欢过艾略特，也读过自白派的普拉斯、塞克斯顿，但多年后回头看，反而是相对保守、平淡的弗罗斯特一直留在我心里，而自白派中罗伯特·洛威尔的价值愈发凸显，普拉斯等人的影响则逐渐消退。这说明审美和选择是会不断变化的，如同大浪淘沙。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就把自己当作一条江：当你不



《移动的孤岛》书影

断前行，所读的书、经历的事、遇到的人，都会慢慢积累，最终将你带到下游或者入海口。你的水质、携带的泥沙，都会随之改变。我在分享时特意拿出钧毅的两首诗——一首偏叙事，一首偏抒情。我认为他能很好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既是他的优势，也是对他的考验。钧毅写作的路还很长，发展空间依然非常大。

李广媛：感谢李郁葱老师的分享。我们回到钧毅，你在青海求学的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重返江南之后，创作心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钧毅：青海的自然环境与江南迥异。第一次去青海，我坐在中巴车上，因为轻微的高原反应，看到那些光秃秃的山脉像史前巨兽一样伏卧在大地上，那种震撼无法言喻。我写了一些青海自然景观的诗歌，比如《哈拉湖》，就是写了一次前往哈拉湖的过程，哈拉湖的海拔有四千多米，在人迹罕至的无人区，要坐越野车穿越草甸荒原，历经坎坷终于看到神秘的哈拉湖。在去往哈拉湖的过程中，还有同行者在颠簸的路途中出现了高原反应，因为身体原因被迫撤离了，经过紧急治疗才有所好转。青海就是这样既危险又迷人的地方，藏着人间的秘境，需要勇敢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它的美妙。此外，青海是多民族

聚居区,我与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朋友建立了友谊,他们的风土人情也融入了我的诗作。在青海写的诗,带有时间上的荒古感和空间上的旷远感,我试图像昌耀那样展现青藏高原的形体与特质。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衢州,得到了很多衢州的文学前辈的指导和帮助,衢州的文学氛围很浓厚,在他们的鼓励和带动下,我创作了大量的以衢州为题材的诗歌散文作品,表达了我对家乡的热爱。更多的诗虽未明确标注地点,但写作的空间始终萦绕在衢州的山水之间,或者说,那是我精神世界里永远鲜活的故乡图景。我一直想写出更有分量的涉及家乡历史的作品,这也是我选择记者这个行业的重要原因。当上记者之后,我的诗歌从原来的依赖想象和意象,转向了依赖经验和叙述,从书写自然和自我,转向书写社会 and 他人,希望能够写出更加开阔多元的诗歌。

李广媛:钧毅多次强调生活与写作的融合。接下来请教江离老师,作为一名诗歌编辑,您认为青年诗人可以通过哪些日常训练和创作实践,实现从日常经验到现代汉语诗性高度的转换?

江 离:我非常认同孙昌建老师提到的把钧毅的写作放在衢州整体写作环境中看待,衢州的创作氛围对于青年诗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关于如何从日常经验抵达诗性高度,我想说两点。第一,诗人首先要形成自己的风格,然后敢于打破这种风格。风格化的好处是让人一眼认出你的声音,但也可能成为局限。国外很多诗人直到七八十岁仍在求变,而国内写作者在这方面往往弱一些,很容易在舒适区里重复自我。第二,写作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记忆、阅读和生活经验。记忆尤其是童年经验,是最切身的写作资源,很多国外诗人始终将其视为核心。阅读则能帮你穿透事物的表面,看到背后的深层含义。没有阅读的写作,容易流于平面。生活经验更为重要。你刚才说的“走出象牙塔”非常关键。你不必只写山水,可以写办公室里微妙的政治关系,写与叛逆期孩子之间那种难以言说的信任与隔阂。如果你能把这些写透,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诗。总之,写作时要放慢

速度,找到更深入的切入点,反复打磨,让所有元素围绕一个核心运转,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李广媛:接下来继续请教孙昌建老师,从您的文史专业视角来看,青年诗人应如何将历史人文融入现代诗歌创作?在题材深耕和人文厚度打磨上,您有什么宝贵建议?

孙昌建:听完大家的发言,我有一个总的感受,钧毅的诗确实写得不错,但尚未达到我们和他自己所期望的水准。对此我的建议是:第一,多读书,古今中外都要读。第二,认真读地方志。昌耀之所以写出青海的厚度,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当地传说、神话、民间故事的汲取。你也研究聂鲁达,聂鲁达对南美原住民文化的运用同样如此。昌耀在汉语诗歌中已到达一个高度,那个时代的苦难与精神我们已无法复制,所以这个时代需要你们去创造新的高度。你也姓王,昌耀也姓王,冥冥中或许有一种责任吧。

李广媛:几位老师都谈到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李郁葱老师,当前青年诗歌创作常被批评脱离现实、缺乏“在场感”,您认为诗人应如何建立与时代的联结?如何用诗歌回应时代命题?

李郁葱:这个问题颇有难度。从广义上说,所有诗歌都与时代有关,抒情诗也不例外。每个写作者都生活在自己的“平行宇宙”中,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可能截然不同。我自己的体会是,文史写作反而能更好地体现当下性。比如我们写宋代的陈亮,大家感兴趣的不是他何时中状元、何时去世,而是他的“义利之辨”与当下社会的共振,从而产生代入感。这其实就是一种“在场感”——不是你喊了很多口号,而是你找到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让读者在今天依然能感受到那个问题的紧迫性。关注当下是必须的,但仅仅停留在描述当下是不够的。你要敢于触碰那些真实的、复杂的甚至有些疼痛的东西,哪怕需要采取某种“策略”来言说,通过独特的语言和结构,让时代的气息渗入每一个词语。

李广媛:感谢李郁葱老师的深刻见解。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拥有大量素材,但如果只做口号式的描写,效果

必然平庸。真正的“在场感”来自深入生活,而非浮于表面。最后,请钧毅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诗集名为“移动的孤岛”,诗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王钧毅:我的诗集取名“移动的孤岛”,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是我诗集中的一首诗,可以说是整本诗集我比较喜欢的作品。《移动的孤岛》写的是人生的寓言,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寻找。然而这更多的只是一场梦,结果虽不可预料,但我们的探寻仍不会停下,人生的意义本就无关乎结果,而在于探索的过程。“移动”象征着充满变化的生活,而“孤岛”隐喻人的本质状态就是孤独。人唯有学会独处,才能获得内心的成长。我一直保持对写作的热爱,因为写作是我生命的必需,也是我人生修行的方式,我想通过诗歌写作把人生体验记录下来,不断反思自我,获得更丰沛的精神。

李广媛:感谢孙昌建老师、江离老师、李郁葱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钧毅真诚的回答。今天的圆桌会议从创作初心谈到人生阅历,又深入到诗艺的锤炼与时代的回响,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学思考和创作启示。

其他参会嘉宾分享阅读感受:

余 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衢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钧毅的成长速度令人羡慕。他从青海开始写作,起步于青藏高原,与诗歌有着天然的精神契合,这是非常不一般的起点。毕业后他成为记者,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近几年在国内八大诗刊发表了大量作品,且能写评论,这在“90后”诗人中十分稀缺。他的诗集体现了年轻诗人的朝气,如向往高飞的鹰,面对迷茫依然相信光明。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猛虎”意象,展现出一种目标远大却尚未把握的心态。同时,他逐渐走向成熟,语言运用自如,意象转换自然。他的诗传达出追求信仰、无怨无悔的精神。钧毅的前景已展现出属于自己的特点,起点和高度都非常好。

闻 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衢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这本书是衢州市文艺精品扶持工程的作品,诗集的出版难度大,平台为年轻作者提供了宝贵机会。钧毅的

意象已经非常出色,但我建议他在故事性上寻求更多突破。他的报告文学写作也达到两三万字,不同文体的手感值得保持。诗歌更多是即兴或积蓄力量的创作,年轻创作者需要不断学习积累。相信钧毅的道路会越来越宽广。

崔 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衢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创委主任)

钧毅对诗歌的追求非常执着,曾将诗歌视为生命中的唯一,这种“苦爱”态度让我印象深刻。我与他私下交流多次,始终坚持:生活至关重要,诗歌是反映并解决生活难题的艺术。我希望他能从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提炼更多诗意。

周晓清(诗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钧毅的母亲曾担心他沉迷文学,但从个人经验看,对文字的热爱并无坏处,文学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钧毅在衢江区传媒集团从事记者工作,这促使他深入生活,将生活与文学更好结合。预祝他的诗歌写作走得更远。

敖运涛(诗人,入选《诗刊》社第42届青春诗会)

钧毅是“诗歌的赤子”。第一次见面时他诚挚地畅谈诗歌,让我看到自己年轻时与诗歌谈恋爱的影子。他的写作是“后江南式”的,有一种南北融合的诗学面貌。他的诗有修辞难度,使用一些生僻词语造成停顿感。诗集中有许多精彩句子,如《橘花谣》《出航》等。诗歌赋予我们由内而外的力量,希望钧毅把生活过好,更加快乐幸福。■

(文字整理:马丽飞)

在历史的裂隙中为春秋女性立传

——朱夏楠《春秋：刀锋与罗裙》分享会纪要

Article- 朱夏楠 Zhu Xia'nan 袁志坚 Yuan Zhijian 张 琴 Zhang Qin 李广媛 Li Guangyuan



李广媛：首先请朱夏楠老师分享一下《春秋：刀锋与罗裙》的创作初心，带我们走进那个理智与权谋交织的春秋时代。

朱夏楠：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很简单。我读书时的专业方向是古代文学，研究先秦，导师是马云庆老师，他研究《诗经》。当时我需要确定毕业论文题目，我对祭祀比较感兴趣。老师告诉我，如果对这块感兴趣，就去读《左传》。后来我读《左传》，发现里面有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国防与军事建设。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左传》的魅力，花了三年时间仔细研读。但《左传》容量很大，三年远远不够，毕业后我一度放下了。过了几年，觉得可惜，又重新开始阅读。既然自己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又觉得这本书如此重要，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呢？这就是我的初衷。

李广媛：谢谢夏楠老师提到专业的《左传》。接下来想请教袁老师，春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当时的权力结构又是怎样的？

袁志坚：春秋这个历史时期的分期，与《春秋》这本书的起止稍有差异。总体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春秋，是指东周——周王朝式微以后，到战国之前的这一段。刚才夏楠讲到《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里，除了战事，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婚姻制度。婚姻与祭祀有关，也与战争有关，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婚姻也是国之大事。一位女性人物背后的政治势力与利益纠葛。包括后来的谥号——书里很多女性的名字与谥号有关，这也与祭祀相关，是她被追认的政治符号。

至于战争，书中写了很多争斗，有的升级为方国之间的战争。战争是否因女性而起？这个结论太简单粗暴。但有的战争，导火索

确实与女性的个体命运交织。

因此,我们今天读朱夏楠的《春秋:刀锋与罗裙》,需要把判断的背景还原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伦理关系和婚姻形式中,最大程度地回到历史语境,去理解这些人物的命运、人性的特征,以及人与历史的互动。

李广媛:想请教张琴教授,我们都知道,联姻是春秋时代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您认为,春秋时代的女性在联姻中拥有多少自主权?

张 琴:女子称姓以别血缘,她生的孩子地位按母家血缘区分。所以春秋时期的贵族女性,无论在家还是出嫁,都带着家族的烙印,不像平民女子可能有一点爱情或父母决定的余地,她们的去向往往由整个家族决定。

那么她们有没有自主权?我觉得很少。春秋时期的女性——无论是哀姜还是文姜,她们的命运,尤其是婚姻,不由自己主宰。而且当时往往妹妹随姐姐一起出嫁,称为“娣媵”(“媵”指陪嫁)。所以这些女性是在刀锋上跳舞,但她们用巨大的勇气和个人魅力改变甚至书写了命运。这是我读朱老师这本书的体会。

李广媛:接着张教授的话题,下一个问题想问夏楠,春秋时期的女性,政治参与度高吗?她们主要以什么形式参与政治活动?

朱夏楠:正如两位老师所说,女性出现时,通常已经是某位国君或贵族的夫人。如果不是夫人,一般会被追溯——比如某位夫人出现时,会追溯她之前在宋国与某人的私事,但第一次正式出场时,身份一定是“某某夫人”。

女性在权力斗争中的参与度,取决于多个因素:母国的实力、个人的个性、是否积极寻找政治同盟。例如齐姜,母国齐国势力强大,她嫁到鲁国后政治参与度很高。哪怕后来她的兄弟杀了鲁国国君,她在鲁国的地位依然很强。虽然鲁国一度不能容忍,但当她为鲁国外交奔走时,鲁国最终还是以夫人之礼高规格下葬,并给予夫人尊称。

但也有相反的例子。同样是齐国,齐桓公之后内乱,国力下降,出嫁的女子命运就悲惨得多。我书中第一个提到的哀姜,嫁到鲁国虽是正夫人,也生了两个儿子,本



《春秋：刀锋与罗裙》书影

应成为下一任国君,但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母国也没有站在她这边。孩子被杀后,她被驱逐出鲁国,回到齐国也不被善待,成为弃子。所以个体差异很大,与母国兴衰、个人性格、政治同盟都有关系。

李广媛:袁社长,很多关于春秋的故事中,传统女性形象常被赋予“祸水”或“祸因”的角色。您觉得这种评价公平吗?

袁志坚:在古代政治评价中,我们可以参考一本学术书——《春秋与汉制》。这本书清楚讲述了《春秋》作为经学在汉代政治建构中的作用。汉代要总结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虽然历代皆行秦制,汉代也继承了秦的主要制度设计,但汉代对秦的一个重要反思,就是恢复周礼,提倡以《春秋》为道统的大一统意识形态。然而在汉代讨论中,基本不涉及女性。

直到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对政治的检讨中,女性问题才集中出现——主要是唐代有女性干政现象,如武则天,以及“安史之乱”后反思杨贵妃家族。这才真正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讨论女性问题。而在讨论春秋时期时,以前的检讨很少涉及对女性的批判或评价。

回到历史看,正如张老师所讲,春秋婚姻制度下女性几乎没有自主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话语权也很小。朱夏楠老师找到这样一个叙事视角,从历史中打捞出碎片化的信息拼接起来,为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角度。书中没有夸大女性的作用,但以赞赏的语气提到她们在夹缝中展现的智慧,让我们读来获得角色上的体验。同时,书中也写了那些成为政治牺牲品或被当作弃子的女性,这带给我们文学意义上的理解与同情。

从文学写作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有意义。我们解读这本书时,首先应把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一部历史散文来理解。刚才我们谈历史问题较多,但从文学角度切入,读者感兴趣的层面会更广。

李广媛: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历史、哲学和文学,比如《左传》,比如袁社长提到的《春秋与汉制》——很多典籍中都提到了一些女性形象。想请教张教授,从您学术学者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些典籍中提到的女性形象是否存在偏颇,或者视角上的缺失?

张 琴:我觉得是有的。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你看《论语》里,孔子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周室有“乱臣十人”——这里“乱臣”指治乱之臣。十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九人,因为另外有一个是女子。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并非孔子要歧视女性,而是当时的女子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或治国理政的公共名义。她们在政治权力斗争和游戏当中,其实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往往只能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参与。

此外,如前所述,因为她们是某国公主或王侯之后,所以在权力斗争中还要带有母家的参与,本质上是一种斡旋——所谓“婚姻和两性之好”。我个人认为,朱老师这本书带有女性视角,可能在书写某些女性角色时,对她们的悲惨处境或不得已的决策多了一些同情。

不过,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历史书写对女性的最大不公正,并不在于否定男性人物的同样问题。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失策或失德之处,但普通人不会被这样放大。女性一旦处于权力当中,一点点问题可能真的会影响国家的治乱,因此造成很大影响。但从历史书来讲,这种放大确实是不公正的。

李广媛:说回我们今天这本书,请教朱夏楠老师,据我所知,您的“春秋系列”已经出了第二本,前一本是《缝隙中的面孔》,这本《刀锋与罗裙》把视线收回到春秋时代的女性身上。结合刚才张教授和袁社长谈到的许多春秋女性故事,您觉得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书写这些春秋女性故事的意义是什么?

朱夏楠:首先我得说,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书写女性的“意义”。写第一本书时,我也没有把很大笔墨放在女性身上。只是在不断阅读过程中,发现了她们被忽视的一面,所以第二本书才觉得把她们拎出来写有特别的意义。

一方面,就像两位老师讲的,很多史料确实不太公正,但这种不公正多半是出于政治考量。如果理智地读过整个春秋史或先秦文献,应该知道责任不能全归罪于女性。他们之所以这样书写,可能主要是为了影射当时的后宫干政现象,把女性当作政治工具——拉出来作为坏的典型加以抨击,告诫后人要有“女德”,在政治中尽量缩小自己。

有些行为在男性身上可能是很常态的东西,而在女性身上,因为女性被记载得本来就少,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会被放大,甚至把严重后果推诿到她们身上。

李广媛:请教袁社长,您刚才说这本书更适合作为文学书来阅读。作为一名资深出版人,您觉得这本书中哪一个女性角色,值得读者优先阅读?

袁志坚:不好说。从世界文学看,真正独立出走的女性是《玩偶之家》的娜拉,而春秋时期的女性几乎无法独立出走——《诗经》中的“之子于归”,“归”指出嫁,婚后很难逃回娘家。不过,书中的女性并非没有觉醒与愿望,我们不能用后世的妇道去简单审判她们。朱夏楠让那些被历史抽象化的女性释放出有血有肉的东西。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用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的女性,分析她们是否有独立的人格追求、身份建构的需求,以及不屈服于规训的意志。为什么不同女性会有不同的行为选择?这背后并非简单的生理性或游戏化举动,而是与她对抗生命的抗争、或被裹挟的状态有关。

从文学书写来看,我们要理解这种“有血有肉”背后

所附着的权力、状态,以及个体在有限空间中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这让我们对历史充满想象力。本书除了引用《左传》等直接证据,还引用了大量《诗经》内容。钱穆讲中国学术思想史时说过,《诗经》也是史,他将《诗经》与《春秋》对照,对同一事件进行文学化的印证。如果说更喜欢哪些女性,我依然偏爱《诗经》中的形象,更具文学性。比如去野外采野菜,先揣进兜里,最后把兜扎起来——这个画面多么欢快、美好,让人对女性的自由与美好充满向往。我觉得朱夏楠这本书,努力让那些被历史抽象化、符号化的女性释放出有血有肉的特质,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李广媛:下一个问题想请教张琴教授,从学术和哲学的角度,您觉得这本书中哪些女性角色非常值得我们再深入分析和解读?

张 琴:我体会比较深的是,这本书里谈到的女性,作者的写作方法很好。她没有孤立地写女性,而是把她放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中去解读,而且不着痕迹地融入了政治和历史事件。这样,那些在历史文献中可能只有几句话记载的角色,就变得丰满了起来。我想说,这本书基本基于史实,但也是一部文学创作。

我个人最喜欢看的是反派角色,因为她们做的那些事情,背后的动机很难揣摩。同一个事件导向一个结果,但背后有多种行为驱动。这种驱动有时候来自她的社会角色,也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她不完全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一个丰满、饱满、活生生的人。一方面,她作为女性,从历史故事堆里站了起来,展现给我们看;另一方面,她又游走在历史事件当中,既对历史产生了影响,又能带动历史事件的发展。

女性角色,我们往往只看到她是谁的女儿、谁的夫人、谁的母亲,却没有人关心“她自己是誰”。她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姓。许穆夫人很光辉,但她是誰?我们只知道她姓姬,“许”是她嫁过去的国家,“穆”是她夫君的谥号。她到底是誰?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朱老师的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

李广媛: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朱夏楠老师,刚才袁社

长和张教授提到了书中很多女性,您能不能用书中的一个角色,跟我们讲讲您是如何基于史实进行文学创作,如何把权力、联姻、斗争与女性角色结合起来的?

朱夏楠:那我就从开篇的哀姜说起吧。写哀姜是被《左传》中“杀嫡立庶”一句话触动。哀姜的两个嫡子被权臣杀害,以立侧妃之子为国君。哀姜在那个女性很少说话、说话也很平和的年代,发出了如生命最后一击般的疾呼。她同时被母国齐国和夫家鲁国抛弃,儿子死后离开鲁国。史书称她为“哀姜”或“出姜”——“哀”“出”并非谥号,而是史家表达同情与怜悯的称呼,这在春秋时期很少见。她的悲剧与自身个性有关:作为正宫夫人本占上风,却未积极争取权力,加上母国衰弱、对手联合权臣,悲剧难以避免。

袁志坚: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写作方法。刚才张老师说,史料中只有几句话,朱老师把它写成了一个故事。这里他用了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区分前景和背景,把景深拉得很长。这样一来,一个人物可以站在画面前景中成为聚焦点,因为历史的景深被拉长了。把朱老师两本写春秋的书看完,大致上就能对春秋历史的整体脉络有所了解——一个一个故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了整个历史背景。

李广媛:今天通过朱夏楠老师、袁志坚社长、张琴教授的解读,让我们对春秋时代一个个原本可能相对单薄的纸片人,有了鲜活而立体的认识。她们也有挣扎、有欲望,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通过这本书,她们更加立体和鲜活了。❏

(文字整理:马丽飞)

编者按

2025年,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面向全省3~6年级小学生开设“文学通识教育·国学艺术课堂(小作家班)”,邀请国内知名作家、优秀教师授课,带领同学们感受文学之美,接受传统文学熏陶。在为期十节的国学艺术课堂上,孩子们系统地接受了文学艺术的教育,并掌握了作家们传授的优秀写作技巧,留下了自己优美的文学作品。本期特发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文学馆里的甘露

Article- 柏逸吴 Bo Yiwu

再一次踏入文学馆,馆外的樱花已经凋谢,但那扑面而来的文化的气息,还是跟往常那样沁人心脾。

记得刚进文学馆的时候,我还在为“没题材可写”的问题所困扰。当时讲课的老师是慈琪,她带我们走进了她的童话世界。在那里,我认识了永远倒不了的老屋,找不到朋友的小鱼,变成猫咪的奶奶……当问到她怎样写出这样的故事时,她笑了笑说:“这些都来自于生活。‘永远倒不了的老屋’是她在古镇里看见的老房子;‘找不到朋友的小鱼’是童年的我;‘变成猫咪的奶奶’是得病的奶奶。”听到这儿,我就认为作家的生活应该是坎坷挫折的,只有生活有很多不寻常的事的人才能成为作家。但慈琪说的下一句话才真正告诉我事例来源于生活,她说:“生活中有很多多彩的事例,比如帮助、失败、作业、课堂……它们都像是一粒粒种子,可以长成美妙的故事。”此后的一周,我都在思考这句话,我找到了很多的“故事种子”,如同学借的带剪刀、下雨天的“爱心

伞”……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和赞同“事例源于生活”。

上了几节课后,我的作文明显比以前进步了很多。这次讲课的老师叫徐海蛟,也是一名有名的作家。他刚上课就要求大家尝一尝墨的味道。只见他先往杯子里放了一点儿墨,用一只手指点了一下墨,然后舔了一口,咂咂嘴巴。他请了两个同学上台学“吃墨”。两个同学也用手点了一下墨,学着老师的样子舔了一口,两个同学的牙变黑了。老师笑了笑问我们,为什么同学的牙是黑的,而他的牙是白的。答案浮出水面了,原来老师是用中指点墨,舔的却是食指;而同学是用食指点墨,舔的也是食指。这节课学完,我明白了观察的重要。

在文学馆的课,一节有一节的特色,一节有一节的要点。东君老师教会我们怎样写诗,涂国文老师教我们怎样写征文,张佳伟老师告诉我们作文和作品的不同。这一节节课就像一滴滴甘露,相信在这儿一滴滴的甘露的滋润中,我的作文水平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蘑菇猫与平菇猫

Article- 钟悦心 Zhong Yuexin

在森林里，生活着两种蘑菇猫，一种是颜色鲜艳长着美丽花纹的蘑菇猫——小仙女，另一种是颜色灰不溜秋长相土气的平菇猫——平平。她们平时谁也见不到谁，日子过得安稳美满。

可是这种平静随着小仙女的一次春游被打破了。蘑菇猫小仙女来到了平菇猫平平生活的地盘，她们华丽的外表，走路的高贵姿态立马就让这里沸腾了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小仙女吗？”“不对！她们好像一群小精灵……”猫咪们纷纷赞美着蘑菇猫小仙女，难掩对她们的喜爱。他们有的将蘑菇猫带回家，插在花瓶里，有的拿去送给好朋友。一时间，能拥有蘑菇猫小仙女成为了猫咪群中的最新潮流。这让原本就有些内向的平菇猫彻底变成了空气，彻底地离开了猫咪群的视线。

蘑菇猫不忘对着平菇猫嘲讽上几句：“长那么丑就不应该从土里钻出来，污染大家的眼睛。”平菇猫很想骂回去，可看看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又默默地低下了头。“我们搬家吧！看来猫咪们已经不需要我们了。”平菇猫们都表示同意，准备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不好啦！快救猫啊……”傍晚，一阵呼救声传来，平菇猫们赶紧跑过去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只白猫表情痛苦地躺在地上，捂着肚子来回打滚，他旁边的花猫手里拿着半个美丽的蘑菇猫，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和朋友正在野餐，他刚吃了几个蘑菇猫，肚子就开始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花猫想明白怎么回事，救护车的鸣笛就响了起来。几个猫医生从救护车上下来，查看了一下躺在地上的白猫。“是食物中毒。”灰猫医生说道。

见多识广的灰猫医生又仔细看了看花猫手中的蘑菇猫，告诉大家：“这种蘑菇猫虽然外表好看，但她们的身体里含有毒素。以后再看到这种颜色鲜艳的蘑菇猫可千万要远离！”灰猫医生的话让大家都惊愕不已，这件事也一下就在猫咪世界传开了。

从这以后，蘑菇猫小仙女成为了无猫搭理の毒菇猫，猫咪们纷纷避而不及。反倒是原本平平无奇的平菇猫引起了猫咪们的注意。“这平菇猫的样子不好看，可味道真鲜美啊！”

龙舟胜会

Article- 赖羿寰 Lai Yihuan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每当耳畔响起这首熟悉的童谣，我眼前便会出现端午时节西溪湿地举办龙舟胜会的热闹景象。

听爸爸说，两千多年前，人们为了纪念和保护投汨罗江的屈原，借划龙舟驱散水中鱼虾。从此以后，赛龙舟这个风俗便流传了下来。

在我的家乡杭州，赛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它更像是一场水上的“狂欢节”。以前，我只是岸边的一名观众；今天，十二岁的我成了船上的一员。

我坐在龙舟上，远远地望着江中泊着十几条龙舟。龙首高昂，漆金的龙须在风里微微颤动；龙尾翘起，鳞片闪着青黑的光芒；龙身狭长，绘着红底黑纹的波浪。划手们陆续登船，太阳照在他们黝黑的肩背上，亮晶晶一层汗。鼓手端坐船头，白背心、宽脚裤、双臂缠着红布，两柄鼓槌竖在胸前，如两支待发的箭。我两手提着船桨，努力地平衡着身体，与那些年

轻力壮的小伙子们在一起，稳稳地准备着与对手一搏而快。

“哗——哗——哗——”随着清脆的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了。在“咚咚咚，咚咚咚”的鼓点声中，龙舟上的队员们把桨投入水中，有节奏地划动着。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船首溅起层层雪白的浪花，船尾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痕。我听着鼓声，呼着号子，奋力地在水声桨影里把拼搏挥洒自如。

最精彩的莫过于“胜漾”环节了，这是杭州龙舟的炫技环节。龙舟要在水中灵活地做360°旋转、穿梭，在规定水道内划出各种阵形，展示各种高难度动作，惊险壮观的场面引得观众阵阵喝彩。

看着队员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听着那振奋人心的鼓点，我不禁心潮澎湃。他们有的脸涨得通红，有的汗水湿透了衣背，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手中的桨。这让我深深感受到，龙舟胜会不仅是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更是团结协作、奋勇向前的精神象征。■

一只叫小白菜的鹿

Article- 胡昕妍 Hu Xinyan

在一棵树下，一只鹿宝宝出生了，但这只小鹿长得很奇怪，它的头是草绿色的，其他地方的颜色全是奶白的，因为它长得像小白菜，所以大家都叫它小白菜。

一天，它正在开心地散步，突然一只凶狠的狼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把小白菜吓了一大跳。这时狼往后退了两三步然后往前一跳，小白菜见了以后撒腿就跑，狼紧追不舍，但因为小白菜的腿又长又细，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所以大灰狼怎么也追不上小白菜，只好悻悻地离开。可正当小白菜高兴时，它一不小心进入了大坏蛋的地盘，眼看大坏蛋要出门了，小白菜吓得自言自语：“谁能来救我呀？”这时小白菜鹿变成了一棵小白菜，在大坏蛋的园子里担惊受怕地待了一天一夜，生怕大坏蛋发现它。第二天，大坏蛋还没有起床时，一只小鸟发现了小白菜的秘密，说：“你就是

小白菜吧？快走，今天大坏蛋要吃白菜汤呢，可别被他煮了。这可是我昨天从他的食谱上亲眼看到的。”小白菜一听吓得变回了自己，马上逃走了。

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了王宫，狮子国王说：“小白鹿，你怎么来王宫了？是有什么事吗？”“我昨天跑到了大坏蛋地盘里，为了不被发现，我就成了白菜。第二天，他要吃白菜，幸好小鸟提前告诉了我，我才可以逃走。大坏蛋常常欺负别人，我们要打败他。”小白菜说。“可是，大坏蛋很厉害，和他硬打是打不过的。”狮子国王担忧的说。他们围在一起讨论了好久，突然小白菜竖起小耳朵，说：“我们可以在他睡着时，拿着火把包围他的大屋子把他打败。”果不其然小白菜的方法成功了。

现在的小白菜已经成了动物王国的大英雄。🦁

迟来的邀约

Article- 祝宁萌 Zhu Ningmeng

一个微风轻拂的午后，枝头的鸟儿唱得格外欢畅，像是在召唤孩子们出门嬉戏。不远处的空地上，几个身影正追着足球奔跑，笑声阵阵。而书桌前，与他们同龄的小虎却正蹙着眉，对着习题凝神思索。

小虎不算天资聪颖的孩子，却总比旁人多几分韧劲。此刻，其他同学早已掏出手机扫出答案，匆匆抄完便奔向球场，唯有他埋首于书本，一笔一画地琢磨着课堂上学过的知识点。窗外的喧闹几次勾得他心头发痒，指尖甚至已经触到了作业本边缘，可那句“学习容不得投机取巧，每一步都要踏实”又在心底响起。他深吸一口气，拉上窗帘隔绝了诱惑，笔尖在纸上沙沙游走。

“砰——”一声闷响，什么东西撞在了窗沿的墙上。紧接着传来同伴的呼喊：“小虎，出来玩啊！作业回头抄抄不就完事儿了？”原来是足球飞了过来，捡球的同学扒着窗台朝里喊。

小虎摇了摇头，笔尖没停：“不了，谢谢，咱们下次再约。”窗外的人轻嗤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屑，转身时还嘟囔着：“反正能交差就行，犯得着这么较真？”窗帘后的小虎攥了攥笔，在心里给自己加了把劲，继续与习题较劲。等他

终于放下笔时，兴奋地拉开窗帘，才发现天色早已暗透，球场空荡荡的，小伙伴们早就散了。他望着漆黑的夜空，轻声安慰自己：没关系，总下次次的。

日子照常流转，直到那天，老师抱着一摞试卷走进教室。“要考试？”同学们顿时炸开了锅，窃窃私语声里满是慌乱。考完试更是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直嚷嚷：“太难了！根本不会做！”

发卷那天，老师站在讲台前，目光扫过全班：“这次的卷子确实有难度，考的就是大家的基础牢不牢？”她顿了顿，举起一份试卷，“特别要表扬小虎同学，进步非常显著，这次成绩超过了很多人。”

话音刚落，不少同学的脸颊腾地红了，羞愧地低下了头。下课后，曾经嘲笑他“太较真”的伙伴们纷纷围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小虎，以后我们跟你一起做题，做完了再去踢球，怎么样？”

小虎看着眼前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心里像被暖阳晒过一样，他笑着点头：“好啊。”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他摊开的试卷上，那些工整的字迹仿佛都闪着光。☐

我的“小苦瓜”

Article- 朱善兮 Zhu Shanxi

在我的玩具王国里，住着各式各样的公民：可爱的芭比娃娃们像一群小精灵，梦幻的水晶球似藏着神秘魔法的民间艺人，漂亮的小包则如同等待出行带着宝藏盒的旅行者。但在众多“公民”中，我最宠爱的非抱枕“小苦瓜”莫属。

“小苦瓜”是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生日那天，我随着妈妈走进了小区旁边的一间商店里。因为妈妈已经答应我了，要送我一个漂亮的抱枕。我一眼就看中了放在架子上的那个“小苦瓜”。它像一颗会发光的浅绿宝石，在一众抱枕中格外亮眼。它和我的脑袋一般大，圆滚滚的身子裹着毛茸茸的“外衣”，头上绣着一朵明黄色的小花，仿佛在说：“早上好呀！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吗？”当我抱回它时，轻轻地把它放在我的床头。这可爱的小精灵呀，就像生机盎然的小花，总能让我的不悦像被风吹散的云朵。

记得暑假那天，我心爱的书突然“失踪”了。我急得像被火烤的蚂蚁，在书房里翻箱倒柜，嘴里不停地念叨：“明明放在这儿的呀，怎么不见了？”突然，“咚”的一声，我的头撞在了

柜子上。眨眼间，柜子上的文具像调皮的小精灵，“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落了一地。看着满地狼藉的书房，我心中又气又急，一头扎进房间，像泄了气的皮球般软绵绵地倒在床上。

这时，我像往常一样抱起“小苦瓜”，把心事一股脑儿地倒给它听。渐渐地，我的心情像被阳光晒暖的湖水，平静了下来。“小苦瓜”那咧开的嘴角仿佛在鼓励我：“不要伤心，只要细心，一定可以的，加油！”它的话像一阵清凉的风，吹灭了我心中的怒火。对啊，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难关，只要静下心，认真一定能找到答案！我静下心又找了一遍。哈！书果然乖乖地躺在角落里呢！

从那以后，“小苦瓜”成了我形影不离的知心朋友。我无聊时，它像一位安静的听众，陪我解闷；我高兴时，它像一位欢呼的伙伴，陪我一起乐哈哈地看书；考试失利时，它像一位温柔的老师，轻轻安慰我，让我重新振作。

转眼间，“小苦瓜”已经陪我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也许在别人看来，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抱枕。但在我心中，它不仅是温暖的陪伴，更有着妈妈对我无尽的爱！

编者按

2025年,浙江文学馆面向省内小学生开设“文学通识教育·诗教课堂(小诗人班)”“文学通识教育·国学艺术课堂(小作家班)”,邀请国内知名诗人、作家、优秀教师授课,带领孩子们感受诗歌之美、文学之韵。在为期二十节的课堂上,孩子们以诗为舟,徜徉于语言与想象之间;以心为笔,记录下成长中的天真与清澈。

本辑所收录的诗作,为本年度诗教课堂、国学艺术课堂部分学员的成果呈现,作品虽笔触稚嫩,却真挚鲜活,展现了孩子们独特的观察视角、丰沛的想象力和质朴的情感温度。未来,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文学通识教育将持续播种、点亮、陪伴每一颗稚嫩心灵在诗歌的土壤里自由生长。

光之国秘境(组诗)

Article- 吴若佳 Wu Ruojia

光之国秘境

欢迎来到光之国
霓虹是流动的星河
风裹着咖啡的香撞进巷口,
每个步子都写着鲜活。
这里,
每片影子都有光。
老奶奶的藤椅摇着午后,
毛线球滚过青石板的温柔,
孩童追着蒲公英的白,
把笑声系在云朵的衣摆。
快乐像一只小鸟,
总在窗口啄响晨光的歌。

春芽

墙角砖缝冒绿芽,

沾着晨露眨着眼。
邻家阿婆欲浇花,
一勺阳光伴着她。
风拽柳丝荡秋千,
燕啄新泥垒新家。
放学娃追蝴蝶跑,
书包晃落满路霞。

作业本里的春天

笔尖在方格纸上轻爬,
描出“草长莺飞”的细芽。
窗外玉兰摇落白瓣,
悄悄吻上练习本的角。
同桌偷偷传纸条,
画只蜜蜂采花蜜。
铃响时匆匆合上书,
书包里裹着半片晴光。

数不完的童年

一瓣瓣玉兰落书桌，
两双双小手叠纸鹤。
三声声铃响催下课，
四处处欢腾满校园。

五朵朵云儿飘天际，
六支支铅笔写新歌。
七颗颗糖果藏衣兜，
八阵阵风拂鬓边涡。
九片片落叶铺小径，
十全十美是童年乐。❏

假如我是雪花（组诗）

Article- 何苡萱 He Yixuan

假如我是雪花

假如我是轻盈的雪花，
我要乘着风，飞啊飞——
一直飞向遥远的非洲，
落在晒得暖烘烘的土地上，
让那儿的孩子，
也能捧起一团凉丝丝的白，
在笑声里踩出第一串雪印。

春天的故事

春天“吱呀”推开了门，
小草从泥缝里探出头，
云絮在天上眯起笑眼，
连小娃娃的脸蛋，
都晒得像刚剥的糖橘子，
透着甜丝丝地暖。

欢迎来到白纸国

欢迎闯进白纸国！
这里的风都裹着颜料香——
小孩举着刷子刷房子，
“啪嗒！”一大滴颜料掉下来，
小人都裹上了彩虹的花衣裳。

周末

周末的时光，是块甜滋滋的糖：
先把作业的字，写得像跳格子般整齐，
再让漫画里的小人蹦蹦跳跳
然后贴满一整页亮晶晶的贴纸，
连空气里，都飘着有趣忙碌的欢喜。❏

快乐得像一只小鸟（组诗）

Article- 王若慧 Wang Ruohui

快乐得像一只小鸟

它在夜空下扇动五彩的翅膀，
把快乐的羽毛留在
每一个孤独的人的枕头底下。
让他们获得幸福和快乐，
假如你在伤心难过的时候入眠，
那你明天去枕头下找一找，
快乐的小鸟是否光顾了你的床！

一只星

星星像一只只萤火虫，一样闪烁，
小朋友们争相去抓。
却抓了个空。
抬头一看，
星星还在天上。
低头一看，
湖面上波动的水波纹上
镶着一只只星星，
如同一只只飞舞的萤火虫。

欢迎来到这里

欢迎来到这里，这里有玫瑰绽放，
散发出清新的甜味，星星在夜空中闪耀。
这里没有孤独，没有苦恼，只有幸福和欢乐。
所有生灵都可以在这里平等相处，自由和谐。
它不存在我的梦境，而是真实的……
其实，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花园。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不会让它任意融化
飘呀，飘呀
飘到池塘里，荷花上，
静静地躺在它的花蕊里。
任由淡淡清香包裹住我的身体，
成为她身上的装饰品。❄

春天的故事（组诗）

Article- 姚翔之 Yao Xiangzhi

春天的故事

如果春天要我写个故事，
我就让风筝当主角飞上天。
它要和云朵赛跑，
还要扯着风儿的尾巴打秋千。

如果故事需要配角，
就让柳枝当它的长头发。
小溪叮咚叮咚配音乐，
蚯蚓在土里扭着身子画画。

最后主角落在谁手里？
嘿！正好撞上我张开的手臂！
这个故事我不写结尾——
因为春天，永远都在我手心里蹦跳！

雨

今天下大雨
我打伞出门

雨点打在伞上
“砰砰砰”“乒乒乓”
雨点自己把自己闪了腰
而雨伞的腰还是直直的

如果数字也是一首诗

如果数字也是一首诗
那 + 绝对占优势：
笔 + 纸 = 诗
嘴 + 勺 = 吃
哦 + 哦 = 知
× 不服气也来作小诗：
哦 × 笔 = 满分
÷ 号突然来打断：
哦 ÷ 笔 = 菜
嗯？为啥？
嘿嘿，自己去想吧！

逃（组诗）

Article- 尤睿辰 You Ruichen

逃

要去游泳前的几分钟，
我的脚痛起来了，
痛得很厉害。
看，
脚背都肿了！
我不能去游泳了。

假如我是一朵小雪花

假如我是一朵小雪花，
我会飘到客机上，
跟着它一起去旅行，
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

我会飘到孩子脚边，
和其他雪花一起，
会合成可爱的小雪球，
被扔向江面，
化为一滴水，
流淌在祖国的血脉之中。

课堂上的讨论

屁股，
越凑越近。
脑袋，
已经贴到了一起。
哪里来的话筒？
哦，
是老师！
啊呀同桌，
我刚刚说了什么来着？

成长

小时候，
妈妈让我跑在她前面。
在她的笑声里，
我跌跌撞撞地越跑越快。

长大了，
我让妈妈跑在我前面。
在我们的笑声里，
妈妈轻轻松松地被我超越。❏

一只飞机（组诗）

Article— 李陈懿 Li Chenyi



一只飞机

看！
天空中飞来一只鸟，
真漂亮，
肚子上有一双脚，
不对，
它怎么还有一只脚？
银色的翅膀真漂亮，
不对，
它怎么不扇动翅膀飞？

春

春天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光秃秃的桃树上，
瞬间，
她来不及抽出新绿，
就马上用粉红的花来装饰自己，
因为她知道，

春来了——

突然一阵风，
把桃花吹上天空，
落在溪流上，
溪流马上知道，
这是桃树告诉他的秘密，
春来了——

随后，
溪流的叮当声，
传入了小草的耳朵里，
小草马上懂了，
立刻从土里探出头，
他也知道，
春来了——
当然，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
告诉人们，
春来了——

编者按

2025年11月1日至11月5日,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组织浙江青年作家、编辑赴杭州临安、安徽宣城、黄山等地,开展了一场以“寻访浙皖文脉,体验徽州文化”为主题的文学交流采风活动。活动沿新安江与徽杭古道行进,串联临安、广德、宣城、黄山等地,以行走叩问历史,以笔墨应答山水。本辑所收录的诗歌,正是此次活动丰沛成果的集中呈现。诗人们诗风各异,或沉静深邃,或清新灵动,或雄浑开阔,共同勾勒出一幅穿越古今、联结浙皖的文学地图。现将部分诗作辑录于此,以飨读者。

李昭来信(组诗)

Article- 王江平 Wang Jiangping

李昭来信

吾弟昭,来信已到。
信握在手里,半天缓不过神。
埋在生活里太久了,
浑身就会弥漫着家具的安静。
屋顶也是安静的,像雪
厚厚地压在头顶,令人喘不上气来。
我写烂诗度日,写完的诗稿推入灶台,
以其微弱的热度,煨熟半顿午饭。
这是它们唯一的价值。下午暴雨
铿锵的节奏敲打在石磨和井沿。
若非你的提醒,我险些
忘记了那傲人的郊游天赋。
故而,信中邀约,我当欣然前往。
家里所剩的米酒也要一次性喝完。
角落的锄头不再去握了。墙上的宝剑
必定重新出鞘。冲向屋外,
剑气所至,雨丝纷纷斩断。

昭,你可知道,此时的我蒸汽腾腾,
虽年过五十,仍按不住,这颗躁动的心。

孤独敬亭山

体面的工作,丢掉就丢掉,
高力士脱去的高筒靴,原本
自己脱也无妨。靴子不重,
掷之于地,也会发出枯叶那么轻的声音。
我穿着它,见过很多人,
登过很多山。到敬亭,才意识到
所谓的登高,是为灵魂增高。
足够高时,就能看到最繁华的宣城,
以及最陡峭最孤独的自己。
如此说来,这辈子登过的山,
也许是同一座山。走过的路,
也许只是为了走,走走什么路无关。
死去的人装进坛子而看不出死相。

登敬亭山

李白不在了。看山的神态还在。
或者说，你的神态里，我看到了李白。
山道狭窄而蜿蜒，
疲倦和兴奋共同构成下午的你，
偶尔就地坐下，听见彼此，
喘气的回声隔着数个朝代。
山上的树越来越多，有的长高了，
有的长老了，枝头结出果子，
到深秋，作为其中之一的

李白变红了，挂在枝头摇摇晃晃。
那是酒后的样子。洒洒一地，
在看不见的地方汇聚成溪。
耳朵将你导航到溪边，你也醉了，
抱着滚落的坛子，和李白睡在一起。
(你也是和李白睡过的人，这并不难为情)
他是否下了山，事后你总想不起。
也许李白就成为那座山。
喝醉的脸庞像点亮的灯，
你照见他时，他也照见你。☞

敬亭山记（组诗）

Article- 吴 个 Wu Ge

敬亭山记

逃往鸟雀中，或者逃往流云中
风从北方远道而来

独坐。沉入湖水就
低于所有的镜子

我已经低于所有
过往的自己。如一座崩碎的山

马匹沉眠不醒；下沉的石炭纪

敬亭山成为一个钝角。山上
人面招摇
可时间烟海不明

你垂听

徽州行

秋水，乌桕，石板桥。高墙清癯
比一首绝句更瘦了
牛毛雨中，柿子如旗

隐去纸上的姓名，徽州
总在摇动着。旧城门外
伏卧的猫有三只
把晨昏时的鹧鸪声，揣进怀里

鸦雏的行迹不可追寻。
梦是一把旧刀子；一朵灰白的伞
别离和归来
都很遥远

一株桂花出生又死去。在青砖里
可月光不老去，麻雀不南行
眺望我。晚灯游过木窗棂

游敬亭山赠禾子兄

来敬亭山找李白，自然是找不见的
只有天光和水色被困在这里
已经一千多年
鸟雀的子孙也已飞走
它们闹过的云，不知化雨、成河
而又成云多少遍

千年前，一个名叫李白的老头子
停止了一生的壮游，第不知多少次

爬上这座低矮得可爱的
南方小山
吟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身边没有朋友，手边没有酒
连头上的白发也没有
三千丈长，回应他的只有
这样一座小小的山

我因此知道：禾子突然的邀请已证明
他人并非地狱，而可能是
另一座敬亭山 ㊞

秋山（组诗）

Article— 禾 子 He Zi

秋山

桂花终于以馥郁统治山林
除此，广德的秋色偏于清淡
竹林肃立，仿佛绿装的兵俑
不远处，徽州与天目平分秋色
如两支盛装歌舞团。阿剑
五彩斑斓之衣，秀于竹林：
走来走去，像一小块散装的秋山

敬亭的山

一定是在月夜，迟暮的诗仙
第七次踏入这座山中。生命的
暮色开始四合，他发现山似乎变高
空中的玉盘也变高了

身边的簇拥者鸟雀般散去
知己也突然如晚霞散尽
他成为孤云，只剩下一身的雨水
所有的静物，都成了亲人

敬亭的湖

必须有湖泊从容打开，调配
天光与水色，不然那些高高低低
的山，以及依赖着的城池子民
都是了无生趣的

敬亭湖才是宣州的封面
山上飘来抑扬顿挫竞技千年的诗句
肯定落满了湖底——
像一艘艘等待出土的沉船 ㊞

青山湖（组诗）

Article- 谢健健 Xie Jianjian

青山湖

——赠王文其

浮萍连接着浮萍，没留下空隙。
下船登陆的时刻，脚步正虚浮，
阳光洒落下细密的曝光阴影，
悬浮的蓝色桶在桥底晃动不安。

满目浮萍汇聚成抹茶色的森林，
像更靓丽的一抹青绿淹过
高大的落羽杉，草坪上生出乔木。
在梦幻之间，枝头掉落了我们。

绿头鸭游荡过的水面，旋即
复归于合拢的浮萍，像要填满
一个人难以穷尽的欲壑——
自然仍然葆有这雄伟的奇力。

在同一棵树下，我们合影留念，
又失散在不同流速的人群中；
我们如浮萍在这潮湿的人世，
时而相聚，又时而分离。

为吴越国遗世的秘色瓷而作

一梦间故国已纳土归宋，
只隔着玻璃展柜，与几墙史书。

即使仍在熟悉的地域与气候中，
官窑也停熄了烧制的炉火。

刚倒满沉香的镂孔薰炉，
遽然被掩上墓门，烟，折断在地底；
云纹油灯过完一生的雨季，物账碑
在千里外的法门寺，为瓷器验明正身。

金书铁券庇佑过钱氏的孤儿，
正统，往往要依赖前朝的遗物……
我们在博物馆试图认领一种归属，
仿佛流浪的吉普赛人停靠一片土地。

我们，就像失去了匣钵的瓷坯，
在冷绝的炉窑里模糊了自我的辨认。
是否也要历经一整个千年，
才能在釉水流动间，还原最初青翠的脸？

月夜，在敬亭湖李白像前

秋夜的湖边是一条幽暗的小径，环绕它
我们的脚步因无目的而虚浮，甚至话语
也会被凉风打散，幻听出黄山雪落的响动。
渐渐地，我们聊到了诗人，聊到我们途经
又错过的李白像，月光就如水流泻过阴云，
不断地指引着分岔的来路：李白，时刻
都在向我们靠近，直至你真的来到他身前。

李白像需要一种仰观，就像它一直仰视着
夜空。现在，那些他写下的追月亮的诗，
每一首都如闪电一般，划过我们的脑海。
而我们此刻的肃默，或许是在倾听记忆中

最动人的那一句：度过了宣城里安适的晚年，
他依然是个为捞月而死的诗人，这个小时不识月
的孩子，永远在追求一颗最澄澈、明亮的星辰。 ❶

树把天空种进水里（组诗）

Article- 张 广 Zhang Guang

树把天空种进水里 ——在青山湖

树如何把天空，种进水里
水如何把树，养得如此直

水杉树把根扎进水里，像庄稼扎进土
它们站得直，比田埂上的稻草人还直
可是要把天空的故事，说给游鱼听？
划艇的人，划着，划着
把自己，划成了
风景里的，另一个风景

有些美好不必说透
像此刻，风很软，云很轻
心也跟着，静成了
一片会呼吸的森林

我们在此，不是观察者
是被青山湖选中的，注脚

枯枝的存在主义哲学

天空是一张被揉皱的纸

松枝在上面画着，无人能懂的
——符号
风是唯一的读者
这枯槁的语法
能否拼出春天的主语？

那枝头的每一根松针
都是生活的细碎与艰辛
在寂静中默默承受
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枯枝与松针对话
落与不落，都是对大地的
温柔致意

一截枯枝断在去年的雪季
另一截还在等
等一场更烈的风
把自己吹成
大地的一部分

有时弯曲，不是屈服
是为了让断裂的声音
更响亮地，砸向
这片沉默的土地 ❷

过广教寺怀石涛（组诗）

Article- 兮 木 Xi Mu

过广教寺怀石涛

晚秋的落羽杉最美
我们从树下走过，学着把身形放低
低于一片旋转的枯叶
低于泥土里尚未说出的艰辛

寺庙颓败，你和师兄
“寒任穿蓬壁，饥常断菜根”
瓦钵里盛满清霜与孤月
而今，断墙仍在
两座塔是寺内最后的菩萨

只是，你始终没有回答
是画出了自己
还是被画进另一幅画中

青山湖

我不关心此地有多少水杉
叶子是否已变黄

只看船尾的浮萍，被推开又轻轻愈合
像经历过的遗憾，已慢慢变淡

青山湖始终捧着天目山落下的绿
我们的倒影，在这儿无处可寻

若你问我，关于生活的痕迹
我会指给你看：那艘小船

正绕过一棵棵水杉

载着半船寂静，半船快乐
和一片不肯沉没的时光之羽

访昌化鸡血石博物馆

石头上浸出的红
是画师永远调不出的涌动
隔着玻璃窗，仍能感受到它的呼吸
在寂静内部一起一伏
带着山岩的温度
凝固，晕染，展开大地的记忆
我体内也有这样一抹红
当我成为山的一部分
就会有人虔诚地
拓印我的断面

西溪南手记

我们住在一家叫见山的旅舍
每天晨昏，会走过石板桥
到丰乐河的对岸
枫杨林永远绿着，比见过的
所有绿都深。树影落在水面
有一种安静的偎依

你总在溪边发现新事物：
白鹭单脚立在浅滩

旧木船载着晨光
某块石头突然开出苔花

我们的院子很小
只够放两张竹椅，白猫趴在窗台上
对来往的行人熟视无睹
几朵桂花轻轻落在它身上

你泡的黄山毛峰，总比我泡的香
你说你懂这里的水

等第一场雪落在马头墙时
我要告诉你，石板桥的某块石头上
刻着我们的名字
这比任何诗句都长久

临安会友（组诗）

Article— 宁 Yi Ning

临安会友

醒来已是临安，昨夜
桂香留枕，衣襟处仍有细雨湿痕
仿若故里无时不在念我
为何只身前往他乡，不声不响
似要抛却前半生
所酿之残果，所怀之非分

可未尝不是呢。钱王路上
车流扰动了涤荡过吴越的秋霾
能在这朦胧中遇见谁
有些人还健存，有些人亟待复活
我该拿出几分敬畏
几分耳目，倾听时间颗粒
在日子迭进中不经意的叙旧

那么今日是否有酒
离家后归属缥缈，需重新界定
友人摇着头从我后背穿过
天目山水认得每一个人

慷慨地接纳，又慷慨地目送
甬管哪天，我们来得都是时候

夜游苕溪畔

同是异乡人，他们用手电
照彻并挑逗水中鱼虾，一网兜下去
抄起活跳的零碎，禁闭的螺
以及古早流泻至今的月

相比石驳坎上灯带变幻迷离
手电光的纯粹，如同
墓室里一锁千年的贵气
不等满载，他们便笑着沿岸东行

结伴走过银月廊桥，寥寥数人
把冷缩的史感重新撑满
不记得聊到钱镠几代，大概
这道听途说，溪水淙淙并不入耳

青山湖访绿

同上一条船，同等离岸之微怀
青山湖偏偏摀住水流
迫使我们漂在湖心
一个个相觑，抿笑，羞赧
就这样认识了，就这样
像是通通被贩卖给了这山水

池杉林自成秩序，绿野迷宫般
将我们当虫子一样驱散
又当候鸟一样迎接
浮萍把水面铺成丝绒，突入的桨板
日光下仿佛被风扰动的金匙
划开那整湖抹茶

登塔

未曾想敬亭之巅是座铁塔
它发射电波，也发射 11 月初的霾
下方矗立太白独坐楼，千年后的
李太白，不是石头就是木头

后人把他的诗雕出了花虫鸟兽
他把后人遗忘在了前朝

未曾想过登塔，登得比诗仙还高
俯临宣城，遍地水墨遍地秋

镂空的铁在风中吱呀作响
镂空的我远眺南漪湖，被海倾注 

新安江的月亮（组诗）

Article- 卢 山 Lu Shan

新安江的月亮

我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皖北人
三十年来，华北平原的大风吹着我
一直把我推倒在西湖的温柔乡
现在我是被新安江哺育的江南人
一条河流缠绕在徽州人的脖颈上
群山巍巍，大河苍茫
我走遍新安大地的十里八乡
今夜，头顶的圆月就是亲娘

在徽州府

我吃惊于朱熹、戴震、黄宾虹和胡适
以及中国历史上休宁县的 19 位状元
和歙县许村的 5 位院士
都出自于这片被新安江环绕的小丘陵
此刻，我在杭州吞下的河水都是
从古老的宣纸上流淌下来的墨汁
一粒走失的汉字，余生从钱塘江逆流而上
寻找徽州府收容我的那一块雕版 

敬亭山诗会（组诗）

Article- 沈秋伟 Shen Qiuwei

敬亭山诗会

敬亭秀美，不愧为黄山余绪
诗层层叠叠，支撑起国家级诗山的荣光
这里刚举办过大型诗会
民间派与学院派争锋，武功难分伯仲
上半身与下半身轮番上阵，争夺话语权
其余一众诗人也颇喜喧哗，絮絮叨叨
与秋风聊得没完没了
而一峰、净峰、翠云峰无言
山神山仙相视会心一笑

时间卷曲了，诗已被秋染黄
热闹过后必孤独，宇宙级别的
旷世孤独，在敬亭的山风里低鸣
一众诗人已作鸟兽散，只留下李白
一群秋雁临冬远飞，只留下一只
听诗人独坐云端高吟——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孤雁，孤雁，你前世想必也是诗人
在敬亭山专等李白来开小型诗会

携飞同登谢朓楼，邀谢宣城共赴敬亭诗会
谢朓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孤雁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借杜甫诗《孤雁》

诗中句）

李白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那么多的愁，绵密而无穷
欲浇愁，会须一饮三百杯

我打探得诗会消息
从水阳江里爬上岸来
悄悄摸上山，旁听李白的月夜诗会
看，秋再次露出了尾巴

过两天就要立冬了
李白，你棉袄置办了没有
孤雁，你巢穴安稳了没有
谢朓，你三十六岁的履历
藏掖不住前世今生的全部失意
不如脱去官服，做诗中仙
我们一起观“鱼戏新荷动”

听鸟散后余花落时的细微声响（谢朓诗《游东田》有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浙皖交通解说词

浙江通往安徽的道路星罗棋布
诗思的通道也纵横交错
数不胜数，只可举例说明——
徽杭高速，是一首奔跑之诗
沿途的蒙太奇，实难细细描摹

而徽杭古道，浙基田、永来村的乡风柔和
夜的蓝天凹睁开诗眼，繁星流盼
逍遥村中逍遥游，下雪堂里盼雪飞
鱼川收尾，胡家的徽锅里
漂着鱼鲜肉香的诗句，轻轻沸腾

从开化到休宁走 G3 国家高速
此路始于北京，且将终于台北
这首是待续句，复兴梦余韵绵长
浙皖山水，是其中最美的复调
宫商角徵羽，藏着两岸的通关密约

歙县和淳安，合成一首水淋淋的诗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经此一途，诗风必染上禅意
灵魂洗净，词语的水鸟奋飞
深渡与威坪间，春水回环，秋水荡漾

申嘉湖高速延长到安吉，又延长到宁国
曲折委婉，在唐舍岭起承转合
长兴与广德诗短情长，水陆相连已嫌不足
更需在地下暗通款曲，同掘乌金意象
激情的火种，点燃过一众青春

浙江与安徽，水系山脉气韵相通
水澎湃于一脉，山押同一韵脚
那些粗细相间的交通线路
钩织出诗的肌理，弹性，蓬勃
春花艳，秋实黄，桂子香遍山坡与水岸

黄山归来

不看，不看
黄山归来，天下何以景
世上的美都已被它收入囊中
就此我蜷缩进一枚怀想的松果
反复回味何以山，何以水
何以让诗画终结在这座黟山的阴影里

不读，不读
读过李白的诗，还读什么诗
豪情包装的万古愁是真的愁
夸张表情下的落寞才是真落寞
人间妙句被他颗粒尽收
谁与争雄，唯天上星空与地上此山

我宿黄山碧溪月
听之却罢松间琴
黄山归来，我被碧溪月的魂缠得死紧
被松间琴的音烧焦了脑子
此后余生忘却景与诗
唯赏月练琴，偶尔把酒跳舞
且在门口挂上幌子：烧香念佛、炼丹修道 

敬亭山上（组诗）

Article- 朱夏楠 Zhu Xia'nan

敬亭山上

寻诗来此
青山还是一样的颜色
数月苦无雨
桥下水涸石枯
不知断流于何处

幽篁苍苍，静极
鸟鸣忽而变得尖瘦
太白手中杯酒微漾
——千年了，依旧
一山，一人，一诗

登天际阁 *

峰如翠云，翠云之上
天际阁无人登临。只我
只一山秋色
无归舟可识
百丈之下，太白独坐楼
人间琼筵飞觞
来者皆醉

不知归路

* 翠云峰为敬亭山最高峰，上有天际阁。

谢朓楼上怀太白与小谢

谢朓楼是空的
十月将晦
一点残余的光亮
堪堪照亮它的轮廓
我徐徐上阶
又迅速抽身而出
——我需要高台的陡峭
来证实彼此的距离
“中间小谢又清发” *
只身跨过蜀道
太白溯流两百年，方与小谢
魂魄相接
一千年后，经行者无数
只能徘徊高台之下
叹
永路难寻

注释：出自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在西溪南看树

水中的倒影
或许更接近于
树的真实
或者说,我愿意相信
岸上,那未能被视觉捕获的部分
定会经由水流析出
附于落叶浮花
如山体于落日之后迸发的
灿烂的光芒



过临安

一年未见
年轻的故友正经历一场暴雨
鬓间寒蝉凄苦
季节错乱。此地早无杏花可卖
无海棠,亦无山茶
天目山秋声渐紧
他只好潜身于暗夜
如同一个落魄的书生
预备修建一座
独属于他的兰若寺

过客偶至,瞻仰
如同祭扫晦暗不明的过往
暂驻、凭吊
为这巨大的空荡
以及空荡之中
无声的荣光与哭泣

广教寺双塔

一座塔倾颓
必有另一座塔兴起
野望无所归
修塔者何在?
细雨没过池杉林
青草蔓蔓,不远处
即是敬亭山

青山湖

青山落在湖里
一定是好看的
想象一块顽石落在水里
被唤醒的灵性
——何况是青山
只是
我总是无法分辨一座青山与另一座青山
正如我常常弄混
同样美丽的落羽杉与池杉
总是将萍水相逢
认作
前世未尽的遗憾
一再重蹈覆辙

西景山的月亮自负盈亏

Article- 蒋立波 Jiang Libo

西景山的月亮自负盈亏

我在月球坑坑洼洼的表面固执地寻找
山脉的起伏与走向，在那里有没有属于我的
一块月壤？一块拒绝分析
只愿意让一粒种子发芽的泥土
据说它采自月亮的暗面
光是借来的，好在从来不用归还
斧柄是借来的，穿凿如一颗露馅的心
西景山的月亮是菱形的，或者说
我从未见过一轮圆满的月亮
它习惯于自负盈亏，无论如何抱残守缺
总能自圆其说，像一只过期的月饼
让挖掘机的智齿隐隐作痛
它是一把斧头，只把自己砍伐
给没有故乡的人，赠送一个不付费的故乡
把忘记方言的人，潦草的人，变成楷体
虫子的低音，纠正我们的朗诵腔
月光下的故乡像一个旧社会
弥合着分歧，争吵，缝隙

月光下我找不到一个仇人
我两手空空，像一个交白卷的考生
在新农村，月亮几乎就是唯一的考古
铁皮盖住的井底，有溺亡的星星

在越剧艺校

一枝莲蓬何以恰好有十三粒莲子？
十二钗凭空多出了一个：命运所钟情的奇数
当淤泥填满藕孔，爱只是一种厌氧的生物
烈日仍灼烫，幸好有一座亭子
远远迎接你，像是爽约后意外的迎娶
大观园也还那么小，一圈圈缩小的波纹
有一副美满姻缘打制的镣铐
莫非只有缺失的部分才值得铭记
那错误的部分才配得上一个完美的盟约？
“我来迟了！”这裂帛的宣告曾撕碎
一个受雇于自我的微型宇宙，似乎只有错上加错
才能为这场约会找到迟到的理由

时间中有重名，像一只蝴蝶向另一只致歉
但我们总能够从“将我骗”中迅速认出
假冒的替身，从一面碎掉的镜子里认出
那个由玻璃、疾病和虚无构成的形象
鹤嘴锄躬耕的沃土只生长草药
虫子啃食过的荷叶像一张烧焦的肺在呼救
或许，写得太美的诗稿需要焚烧掉
难怪我们读到的总是那么多坏诗
因此灰烬的懊悔比的笃鼓上
急促的鼓槌，总是迟到一个后花园
像弓弦擦出的一个错音，或一场急雨后
荷叶上莽撞水珠。窄门偏逢狭路。水的针脚
因此误将“天上”缝进“人间”
一不小心折断的莲蓬，像是一次刎颈
琴房里偶遇羞涩少年，刚入学的新生
拱出的柔嫩胡须，不识松针尖锐
一管竹笛无声。而要等到你走得足够远
走进一颗以枯萎来作别的心
他身体里的一排笛孔，才会次第挖开

虚无的加冕

你说，你讨厌讲述国界。我能够想象
说这句话时，一张古老的地图
正把自己卷起来，变成一只单筒望远镜
只用于眺望遥远的银河，一颗迷惘燃烧的星体
诗也一样。诗人因此被委以重任，随身携带
一块移动的界碑。身体是另一张地图
它的边界，随时有待被重新勘探与测绘
蝴蝶也是。等你想要从它的体内逃离
才发觉已太迟，每个人都命运巧妙对折过
也就是说，你必须对称于一个
完全陌生的自己。这样，你才可以
重新开始讲述，一个抹去国界的新的国度
你像一个没有国土的国王，等待着虚无的加冕

崖蜜

（致诗人王进炎，兼呈小说家周建达）

几百米高空，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以最原始的方式置身凶险之境
只为获取一种甜蜜的食材
这几乎就是一个悖论：越甜蜜，越危险
刚割下的蜜是另一个黑夜
词语的刃口，滴下晶状体的黑暗
对于其中隐含的分子结构
我们一无所知，一如针尖刺入花蕊时
瞬间的晕眩里，花枝不被觉察的那一阵颤抖

蜜只是一个总称，但每一滴蜜
都拒绝归纳，特别是你舌尖的那一滴
与其说是奖赏，毋宁说是惩罚
因为甜蜜里包含着一根刺的提问
为了寻找蜂房，我们甚至不惜
把自己逼入绝境，如同写诗
我们已如此熟悉，语言中陡峭的部分
并且习惯递过来的那根刺
确实，这是蜜蜂喜欢使用的语言
就像我们谈论过的“强力诗人”
与生活迎头相撞时，押上的一个险韵

衢州鸟鸣研究

——给步红祖

在杨炯祠附近，我至少听到了七种鸟鸣
其中必有一只鸟，使用了古姑蔑国
早已失传的语言，那无人能听懂的古奥音节
土墩墓群里被挖掘机日夜打搅的亡灵
不准备饶过吴越语系打结的舌头，一条震颤于
美学边际的绿道，坦克 300 夯实虚无语境
如此固执：陶纺轮忙于纺织黑太阳
多义的棉线，而在看不见的某处，鸟鸣

固执地提醒着典籍之外，一个消失的国家
气囊回旋一个渺远的后缀，那无法拼读的呜啾
和啁啾。这意味着，写诗就是考古
重新出土的锈脸与钩嘴，向我索要
卡在现代性里的一声鸟语，抑或如这位
被供奉于祠内的诗人（擅长撰写碑文的县令
熟悉刑具如孤诣诗中平仄与陡峻的酷吏）
一不小心，就把诗写成了祈雨词
在烈日的烤炙中，投身于一场虚构的滂沱
一种激进的诗学始终诱惑着我们
像他那样纵身一跃，被一口枯井所收留

在镜岭水库库区

当三角形里的惊叹号一次次劝我们回头
岸在哪里？一条网红古道
将携带历代的脚步沉入水底
连同舅舅的书箱，一把压箱底的剪刀
为他伸冤的腊梅开得这么早
像一个突然多出来的表妹
有着月亮的身世。八仙桌上，一壶
安静的水，用壶嘴和你相认

一些村庄已搬迁到库区外的小镇上
断砖残瓦，像是铲斗利齿漏下的碎渣
炊烟仍然是在逃分子
丢下枇杷、盐卤鬻和猫
和一朵来历不明的白云私奔
背不动的是水井，以及频频碰壁的
十五只吊桶。青蛙的户籍
将交给丧家犬去证明

水库尚未建成，而我们已提前进化
成鱼，在不存在的水域游弋
极饿的钓钩迫不及待
只有固执的溪水，走在老路上

只有河道里巨大的石头赖着不走
乡愁的反义词是喜鹊
幼稚的波浪预习老掉牙排比

整个下午，我们在水库的库底行走
头顶的成吨波涛，将我们掀入
一个容器的底部，耳旁掠过的燕子
送来耳边风：这是一个空的容器
但压力已悄悄转嫁，一根驼背的石桥
将背负起水的全部的重压
一座水牢关押的记忆，构成不可能的库容

肯定句及其否定形式

你喜欢肯定句，尽管蜂房下滴的蜜也会有
瞬间迟疑。自从亚当以来
由于古蛇的唆使，我们已习惯于否定
在更多的否定中肯定现代性
“不一定死”？以此对抗肉身的必死
箭在箭袋里沉睡，渴饮铁锈味的雨水
一支箭早已暗藏对靶心的逃离
就像一次篡改或误译，在原文中任意添加
或者减去，无疑是别有用心
门是窄的，只容侧身而入
就像你打开了门，却去往别处
只留下晃动的秋千，这不确定的抛物线
我们怀抱“是”的信念，斩钉截铁
却固执于“不”的发音。我甚至祈求
这闷热的梅雨天再持续几天
我喜欢这漫长的雨季，因为雨停了
一切就结束了。雨水在下水管里的流动
像一场欢饮，或纯粹是对一种食物的吞咽
我们如此钟情歧途，如反复探究
诗的歧义。直到某一天，雨真的停了
每一种可能被穷尽。江水退去
阳光猛烈。门口芭蕉突然高过了围墙

死亡的知识

腐木拦住去路，盘查生者多疑的脚步
通向墓地的路蜿蜒如蛇，路廊坍塌，胡葱疯长
只过了一年，坟头土丘的荆棘和茅草
已高过我头顶，碑石上湮漫的字迹
需要辨认，需要细雨再一次擦洗
似乎死亡也在长高，也在努力抽出幼芽
那未经允许的悲伤，譬如朝露
曾被哪一片草叶噙住？春天的山野是一个
摇滚学院，适合饲养来历不明的猫
女贞交互对生的叶序，暗中满足
一组古老的数列，像植物课堂的一次抢答
父亲墓旁两棵松树，一棵枯松，一棵
仍青翠。记忆中已多少年？死亡与生命
之间的这种古老的对话，仍在继续
如同父亲和我之间的联系凭借
这一面背阴的山坡，仍在积雪般加深
死亡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通过春天的草木
传授给生者，从而转化为新的养分
像蕨菜肥嫩茎干，折断后涌出的新鲜汁液

反黄金分割

母亲的左脚比右脚要大几码
右腿比左腿要长好几厘米
她不止一次告诉我，一从母腹里出来
她整个身体就是佝偻成一团的
肢体的奇怪比例构成对黄金分割的一次嘲弄
她的双手死死攥紧成两个小拳头
怎么掰也掰不开，像是害怕
随时会被抛离于这个陌生的世界
事实上，当时大人们确实曾想把她抛到
屋后山坡上一个石洞里
那是村子里夭亡的婴儿栖身之地
是隔壁的大伯夺下了她，于是做中医的外公

每天用艾草在她身上灸疗，那古老的火刑
在她每一寸肌肤上烙下灼烫的铭文
如今母亲已经活过了八十岁
每次向别人描述她生下来时候的情形
她都会把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团
捏紧拳头，仿佛再一次从母腹里出来
她枯干自己，以获得一种更为本质的抽象
她蹒跚着走路，像学步的婴孩
一个气喘吁吁的死神至今还没有追上她

利济医学堂旧址

诊室空着，似乎只有白云的绷带可包扎
蓝天过于辽阔的伤口，一枚挂在树梢的蝉壳
像一只掏空自己的小药箱，但不妨拿来
与连翘、山茱萸一同入药，当我携带一身沉疴
赶到这里，蝉鸣刚好煮沸八月的正午
簧片与铜的融解，始于病理学和修辞学的混淆
幸亏可向杜仲赊一片荫翳，但不能担保
一个旧址不会长出旧疾，满园的草药
在药罐里有苦难言。当年用过的讲义已泛黄
两只被红笔细描过的眼睛，赠送你
一个“球形幻觉”【1】，原来当年开设过的科目
早就给心灵开过小灶【2】，为了纠正
它过于抽象的一面，有必要强调另一面
以让它向物质适当倾斜，就像草药
以浓黑的汁液，提示一个深渊的存在
因为“命悬于医”【3】，芍药的绽放才值得赞美
死亡是另一门科目，它不在课程表上
草木比我更早入门，因为它们死过的次数
比我更多，也比我更懂得复活的秘密 ❷

野猫渔场（组诗）

Article— 六月雪 Liu Yuexue

海边凝视

一只黄色斑纹野猫在海边
狂野的海风吹得它左耳的缺口更加明显
它眯起眼睛，如雕像般伫立
它无家可归，家是一个被消除的符号
它仿佛在寻找三只眼睛的乌鸦
或者观看一部没有排演的影片

天快暗了。一个黄裙小女孩带着海螺来到海边
她快乐地向大海喊着鲸鱼
海上落日余晖映照着女孩与野猫
女孩发现了猫。她蹲下来：你没有伙伴吗
猫有一分钟转头凝视女孩，发出：喵呜——
女孩举起海螺：你看，我有这个
她吹响了海螺，鱼群在海里喋喋着
犹如应和着此情此景

这是我前晚的梦境，我一边食用着多宝鱼
一边写道。天完全黑了，我期待第二个梦境

港口记忆

渔船列队归来。一万只船只
十五万渔民，像一个海洋舰队
开进了黄昏的渔场。岸上开始集体躁动
一箱箱带鱼、梭子蟹、梅童鱼、水潺、鲳鱼……

从海中来到陆地，一场脱离现实的生存语境开始

野猫闭上眼睛，呼吸这记忆里的腥味
那可是猫族们纯粹的欲求。黄裙小女孩
发现了野猫，朝它扔出一条马鲛鱼
野猫用前爪拨动鱼，马鲛明亮的眼睛瞪着野猫
有那么一秒，类似电影《甜蜜的生活》最后一幕
一群彻夜狂欢的人在黎明时移步至海边
看到一条巨大的鲑鱼被拉上岸

特写镜头下，鲑鱼的眼睛
大而深邃。男主人公马塞洛喃喃自语道：
“它盯着我们看，目不转睛。”
这凝视代表什么
野猫思考着并后退一步

一只黑色流浪狗出现，它叼走了马鲛鱼
转身消失于深巷，野猫发出：喵呜——
叫声那么微弱，低于城市的劳作之声

譬如人类

“远离我所欲”野猫读道
它先于我读出引言，我迅速合上书本
怕它继续读下去
野猫自我的窗口跳出，即跳至那片海域

黄裙小女孩抱着一个白色猫咪
她来到野猫面前，她抚摸着怀中的猫：
小白，快去认识你的新朋友
有那么一秒它们对峙，野猫目不斜视盯着
蓝绿异瞳的小白
作为稀有贵族，如海水般迷幻眼球的猫咪
它太迷人了，野猫想
每一只公猫都渴望得到如此美貌的母猫
譬如人类。它舔了一下嘴唇
把头不情愿地扭向大海，发出喵呜——

我制造了上述梦境。我起床站在窗前
城市的黎明呈现大海般朦胧的美感
我匆忙洗漱，准备上班去

悲伤嗅觉

我驱车在腾达路（我每日如此），追逐红绿灯
却瞥见道路右侧李先生宠物店里的野猫
纯黄的斑纹皮毛（一头缩小的老虎或豹子）
它紧闭双目，怠倦侧卧
是它——海边的野猫，我无意识地踩下刹车
停好车子，趴在玻璃门外窥探
我辨出它左耳的缺口

“它被一道闪电所伤”宠物医生彬彬有礼
话语轻柔。可昨晚这里明明没有打雷
它一直昏迷，它没有任何受伤却内里伤痕累累
这是长年孤独的写照，我想
此时黄裙小女孩端来一条青占鱼，放在野猫鼻翼下
野猫瞬间苏醒，喵呜——

这是他者消失的世界，人们过度消费着这个社会
唯独野猫，孤零零地在欲望边缘保持嗅觉

我说不出这叫悲哀还是荣幸
野猫警觉玻璃门外的我，喵呜——它向世界抗议

拒绝邀请

我的脸红了，我想起在某本里看到：
窥淫癖是人类共同的爱好
野猫在窥视什么，当它久立海边
海水又在怎样窥视它，以及整个人类
潮汐声掩盖了我的浮想

我是食肉动物，仍喜爱餐桌，吃下一条养殖黄鱼
“不错，够新鲜。”筷子率先品尝。几近绝种的黄鱼
在大陈岛渔场以每年近千吨的产量
游向人们的餐桌。它们游得无畏而果决

我要不要去告诉野猫，那网箱底部的万顷鳞光
集体磅礴的水中呜咽。——去学会游泳（一个声音
命令我）

逐渐适应水底生活，建造梦中的海市蜃楼
珊瑚礁是最值得开发的房地产
鱼宫如太空的空间站般建在星际浩瀚的宇宙
喵呜——野猫似乎听见了我想
它伸出前爪，摁停了我的自由幻想键

太空的猫

一只野猫到底要什么？自由与鱼？
而野猫更瘦，更加精神抖擞。它模拟生活在太空

一只太空的猫，在白色消失的宇宙中
星座变成鱼群，簇拥着它
空间站改造成最大的养鱼场
鲨鱼为它制作了虎皮大衣
美人鱼挽着它漫步，鲸鱼是它的坐骑
鲑鱼洄游于野猫身际
野猫没有宏伟梦想
还是一只孤立的猫，睡懒觉
爱着鱼，在只有鱼的世界
时而快乐，时而忧伤

有谁在乎一只野猫的感受，人们正忙着捕捞

野猫出海

子夜起先宁静，紧接着
一万艘渔船入港，“表演一再持续”野猫嘀咕
“贪婪的欲望无穷无尽……”任何物种都需要活着
吃掉鱼吧，会长出有思想的翅膀

一个时辰后，人群像往常一样运走了鱼
渔场一片死寂。野猫黑瞳闪亮
它前爪伏地，弓起背部，发出喵呜——
千千万万只猫族从夜的深处窜出，它们跟着野猫
列队上了渔船，渔船浩浩荡荡
向海洋出发。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渔船比人类掌舵时开得更快，驶入深海之浓雾深处
那应该是太平洋，又或者是北冰洋

我的视力持续下降，我已经看不清野猫的船队
尽管在梦中，梦亦不受我控制

野猫渔场

我穿上了黄裙。立于镜前
小女孩归来，野猫在镜像中奔跑，我穷追不舍
野猫潜水，沿着大海底部，它越过了珊瑚礁，鲨鱼群
游过渔船残骸遗址
我跳入镜中，如鱼般用鳃呼吸，脚掌如鳍轻盈划水

我们游了三天三夜。像一场海底旅行
穿越时空星际航行至另一个星空
目的地：四周围水，一座孤岛（新的陆地）。我们登陆
上岸

望不到边的沙滩后面，高处乔木，低处野花
一块画着鱼类的木板上写着：鱼族乐园
此时，野猫的黑瞳里飞翔着三只眼睛的乌鸦

“这是哪儿？”我问野猫

“附近 300 公里是野猫渔场，所有鱼在这片海域能快
乐生活。”

“留下来做一只野猫？”

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野猫

做一只与鱼一起游泳的野猫

——可我是穿衣服的人类。星期一我还要制作报表
晨光烧红了天际，代替我的异常忧伤
一个黄裙小女孩骑着自行车，飞速奔驰在斑马线上

我醒来，梦在早晨休止。

梦境消逝

无限重复昨天的一日来临
清晨我没有化妆出门，为了买到新鲜的米鱼
做一碗人类喜爱的鱼丸汤
在渔场我看见两个人因为鱼价吵架
事情并未很糟，人们在围观，狗们在边上急躁走动
（食肉动物们的集体审美）
我厌倦暴力，沿着泰隆街空手而回
去年这里曾发现一名女尸，悬赏 10 万目前尚无进展

路边不远，一只男人提着笼子正在捕捉一只野猫
喵呜——黄色的鸣叫划过我的耳廓
野猫扯断了自己的胡子。男子骂咧着弃猫而去

这是有关野猫的最后梦境（或者冥想）
醒来我的手里握着一只海螺
我脖子酸痛眼睛肿胀。“有的事物留在了昨天
再不会来到今天。”书签上的字符，这是忧伤者的箴
言吗

我还会做梦，但梦中不会有猫
我还会穿黄裙去渔场，但不会是野猫渔场